

徐春羽著

第一回

鐵馬鈴鐺羣雄盛會
妖人巨則一老洋國

3 2167 5393 3

琥珀連環

第二集琥珀連環說到翟鐵峰，石猛，胡成，帶着狄守寧，葛天翔，鄭家燕來到辰州府，方才乘舟登岸，却見有人送來一信，見過周坦，跟着巧遇龍法師，龍法師敗走，大家正在商量快走，躲開是非之地，忽然又有人送信來，翟鐵峰把信打開一看，只看上面寫的是：「適間之舉，確爲頑徒劣跡，已嚴懲之。諸公古道，極可欽佩，謹備蔬酌，敢邀一叙，藉釋前嫌，想請公磊落，定能惠我。」底下寫着兩個小字是緒同。胡成道：「如何？你們看鬧出事來沒有？」翟鐵峰道：「這也沒什麼，他頤杯酒言歡，未見便不是好意，咱們又何必多疑呢？」胡成搖頭道：「恐怕未必便真是這樣吧，這個姓褚的，可不是什麼好惹的，咱們大家又不是不知道這種教派的規矩，雖說這回事，完全是他們沒理，可恐怕他們不肯就此認錯服輸，本來他們真要是一認錯，這塊地方他們就不能再留連存身，他們打出一個碼頭，並非易事，焉能就此罷手？現在事已至此，別的話都可不說，咱們就商量是去是不去？去是怎麼去？不去是怎

9G
1446.48

麼走？」石猛道：「咱們乾脆就是怎麼去？丟那可是丟人的話，我姓石的頭一個就不能辦。」

胡成一笑道：「好，就那末辦。」說着向那夥計道：「人家送信來的，走了沒走？」夥計道：「還沒有走。」胡成道：「你把他找進來。」夥計答應出去，不多一時，同進一個人來，只見這人是個長工打扮，長得像貌却十分卑惡，一見胡成，便雙手一垂道：「大爺有什麼吩咐？」方才那封信大爺您已然看見了嗎？有什麼回信，可以帶回去？」胡成道：「信我們也不寫了，你回去告訴褚大爺，我們一會兒就到，有什麼話當面再說。不過褚大爺住在什麼地方？我們都還沒有打聽，你可以告訴我們一聲兒，省得我們一會去找，再找錯了門兒。」那人道：「諸位大爺，肯得賞臉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，我們褚大爺就住在沿江大道旁邊鈴鐺閣裏，要不然的話，我陪同諸位大爺一塊兒去也成。」胡成道：「那就不勞駕了，您先請吧，我們隨後就到了。」那人一聽，後退一打橫兒道：「是，我就回去告知我們大爺，恭候諸位，我先跟您請假了。」說着一晃身，便自去了。葛天翔向胡成道：「胡大爺，您也太和氣了，他一個長工，您幹麼跟他那末講面子？」胡成一笑道：「這個：你可不知道了，別瞧這個教派裏，不拘品級，高矮上下什麼人都有。你別看方才那個主兒，那個神氣，碰巧還許是這裏面的一個角兒，再者還有一節，凡是走江湖吃把式的主兒，無論走在什麼地方，遇見什麼樣兒的人，都不許自己趾高氣揚，看不起人。因為江湖道上，藏龍臥虎，越是有能耐的主兒，越是不肯露像兒。」

，真要是一身之上，能够帶上十八般兵器，走道自己跟自己擰眉瞪大眼，一口能够吞下八個，一脚能够踢倒十六個，搖頭晃腦，六百多個不服氣的主兒的樣兒，這人絕沒有真本事，整出門的日子少，可不知道這跑碼頭的事故多着呢。」胡成還要往下說，翟鐵峰道：「我先攔住清談，現在咱們已然答應了人家，咱們可就得有個準備，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，何況咱們這個，誰知道沒有好事，這要是一點預備沒有，到時候可難免栽跟頭。」胡成道：「無論怎麼說，反正咱們就是這幾個人，咱們當時先找出一個頭目人來，翟大哥，這裏頭就是你的義數大，這末辦你就當個頭兒吧。」翟鐵峰道：「按說我當推辭推辭，不過時候沒有了，咱們費話也就不用說了，就這末辦，我權且當上一回小頭兒，衆位聽我的，少時咱們到了那裏，不拘姓褚的說出什麼不近情理的話，咱們可也不要發火，有什麼事，都聽我的，如果不是這樣，我這個頭目人就不敢當了。」大家一口同音道：「就那麼辦，聽您的。」大家收拾了一收拾，站起身來，大家齊奔鎗錦閣。這時候天正在二更來天，街上已然路靜人稀，幾位正在前走着，猛聽旁邊有人咬聲嘆氣道：「哎！不瞬眼的天哪！人生苦，莫過老來窮，我不但窮，又沒個兒子，誰能養我這後半輩，這又一病，更是連飯都混不上了，人世上我不能活了，乾脆我死，想不到這一段水，就是我葬身之處。」葛天翔一聽，頭一個就往前躡。月黑天，看不甚清楚，只見恍恍忽忽彷彿是有個人影兒，正站起身來要往河裏跳的樣兒，葛天翔可就急了，往前

一搶身，一把就把我那人揪住說道：「別跳河！」有什麼話慢慢的說。」那人被葛天翔一扯，當時身形兒一縱，哎的一聲道：「你幹什麼攔我？你和我素不相識，你走你的道，我幹我的事，誰也碍不着誰，你爲什麼把我揪住？」說着惡狠狠照葛天翔手上就是一掌。葛天翔明白他這は真急了，自己只要一撒手，他依然還是跳，便不顧疼痛，爽得加勁揪住道：「老頭兒，到底你是爲了什麼？你非死不可，可以跟我先說一說，倘若我能够救你，你不是就可以不死了嗎？」那老頭子微微一聲冷笑道：「風大也不怕吹了舌頭，就憑尊駕您這個神兒像兒，也配說出救人的话兒來，還是那句話，趁早兒走開，別找麻煩。」葛天翔也笑了二笑道：「老頭兒你這話說錯了，你既頭一次和我見面，你怎麼就知道我不能救你，只當我確是救不了你，你也無防說說，救不了你，你再跳也不晚不是？」老頭子一聽，長嘆了一聲道：「嘻！真是人要倒了霉，喝水都是塞牙，打算投河覓井，還要遇見小人，你說這命到了什麼地方了？」說着一跺腳道：「你可再三問我，我就跟你說說，你要帮不了我，你就趁早兒躲開我遠遠兒的。你也就不要再管我了，我的跳河，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，只是我有一個兒子，不幸在幾個月以前，一病死去，剩下我一個人，終日飄零，兩頓飯都沒有准地方吃，因此想起我那兒子，便起了這末一個拙見，沒想到會遇見了你，你既打算幫我，你可能够叫我兩頓飯吃得舒舒服嗎？」葛天翔一聽，一點都不值，原來就是爲這兩頓飯，別的不敢說，要說管人家兩頓飯

，多了不成，吃個十年八年的，也供得起，遂笑了一笑道：「老頭兒，您說的這話，一點說的沒有，您打算怎麼吃吧？」老頭兒一笑道：「這末一說，你自己願意了，這一來我可好了，我死去的兒子，合着又算活了。不過咱們話得說在前頭，把我吃飯的這點意思，可以告訴你，你要能够答應，你就答應，你要答應不了，你可也別勉強，省得將來鬧得不合適，我一天得吃五頓飯，早晨天一亮，我得吃一頓，也不要什麼特別細的，不過是弄點什麼鷄蛋糕羅卜絲餅，粢泥餃子，糊米粉，吃是吃了多少，每樣兒有一點就可以成了。天到晌午，我又得吃一頓，這一頓可是比早飯硬整，菜不要多，有個三碟菜，一個湯，就可以對付，菜不要太油膩，清爽可口，能够下飯就足以。天到申時，又得吃一頓，這一頓總是偏於點心一類的爲宜，什麼松毛包子，雞肉燒麥，糯米團子，鴨油酥餅，東西不要多，樣兒要全一點兒，到了天將黑的時候，又得吃一頓，這一頓我得喝酒，必須要弄點鮮魚兒小雞子，應時的小菜兒，吃點喝點兒，這就要等到戌時，再吃一頓點心，什麼蓮子，薏米，奶子，隨便吃一點兒，吃完了我就要睡覺了，這一天，不過就是這末五頓飯，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，小孩兒，你想你答應得了答應不了？你可別爲難。」葛天翔一聽，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心說老爺子這五頓飯，乾脆說，我供給不起，可是話又拉不回來了，不由臉上一紅道：「老頭兒，可不是我說的話又不算了，我的家並不在此地，我這是從此路過，當時我可沒有法子，至遲不過半

月，我必定回來，你還留在此地；我給您留下幾個錢，您先對付着，等我回來，我必把您接走，您暫時可得在這裏避一避風。」葛天翔一句話沒說完，老頭呸的一口啐道：「你別在這裏費話；我老頭子眼看都快死了，你還打算把我開心，你這孩子真是人多大，壞多大，我可饒不了你，拉一個墮背的吧！」說着往前一撲，就奔葛天翔當胸一把抓去。葛天翔一看，急忙往後一閃，老頭兒一手抓空，雙手一揪鬍子急喊一聲道：「哎喲你可氣死我了！我活不了！」小子，咱們下輩子見吧。」說完便手往下一甩，葛天翔的胳膊可就抓不住了，一手一鬆，老頭兒往後一撤步，倒退兩步，噗咚一聲，竟自跳進河裏，葛天翔心裏十分難受，別的不說，自己起出要是不理他，他就是跳河，也與自己無干，無故自己多事，過去可勸人家，勸着勸着，又管不了人家，結果眼看着這末大歲數的老頭子讓我看跳下河去，這我算是什麼英雄？那道漢子？心裏一難受，差點兒沒流出淚來。這時候旁邊看的主兒，不止是一個葛天翔，胡成早就搭話了：「這個事兒，你趁早不要難受，也不是我說一句嘴冷的話，這個老頭子他可沒死，並且這個人來路不正，有僱探咱們的意思。」胡成話沒說完，葛天翔就不願意了：「胡大爺，要說你經多識廣，我絕不敢說一句瞧不起您的話，不過要說這個老頭兒不是正經人，掉在河裏沒死，這話我可真不敢信，就憑這個老頭子，他要真有點本事，不必裝成這個樣兒，他要是沒有本事，大概他也不敢來，他既來到這裏，無論有能耐沒有能耐，他可以施展個一兩下

兒幹麼又裝出這種神兒？一個要飯的花子，還能有多大體面，不信要讓我去充要飯的，反正我不能幹，眼睜睜一個人掉在河裏，枉說沒死，難道鑑瞧出他是會水的來了？即使他會水，又何必來這末一手兒？這件事大概是您瞧錯了。我總覺着怪對不過這個老頭子似的。」胡成聽了，微微然一笑道：「好，既是這末說，就算我看錯，無論怎麼說，現在老頭兒已然掉在水裏了，咱們也沒法子去救他，依我說咱們先去辦咱們正經的要緊，不要為這個不值的事情，便把咱們要緊的事誤了。」葛天翔這時候也沒的說了，只好點頭答應吧，大家正往前走着，猛的前頭人影兒一幌道：「幾位是到鈴鐺閣來的嗎？」胡成一聽，正是方才送信的那個人的口音，便答應道：「不錯，正是來赴約會見的，」那人道：「隨我來。」轉身便走，大家全在後面跟着，離着河沿，不到一丈地，一座高約三五丈的鐘樓，矗立在面前，那人站住脚步，過去一推門，門便開了，回頭說了一個請字，大家便都跟着走了進去，一看正中間有三間大殿，一邊兩間小屋，院子却不算小，還有幾棵大樹，在大殿正中間這間屋子，是連隔扇全都打掉，通連到底，是三間又高又大的屋子，屋子原是殿，殿裏菩薩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早已連個影兒都沒有了。這時候靠着後牆是一張大畫兒，畫的是百子鬼母，畫兒前頭擺着一張方桌，方桌上面，只是些茶壺茶碗之類，在方桌上首坐着一個人，滿臉通紅，紅得就跟掛了一層油相似。圓眼，短眉，小鼻子，翻鼻孔，漆黑頭髮，挽了一個抓髻，頂在腦門兒上，穿一件香色

多羅麻的短衫，盤着腿坐在椅子上，手裏却拿了一根碗口粗細的皮鞭，這些人進來，他就跟來在地下那裏爬着一個，披頭散髮，渾身是血，不由全都吓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才瞧出來正是那位作孽多端的龍從雲龍法師，只見鞭子三起一落，叭，叭血肉橫飛。天翔看着好生不忍，才要向前一邁步，胡成在後頭一把扯住，悄聲兒道：『這是障眼法兒，你看我給他截破了。』

說着左手二指和右手二指一搭，嘴裏叨念了兩句，跟着把手向那邊一搓，就聽叭的一聲跟着哎喲一聲，接着一聲狂喊道：『什麼人大胆敢闖入我鈴鑑閣，真乃大膽！』身影兒一幌，嗖的一聲，便從凳上躍起，一伸雙手，便來抓葛天翔，胡成伸手一攔道：『慢着，我們是赴約而來，怎樣法師也叫我們看起戲法來了！現在胡成，石猛，翟鐵峰，特來拜訪。』果然那人正是褚同。原來褚同在辰州一帶，勢力很大，收的徒弟也很多，只是他的教門子不正，常常爲非作歹，褚同不但不加禁止，而且有時還許幫着他們助紂爲虐，可是表面上，誰都知道褚同是早已洗手不幹的了。這次龍法師持強搶人，褚同早有耳聞，却是沒有出頭攔擋。等到龍法師到苗家去尋仇，褚同藏在後頭跟着，先見龍法師砍倒了苗通，心裏還在一喜，忽然石猛見面，破了龍法師的法，不由一驚，葛天翔要用二妙散砍龍法師，有點不高興，用法術把葛天翔定住，龍法師幹不過石猛，眼看石猛一步趕上，當時龍法師就許傷命，正在一急，一看石

猛也被人暗中用法定住，又是一驚，再聽葛天翔一說，周鵠子一道字號，自己准知道幹不過周鵠子，可就再不敢露面了，帶着龍法師往回一走，越想越不是滋味兒，別的不說，自己在辰州一帶，關這個名兒不易，如今就這末三言兩語，折了個整個兒跟頭，以後這辰州飯，就不用再吃了，另外再起碼頭，可不是容易事，左思右想，由愁生恨，又由憤恨，就想出壞主意來了，趕緊回到鈴鑑閣，寫了一個字條兒，叫一個心腹徒弟，名子叫醉山神祝立的送到翟鐵峰那裏去，祝立回去一說，翟鐵峰一會就到。他便把龍從雲吊了起來，周身全噴了法水，然後才拿懶駕慈皮鞭子預備好了等着，翟鐵峯他們進了門，褚同却依然像沒有那末一回事一樣，只作不知，便把那皮鞭子不往往龍從雲身上抽去。在別人看着，便跟真打在龍從雲身上一樣，其實有過法水噴過，打上跟沒打是一個樣。他可就忘了這種事那裏曉得過石猛胡成，葛天翔要過去，胡成止住葛天翔，暗中把褚同的法給破了，這法沒破打上不理會，法要一破，一鞭子是一鞭子，褚同自己行的法，他可不知道人家已經給他破了，叭的一鞭子，實意兒候就往龍從雲身上抽去，這一鞭子又是十成勁，叭的一聲，刷的一聲，這血就下來了，龍從雲哎喲一聲，褚同吓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這才明白已然有人破法，當時心火往上一撞，停了鞭子，回過頭來，向大家哈哈一笑道：「怎麼？你們的胆子真叫不小，居然敢來到我鈴鑑閣，對不過，我可要得罪了！」說著話，一伸手從桌上端起一個粗沙碗來，裏頭有什麼東西，可不知道，

褚同端起碗來，咕噥就是一口，跟着右手大指摺住二指，向前一指，嘆的就是一口。胡成早知道褚同的意思不善，一定是要吃喝之間，提出什麼比試，萬也沒想到，才一見面就會來了這一手兒，借着燈光，一看褚同眼珠子都紅了，端起碗來，往裏一吸，嘆的就是一口，往外一噴，准知道不好，急喊一聲：「退！」才一縱身，一股紅氣，彷彿火光一樣，就奔了自己臉上噴來，聞得一股腥臊的味兒，當時覺得一陣恶心，要往上翻吐，趕緊忍住，往後一撤身，再看那些人裏頭，除去葛天翔還像沒事人一樣之外，全都仰面朝天，暈了過去。心裏這個急可就着大了，准知道褚同法術高強，這不過是頭一下兒，就是這樣厲害，要是再來一下，恐怕比這個還須厲害，現在走既不能走，打又打不過，周鶴子現在什麼地方，也不知道，這件事絕沒有一死相拏的道理，那是自找無趣，與事無補，可是得想什麼法子，才能够把這些人救了，正在着急，不得主意只見葛天翔往前一搶身，用一隻手托着一隻胳膊就迎過去了，胡成就知道葛天翔也完了，果然葛天翔跑着離褚同已然沒有多遠，褚同突然一伸手，橫掌一推，當中還隔着一節空地，葛天翔就覺前頭有什麼東西擋住，不能前進。正要往前一衝，褚同只把手猛的往下一拘，葛天翔便哎的一聲，身子兩幌。褚同一看葛天翔沒有倒，當時一怔，伸手又一端桌子上的隻黃沙碗，正要二次噴倒葛天翔，却聽門外有人哈哈一笑道：「賊玩藝兒，就能欺負人家孩子，咱們爺倆幹幹！」話到，人到，手到，一隻手拉開葛天翔，那隻手一立

手掌，橫着便往褚同胸口上砸去，褚同是個急勁兒，使出最後這一手兒活來，能够把人打退，自是上好，不能把來人一網打盡，沒有法子，也只好是一走，及至使出這手兒『羅刹掌』。一個是跑得快，胡成沒有騎下，這倒不足爲怪，胡成本有一身好功夫，又有那末大的名頭，看出自己這一手兒來，他跑了，原不足爲奇，惟獨那個小孩兒，看年紀並沒多大，即使他落在那天他就練起，練到現在，他也練不出什麼驚人的能耐，恆會不怕『羅刹掌』，紋絲兒沒動，實在可怪，這個孩子，八或兒是天生異稟，何不想法子把這個孩子弄去，叫他投入自己門戶，倒是不錯，心裏正在這未一想，人影兒一幌就到了，一隻手一拉葛天翔，那隻手掌一捲，平着往褚同心口上砸去，褚同不但法術有根底，手底下軟硬功夫，也很有兩下子，一看掌捲着風就到了，可就知道來人不弱，那裏還敢怠慢，急忙捨了葛天翔，挺腰一拔，嗖的一聲，身子往後一翻，一個翻提，人就筆直條直，擰出去有七八步，才凝神往前面看，只見來的這個人，是個老頭兒，渾身襯襯，連一點氣魄都沒有，不像一個有能耐的樣兒，不由氣往上一攝道：『什麼人？這末大胆，竟敢跑到鉛鑄閣裏找事！』老頭子哈哈一笑道：『姓褚的，你瞎了一雙狗眼，你怎麼會認得我。不過像你這個樣兒的，得我，我也沒有什麼體面，不認得我，我也沒有什麼羞耻，乾脆跟你說，你要懂得事的，』早兒夾着尾巴一滾，是你便宜，你要自以爲你的火候到了，孰迷不悟，我要替掌教的除掉，追敗類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

姓褚的，你平常做惡多端，我早就有個耳聞，不過我是已然不和人家嘔氣，所以縱容你到現在，你別以爲你是什麼大不了得的人物！那你就錯了。話說我們是點到而已，多說了也沒意思，你的心裏要放明白一點兒，姓褚的，你到底是打算怎麼一吧？」褚同一聽，心裏犯上猶疑，要瞧老頭子這個神氣，可不像有什麼真寘能耐，聽他口音，却又不小，幹得過他，自不必說，可以留點面子，要是幹不過他，再打算找面子，恐怕就不易了。但是自己在辰州幾十年的功夫，從來沒聽說有這末一個人，現在怎麼突然會出來。這末一個人？說話又是這末大的口氣，闖蕩江湖數十年，真要是讓人家三言五語就給吓倒了，以後什麼地方也混不開了，莫若硬碰一下子，能够碰得回去更好，碰不過去，再想法子也許不晚，心裏這末一想，當時一陣冷笑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我和你素不相識，你爲什麼跑到這裏來攬我，要依我說，你趁早兒出去，我有惜老憐貧心思，也不再追問你，你要不知好歹，一味討厭，對不過，我可要叫你知道我的厲害。」說着話往後一撤步，他打算奔到裏邊，好取兵刃，沒想到老頭子手脚比他還快，微然一聲長笑，一蹤腳，人就又追到了，一伸手就把褚同一路橫住，然後才說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兒，是有點不服氣意思，好了，小子！我叫你認得我是誰？」一邊說，伸出那隻手來只一抓，就聽着屋裏當時風聲四起彷彿牆壁都要坍塌的樣兒，跟着一濺那隻攏褚同的手，往裏一拳，褚同一就覺得四外都像有人往裏推自己一樣，不由大大吓了一跳，急待掙扎，

老頭子哈哈一聲長笑道：「小子你還打算走嗎？雙手往裏一撤，並沒有摸着褚同一點兒，褚同便自身不由己，踉踉蹌蹌，一溜至斜挂老頭子身上摔來，老頭子啞的一口聲道：『你瞧你這塊賤骨頭樣兒，我瞧你就有氣，我今天非把你廢了不可。』說着話一伸手從腰裏摸出一把小摺刀來，扣簧一彈，嗆的一聲，這刀長出來足夠一尺，正要往褚同脖子上一揮時，猛覺黑影兒一幌，一個四四方方的東西，飛搖而至，竟把老頭子的刀路擋住。出其不意，老頭子也吓了一大跳，往回一撤刀，褚同就躲開了，趕緊撤身一摸察子，說了一聲，『好懸！』再往那邊一看，原來用法術把棹子催出來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心愛的徒弟龍從雲，龍從雲爬在地下，挨了一鞭子，一看屋裏來了不少位，除去那個姓周的之外，合着全到了，心裏就知道壞了，果然褚同用法術制住了幾個，胡成和葛天翔兩個沒躺下，褚同往前一奔葛天翔，這時候敵人方面又添能人，一邊救走了葛天翔，一邊要取褚同的性命，師徒如父子，龍從雲可就急了，眼看着師父就要命喪他人之手，要憑自己能力，過去也是白饒，一着急把搬運大法使出來，出其不意，把老頭子刀路一攔，還真把褚同給救下來。褚同這才知道這個老頭子並非說狂話不辦正事，真有好能耐，他可就駭怕了，用手一拉龍從雲，往後竊戶上一腿，把竊戶踹開，二位竟自跑了，這裏胡成就跟做夢一樣，心神一定，趕緊走了過去，才要行禮叩謝老頭子救命這點意思，葛天翔已然狂喊起來：『您不就是那位要投河的那位老大爺嗎？您怎麼會

來到這裏了？」一句話說破，胡成也看出來了，可不是那個跳河的老頭子嗎？怎麼這末一會兒功夫就來到這裏，也想要問，老頭子哈哈一笑道：「小孩兒快快到廣平府去吧，你的師父在那裏等着你呢，從今以後，路上要少說話，閑事要少管，不然要再鬧出事來，可就沒人管你了。見了你的師父，你就說湘潭老萬給他指好，他就會告訴你我是誰了。再見吧！」說完這句話。身子一幌，一道黑影兒，霎時便自踪跡不見。葛天翔向胡成道：「胡大爺，您瞧這事够多怪，他怎麼會知道我師父是在廣平府？」胡成道：「別提了，別提了，我先還不知道他是誰呢？原來是這位老人家。不要說你這一點事，就是再比你的事大一點兒，那也算不了什麼。」葛天翔道：「那末他老人家到底是誰呀？」胡成對葛天翔道：「現在咱們沒有功夫說那些費話，地下還躺着好幾位呢，咱們得想法子把這些位灌救過來才是。」葛天翔道：「我不知道都用什麼？」胡成道：「什麼也不用，只要有碗涼水，就可以救過來了。」說完四下一找，找着一個碗，舀了半碗涼水，過去找翟鐵峰，把他牙撬開，往裏灌了半碗涼水，就聽翟鐵峰哎呀一聲道：「可閼死我了！」一翻身爬了起來，跟着又灌，一會兒功夫，石猛，狄守寧，鄭家燕等也全醒了過來。胡成把經過的話向大家一說，大家這才明白。翟鐵峯道：「真是想不到的事，這末一會兒功夫，已然死過去一回了。」石猛道：「真是便宜了那個萬惡的孽障。」胡成道：「別亂，咱們現在可以商量商量，小朋友上廣平府是必去的了，咱們是誰去誰不去。

？也想一想，要去的話，趕緊就走，因為方才聽說，那邊事情很急，彷彿必須等小朋友到場，不能完事的意思。」翟鐵峰道：「我是要去的。因為我到那裏還有別的事情。」胡成道：「我也得去，那裏事也就是我的事。」石猛道：「你們都去，我也跟着跑一趟。」胡成道：「這末一算，合着就沒有不去的了。那咱們可得想法子歇上一歇，明天咱們好趕路。」翟鐵峰道：「咱們也就不用回店了，咱們就在這裏對付一夜，天一亮，咱們就走，好在也沒有多大時候，天就快亮了。」大家一聽，就是吧，便在屋裏，各人找了個地兒，全都閉目養神。這裏頭就是翟鐵峰年歲大，睡得不塌實，正在極力收神，打算睡睡一會兒，猛聽院子裏彷彿有人走動的聲兒，不由一驚，心說別是姪姑的不甘心，來個去而復返，這種人心狠手毒，什麼事都幹得出來，說不定就許鬧出點什麼事來，這可不能不留神，往前挪着，靠近窗戶往外一看，只見一點不錯，正有一個高瘦的人影兒，往屋子這邊湊呢。正是：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要知來者何人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試身手一火洗賊巢
逢寇仇雙環寒人膽

翟鐵峰心說，這是什麼人哪？反正不管怎樣說，絕沒有好意，這可不能不防備，爽得又往前挪一挪，可就看清楚了，來的不是別個，正是那送信的醉山神祝立，就是那長工打扮的人。手裏

抱着一個也不知是什麼，一步一蹭，一步一蹭，來到了窗根底下，輕輕往那裏一放，翟鐵峰可看清楚了，原來是一綑柴火，心說這不用說，這小子方才不定藏在什麼地方，如今以爲大家全都睡了，他要放起這把火來，好把大家燒死，這個小子，想不到會這末心殘意狠，那可說不得，非把你除治了不可，眼看祝立從身上掏出火種，迎風一幌，火筒子就着了，剛要往柴火上點，翟鐵峰綑不住了，抖丹田一聲喊：「好東西！你敢放火燒人，也是你死期已至，別走了。」說着話提腰一縱，橫著一腿，便往祝立腰上踹去，在翟鐵峰想着，祝立不過是個火工道人一流，還能有多大本事，沒想到這下子可輸了眼了，一腿眼看著端上，祝立猛的往旁邊一閃，翟鐵峰這一腳就踹空了，祝立一翻腕子，不等翟鐵峰往回撤，橫着一切，正在翟鐵峰迎門骨上，翟鐵峰還是真沒有防備，這一下子砍個正着，敢情還真是橫功夫，哎呀一下子，翟鐵峯就倒下了。祝立一掌削倒了翟鐵峰，他並不逃走，却依然站在那裏，瞪眼看着屋裏，這時候屋裏這些人早就起來了，胡成一看翟鐵峯過去給人家一腿，自己倒躺下了，不由一怔，一翻身就要出去，忽然身後有人一拉自己，回頭一看，正是小孩狄守寧，悄聲兒道：「胡大爺，您歇一歇，等我過去試他一試。胡成還真不知道狄守寧有什麼功夫，便也悄聲兒道：「你行嗎？」狄守寧一笑道：「也許行得了，出去試試，不行再換人。說着一搖三擺走了出來。祝立打倒了翟鐵峰，他不想完全是出翟鐵峰本人大意，才受了他這末一下子，他便真以

爲這些人全不如他了，便心裏尋思，早知這樣，從前要是跟他們硬殺硬砍，也許不至於鬧到這個樣兒，現在只要他們出來一個，我就是一手一個，把這些人全都打倒，再去找我師父他們回來，總算把面子也全找回來了。心裏正在自己想着合適，忽然從裏頭走出一個來，他瞧是個小孩兒，他的心裏先有三分不高興，大人不過來，怎麼叫這末一個小孩兒過來，這分明是看不起我，好，我今天一個一個把你們打發回去，讓你們還在外頭多管閒事，混充漢子。這時候狄守寧就到了，祝立用手一指道：「你這個人難道不怕死嗎？你們這裏比你能够成氣候的，全都完了，你還能怎麼樣嗎？要依我說，你趁早兒回去，省得鬧得卸甲委盔，不是樣兒。上天有好生之心，我不忍叫你沒見天日的孩子，就是這個樣兒回去，你趁早兒給我回去，是你的便宜。」狄守寧雖說也是小孩子，可跟葛天翔他們不同，江湖道兒上的事，他知道不少，一聽祝立說話嘴損，心說小子不用臭美，我要不叫你知道我的厲害，你也不知道馬長幾個腦袋？便沉住了氣，仍然笑一笑道：「不錯，我謝謝你，可是你這話說明白了一半兒，沒說明白一半兒，你不忍傷我，我自是念你一份兒好處，不過你把我的同伴你給傷了一個，那事情可不能這樣兒就算完。」祝立道：「那末你打算怎麼樣哪？」狄守寧曉得一笑道：「我想照樣揍你！」嘴裏說著，左手一幌右手就奔祝立小肚子，祝立身個兒高，狄守寧身個兒矮，一伸手就是小肚子上，祝立一看小孩嘴裏說好話，手上又絕情，兇狠應着小孩兒，即使讓他

打上，又能怎麼樣？一看拳到，不但沒躲，反倒往上一迎，嘆喎一聲，祝立哎呀一聲，便像倒了半堵山牆一樣，順着肚子眼兒血濺出去足有七八尺遠近，不用說祝立挨的窩心，就連胡成這一般人看著，不由全都瞪眼發怔。誰也沒想到他能有這末一手兒，這時候祝立捂着肚子，滿地亂滾，血流了一地，看着不用提够多慘了。胡成本來怕事，所以一再勸告大家別多管閒事，省得出毛病，左怕右怕，歸齊還是出了毛病，看這個神氣，祝立受的傷還是不輕，不用說當時死去，是個麻煩，就是身受重傷，以後也絕不能善罷干休，固然走江湖道的人，不怕多結怨，但是也不必多結怨，如今這件事情，就叫不好辦，可是事情已然出來了，再打算說不算也不行了，往下對付着辦吧，才要過去用手拉起祝立，看看傷勢如何？才往前一挪步，沒想到狄守寧比他手還快，沒等到胡成來到祝立跟前，噌的一聲，從衣襟底下扯出一把不到尺的小刀子來，向祝立只說出三個字「回去吧！」話到刀子到，哧的一聲，一刀子就扎進了祝立的心口。胡成急喊一聲：「使不得！」不等胡成喊完，狄守寧手往上一挑，哧，哧，兩聲，祝立這一聲慘叫，真比鬼嚎還難聽。當時腿兒一伸，眼兒一翻，便自一動不動了。胡成雙手亂搓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？罪之魁惡之首咱們都放了，你跟他一個無名小卒幹什麼？咱們都是有事在身的人，那裏能够再惹出這種事來？人命關天，如何是了？」狄守寧微微一笑道：「胡大爺您的胆子也太小了，既敢幹，就敢當，不用說他一個雞毛蒜皮，却

便他是成了名的英雄，露過臉的漢子，我要是不惹他就罷，如果打算惹他，天塌地陷，刀山油鍋，您可別看我是小孩子，我可任什麼也不怕，再說這個小子，黑天半夜，手裏拿着引火之物，他的居心，可想而知？咱們這是知道了算是沒有受上他的害，要是咱們一個大意，被他點起這把火來，咱們這些人，重則全都要命，輕者也得多少帶傷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咱們對於他又當如何？現在咱們翟大爺被他所傷，不知輕重，怎麼您不去看問傷勢，對於這麼一個人，反倒勞您掛念，難道您真是怕了姓褚的不成？」狄守寧小孩兒沿沿不斷說出這末一大套話來，胡成不但不好急，反倒一笑道：「這末一說，倒是我胆子太小了，不過你要知道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咱們殺死人家一個人，咱們應當怎麼想個辦法？」狄守寧一笑道：「嘔！就爲這個事，您不用着急，您先把翟大爺的傷勢看一看，只要翟大爺傷勢不重，這裏事全交給我了，絕不讓您衆位受着一點委曲。」翟鐵峰傷勢不重，不過上了年紀的人，血脈已然不週，當時受了那末一下兒，一疼一麻就擰下了，這時候聽狄守寧一問，不由暗中點頭，便趕緊答言道：「我沒受什麼傷，不必惦念我，有什麼話您把這裏辦完了，咱們好走。」狄守寧道：「是啊！」那末着衆位先出去一步，這裏事情全交給我了。」大家一聽，不知他是怎麼個意思，便全都點頭答應，各人拿了自己東西，全都走出鈴鑰閣外，那時候天光就大亮了，來到河沿一看，大黑子已然來了。翟鐵峰道：「咱們先到船上等他如何？」大家點頭說好，便全都上了船，功

夫不大，猛聽晚吧一響，太家全都往對面一看，只見鈴鐺閣裏這把火就算起來了，翟鐵峰向石猛道：「石爺，這位小朋友，胆子可真衝，也真機靈，這把火放的還真好，要是不放這把火，簡直沒有第二條道兒。」石猛道：「我們這個兄弟，不但胆子有，而且還真受過高人的傳授，軟硬功夫，沒有一樣兒不是特別高，就是一樣兒的不好，不拘辦什麼事，手黑心辣，太不厚道，這恐怕將來於事無益，並且還怕促壽，」翟鐵峰道：「可是打算在江湖上露臉成名，沒有那末兩下子，可是不行，」正在說着就見從對面火塘裏嗖的一聲，飛出來一個黑影，到了臨近一看，正是狄守寧，一跳身到了船上道：「快走快走，事情可是要糟，」大黑子一聽，雙手一搖櫓，渾身使勁，又加上船小體輕，這船便真跟飛起來一樣。這一口氣跑出去足有二十幾里地，勢子才慢慢緩了下來。翟鐵峰向狄守寧道：「裏頭又出來了什麼人嗎？」狄守寧道：「沒有。」翟鐵峰道：「是不是有什麼人看見了？」狄守寧道：「也沒有。」翟鐵峰道：「那你说什麼事情要糟，是怎麼回事？」狄守寧一笑道：「我不還未說，那裏去坐這未快的船去？」大黑子一聽，回頭擦着汗惡狠狠瞪了狄守寧一眼，大家一想，不由全都很哈哈大笑起來，由此又走了十來天，把船打發了，起早又走，一道兒上一點事都沒有，這一天來到廣平府，翟鐵峰便向葛天翔道：「現在已然在廣平府了，你可知道小地名叫什麼嗎？」葛天翔道：「這個我沒有打聽。」翟鐵峰道：「那可是錯，廣平府地方大了，誰知道他們在什麼

地方？咱們要是一處一處找了去，等咱們找到了，人家事情早就完了。那咱們還幹什麼去？

「萬天翔道：『這個我還真沒打聽，到了這裏，現在可怎麼辦？』正在爲難，石猛道：『你們先別着急，我倒想起一個主意來了，我這裏認識一家朋友，他是本地有名的掌舵的，現在咱們到那裏去問一問，本地有這麼大的事，大概他不能一點耳聞沒有，咱們去問問他去。他只要明白，咱們就好找了。』翟鐵峰道：『這個好，不知您認得那位朋友？是怎麼一個『臺兒』？（註，名號也）。』石猛道：『提起這位朋友，大概您也許有個耳聞，住家就在這廣平府城外西邊不遠，地名兒叫楊家寨，我這個朋友姓楊名鎮字化南，長拳短打，馬上步下，水旱兩路功夫，沒有一樣不是十分精通，他使的最好是一根杆子，走南闖北，在江湖上有個外號叫神槍賽彥章陸地蛇龍，』石猛話沒說完，翟鐵峰道：『您先慢着，您說的這位是不是長長的身材，頭上一邊有一個肉包那位楊鐵槍？』石猛道：『一點也不錯，從前他是叫楊鐵槍，後來做了大案子，才改了這個外號，這末一說，您大概是跟他也認識了？』翟鐵峰道：『您要提陸地蛇龍我們有不知道的，您要是提楊鐵槍，大概除去這幾位小朋友之外，大概沒有不認識的。』石猛也笑了道：『除去您和我之外，再刨去這幾位小朋友，剩下胡老哥一個人了，胡老哥既是久走江湖，當然不會不認識楊鐵槍的，這一來倒成了笑話了。』翟鐵峰道：『不管怎麼說，咱們趕緊投奔那裏去，好打聽打聽他知道不知道？』石猛道：『好再離這裏不遠，

咱們到那裏一問，大概當時就可以知道。」說着話幾個人一直勾奔楊家寨，這塊地方還算是不小，一片宅子，足有百十多間，四外空地也還不小。一進村口，就見兩溜大槐樹，槐樹底下一有幌馬繩，幌馬繩上拴着有百十來匹牲口。並且人也不少，雜沓往來，很透熱鬧。翟鐵峰道：「怎麼這末熱鬧？」石猛道：「這個意思不對，他雖說是這裏的掌舵的，他可是個『暗臺兒』，向例沒有這末鋪張過，今天這個神氣不對，不是他家裏有什麼生日滿月，就許有特別事故。這末辦，你們幾位先在口外小茶鋪裏等我一等。我過去掃聽掃聽，趕緊回來再告訴您衆位，衆位再去不晚。」翟鐵峰道：「也好。」大家全都出口兒到了小茶鋪兒落坐吃茶，石猛一個人緩緩的走到門口往裏一看，只見大門裏櫈凳上坐着兩排人，一看石猛，便全都站了起來道：「幹什麼的？你找誰？」石猛笑着道：「我是來拜楊當家的。」這一句話不要緊，唿噜一下子，這些人就全都算過來了，向石猛當胸一把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你找誰？」石猛還以為他們沒聽清楚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我找陸地蛇龍楊當家的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這些人一捏嘴咱兒，哎的一聲，當時就把石猛給圍了。石猛雖不明白是怎麼個意思，反正想着這件事是出了毛病了。其實接着那些圍住自己的人說。只要自己一伸胳膊一抬腿。這些人就全都得倒下，不過究竟是怎麼回事？現在完全還沒有明白。倘若過去冒然動手，把人傷了，見了楊化南有許多不是意思，不如暫時不動手。聽他們說些什麼，然後再想正經主意不晚，想到這裏，便笑

了一笑道：「你們衆位，這是要幹什麼？姓楊的在家裏，跟他說一聲兒，他要見就見，他不見我就走，不錯我是來找他要賬的，不過他有錢沒錢，都可以給我一個話兒，從前他沒錢的時候，跟我張嘴，我可沒有含糊過，如今我混得落魄了，找上他的門來，他有錢給我錢，沒錢給我話兒，怎麼着一步兒登天，就忘了好朋友了，再說該錢的是姓楊的，跟衆位素不相識，幹麼這末一眼把人瞧低，吹鬍子瞪眼，瞧衆位這個意思，是還打算把我活埋了是怎麼着？別介，咱們都是苦哈哈，人不親水還親呢，得了，錢我也不要了，我瞧着姓楊的將來遭報得了。」石猛知道這裏頭有事，故意這末一說，所爲把自己摘清，果然，裏頭有幾個一聽，啞的啐了一口，過來就要把石猛推出去，內中可就有機靈的，急忙向大家一擺手道：「你們幾位先等一等，他既是來要賬的，好在又不是咱們該的賬，咱們先給他說一聲兒，有什麼話，叫他們當面去說，不就完了嗎？咱們費什屁話？你們幾位先看着他一點兒，我進去回一聲兒。」說完一轉身便往門裏跑去。石猛更不明白了，究竟楊化南是不是還在這裏，簡直摸不清楚，聽一聽再說吧。功夫不大，就聽裏頭有人囁：「請吧，楊大爺有請！」石猛一聽，心裏有點猶疑，自己姓什麼叫什麼？他們可沒問一個字，方才一說要找姓楊的，當時他們就瞪眼要打架，如今自己一充要賬的，當時說請，從根上姓楊的就不該這筆賬，真要是楊化南，他豈有不明白的道理，這裏頭恐怕還是有事，不過到了這個時候，自己要是不進去，豈不叫人家笑話自己出

乎乎乎，這件事可不能不斟酌一下兒。忽然一想道：「我幹什麼來的？說不定就許跟王太君他們事有干連，莫若趁着這個機會，自己進去一趟，看看到底是甚麼一個情形，是楊化南在，當然什麼話沒有，如果事情有變，憑了自己這一雙手兩隻腳，無論如何，也可以出得來，找翟鐵峯他們要主意。心思一想對了，當時同定送話的那個人，便走了進去，進了垂花門，是北大廳七間，廊子上站着足有七八十個，全是高一頭寬一臂的，四下一看，只是沒有楊化南，就知道不對了，便喊了一聲道：『楊鎮楊化南，該錢不還，怎麼債主子登門，你連面兒都不照了？』一嗓子沒喊完，只聽人羣裏頭有人答話：『喝！石大爺嗎，什麼風兒把你慾吹到這裏來了，您的好朋友楊鎮楊化南，前十天他還在這裏，現在對不過，他已然不在這裏了。您找他要賬他不在這裏，您沒法子要，我倒在這裏，咱們還是算算咱們那筆舊賬吧。姓石的，你還認得我嗎？我就是從前被您一脚踢出定海縣的姚大年，天幸沒死，今天又得在此相遇，對不過，姓石的，我要報當年一腿之仇。』先前這個人站在人羣裏嚷，石猛還沒聽出他是誰來，如今他這末一道字個，石猛可聽明白了，不由當時一個冷戰，準知道事情不好，楊化南的家，楊化南不在，會出了這末一撥兒，不用說，楊化南八成遭了毒手，自己雖和楊化南沒有太深的交情，從前人家拿自己當朋友看待過，如今他家裏遭了這種事，自己要是抖手一走，江湖上傳出去，自己就不够格兒了，想到這裏，往後一撤步，哈哈一笑道：『我當是誰，

原來是姚老大，那年饒你不死，你就該改頭換面另想作人的才對，怎麼你依然到處害人，今天也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鬼使神差，又遇見了我，這就到了盡頭的日子了，快快出來領死！」說着一撩衣襟，哧的一聲，撤出一對特別的傢伙。這對傢伙，長不滿尺五，純鋼打造，

兩頭兒尖，當中有個環兒，環兒套在中指中間，兩頭都可以使他點鐵鈎掛，最厲害是能够點人周身血道，只要點上，輕者殘廢，重者當時身死，因此叫作「判官筆」。這種傢伙，可是不好使，非得軟硬功夫，全都到了絕頂的人不敢用這種傢伙，因為這種傢伙尺寸太小，雖說一分小，一分巧，究屬尺寸比起長槍大戟差得太多，沒有真能實學，到不了敵人跟前，這種傢伙一點用都沒有。石猛把這對傢伙掏出來，抖丹田一聲喝喊道：「姚大年，咱們兩人先比劃比劃試試，你既打算報仇，總是咱們兩個先過手的爲是，不然別位過來，一槍一刀，一拳一脚，把我給廢了，你再打算跟我報仇，可就不能奉陪了？」姚大年一聽點名叫上自己了，如果要是不去，豈不被衆人看不起，再者自己自從挨了石猛一腿之後，也曾授過幾個高手，很下了不少苦功夫，雖不敢說必其然的準能勝過石猛，心氣一壯，回身從兵器架上，拿了自己一對熟練的傢伙譙手鉤，一分衆人道：「衆位閃一閃，讓我過去單鬥石猛。」大家一聽，他們兩個既有舊仇，又知道姚大年能爲不差，便全都往旁邊一閃道：「姚爺留神。」姚大年提鉤一縱，就到了當院，左手捧雙鉤，右手一點道：「石猛，你過來罷，

今天我要報當年一腿之仇。」石猛往前一進身笑不囁的道：「好，我陪着，請吧。」姚大年左手一遞，雙鈎就分開了，說了一個請字，左手鈎一幌，右手鈎就奔了石猛的脖子，石猛一看鈎到，往後一撤身，鈎就空了。姚大年不等石猛還手，手往下一扣，鈎扁着又回來了，石猛一坐腰，鈎從頭上過去，姚大年手一立，坐腕子往下一劈，石猛膀步一閃，鈎又走空，姚大年往回一撤鈎道：「姓石的你爲什麼連躲三招，不敢還手？難道是怯敵不成？」石猛微然一笑道：「不對，皆因當年我曾踢過你一個跟頭，今天相見，總覺有些對你不過，故此讓你三招，你要明白你的能耐不行，趁早兒退回去，另換別人，你要以爲你能，對不過，我要叫你再走得了三招。我不姓石，我姓你那個姚，姓姚的，我告訴你，姓石的向不會大話欺人，你也知道我這對像~~像~~什麼名字，你要不趕緊退走，我要叫你立時死在我的判官筆下！」石猛還真不是說的大話，只因方才已經看過姚大年還是當年那個樣兒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能耐，今天還真不願意傷了他，外頭還有好幾個人，自己還有許多事，把他傷了不要緊，這裏人不少，難免裏頭就許有一兩位高手，打得過人家打不過人家還在其次，就誤了自己正事。未免有點不值，因此才說了這末幾句，那裏想到姚大年錯會了意了，他想着石猛必是看見這裏人多，不敢過手，故此連躲三招，及至一聽石猛這片話，當然他更聽不過去了，哇呀呀一聲怪叫道：「姓石的，你不要大話欺人，今天當着衆位朋友，你只管把渾身的能耐，全都使出來，我

姓姚的要領教領教，你能下手，只管下手，姓姚的死而無怨，你要能耐不行，你可留神你的這條狗命，別費話，接傢伙！」刷的一聲，雙鈎就又到了。「二龍出海式」雙手一分，一隻撕左脰，一隻撕右脰。石猛一看說他好的不聽，也有點掛火兒，雙鈎一到，不躲不閃，一分雙手筆，往雙鈎當中一截，跟着一掛一圈，就把雙鈎掛住，使七成力往着一兜，就聽嗆的一聲響，兩隻鈎就碰到了一起。跟着翻腕子往上一撩，兩隻鈎就全都分開了，陡的往裏一撤手，墊眼一上步，雙筆就奔了姚大年的胸脯子，姚大年一看雙鈎被掛，使勁往裏一撤，沒想石猛借勁兒一翻，自己兩隻鈎，身不由己往左右一宕，就知道要不好，果然石猛雙筆借着勁兒點了進來，直戳胸膛，自己就知道完了，打算再躲，可就沒了功夫了，趕緊閉眼，等着一死。猛覺左脰股上確的一聲，接着就又聽石猛喊，「姓姚的今天再饒你一個死！」連喊帶踹一塊兒出來的，嘭的一聲，跟着就是嘔咚一聲，姚大年就筆管條直摔出去了，急忙往起一爬，撤鉤一抱拳道：「承讓，承讓，果然，高手。」他心裏明白，這是石猛手下留情，不然的話，這腿不起來，雙手往裏一送，兩隻筆全都點在胸脯子上，當時就得喪命，現在只挨了一腿，就得算是萬幸，說完了承讓，一撒傢伙，就跑回去了。當時這些人就是一陣大亂，石猛明白，這一定是先前沒看出自己是怎麼一個來歷，以為不拘是誰，過來一伸手，當時自己就得認敗服輸，他可萬也想不到，自己有這末大的能耐，現在一看，姚大年連三個招面沒走開，就

讓自己跑了回去，才明白了自己是怎麼一個人物，所以才有這末一陣大亂，雖不知道他們頭目都是什麼人？據這末看起來，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的角色，只是一樣兒可怪，楊鎮楊化南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這裏怎麼來了這末一撥兒人？心裏不能不猶疑，又一想不如自己趕緊出去，找着翟鐵峯大家商量一下兒，暗中探聽是怎麼回事，現在就是把這撥人全都弄倒了，也辦不了正事，想到這裏，便向那些人哈哈一笑道：「衆位我是來找姓楊的要賬的，姓楊的現在既是在這裏，我可就要告辭了！」說完這話，一轉身就要走，猛聽那羣人裏，又有人喊道：「來人慢走，我要領教領教你那一對判官筆。」說着話把衆人一分，從裏頭又逃出一個來，此人身高不到四尺，彎腰駝背，小頭小臉，小鼻子小眼，瘦小枯乾，上身穿着一件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湘色綢子褂兒，下穿白布中衣，白襪子，兩隻青皂鞋，手裏拿着一把鵝毛扇。一搖三幌走了過來，笑嘻嘻同石猛作了一個半截子揖道：「在下洪吉，江湖人送匪號叫鐵扇仙，方才看見尊駕那對判官筆，實在有點神出鬼沒奧妙無窮，我雖然不會什麼，我可打算奉陪尊駕走個三五趟，學個一半招，不知尊駕可肯其賞臉？」石猛本想一走了事，出來人一叫，再一聽來人一道字號，雖然不是什麼成了名的英雄，可也有這末一條漢子，這個人手使那把扇子，不知道的都以為他是一把鵝毛扇其實完全純鋼打造，跟自己這對筆是一個意思，也講點穴制人，論起能耐來，不准在自己以下，准要是過起手來，還不一定准怎樣，自己有事在

身，多待無益，不如說幾句好話，早走爲是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唔！原來是洪老前輩，久已，

聞聽大名，一向未見，不想今日在此地相逢，實在是幸事，本當陪您走上幾招，學您幾手絕藝，無奈我今天到這裏原是爲找姓楊的而來，姓楊的現在既是在此地，我和衆位素無仇怨，您傷了我自是不好，我要傷了您益發的不好，這未辦，我現在先和衆位告假，改日有了功夫，我一定再來請教，今天不奉陪了，對不過，請！」說完一撇步，就要往外走了，洪吉微然一笑道：「石爺這可不對了，方才兒一進門時候，要是就這未說，當然我們得遠接高送，如今您已然把我這裏人全都打了，再這未說，可就不成了，乾脆我告訴您說，姓姚的是我的徒弟，他讓您給踹了一個跟頭，我臉上不是意思，還有本事，把我也踹一個跟頭，我們師徒兩個當時就走，再學再練，如果能够承讓，占上風，好給我們師徒留一點臉，這個意思您聽明白沒有，您願意賞臉也得賞臉，您不願意賞臉我也要跟尊駕討回沒臉，石爺別客氣，您就賞招吧？」石猛一聽，氣兒就壓不住，一再讓步說好話，姓石的不是那樣人，因今天心裏有事，才透着這末和氣，怎麼倒不行了，這末免欺人太甚，今天就豁出命去，也得排一下子，不用說還不定誰准怎麼樣？便又收回步來一笑道：「既是老前輩一定非要賞招不可，姓石的雖然不成，願意給您接招當個傢伙架兒，老前輩，請！」說完一分雙筆，一左一右，一上一下，看開定式，等着洪吉發招，正是：雙筆已開生死路，一言又入是非門。要知二人勝負如何？且

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遇虎狼谷 標作難

輕敵對石猛失機

洪吉一看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怎麼着？石爺到我們這裏，是個客位，還是石爺請先吧。」石猛一聽，更是有氣，心說老小子你不用逞兒，我今天要不讓你逮一點苦子，你也不知是驃子大馬大。便也一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還有事；不敢耽誤，有僭了！」說着雙手筆環兒一轉，左手筆一幌，右手筆直點洪吉華蓋。洪吉往旁一閃，手裏鋼扇一挫，往下一磕，鋼扇比判官筆分量可大得多，石猛怕他磕上，趕緊往回一撤，洪吉一合手腕，鋼扇便點石猛右肩頭，石猛一側臉，讓過鋼扇，從底下一硬腕子，往上一兜，也就算磕洪吉的鋼扇，洪吉一扁扇子面兒朝外，平着往下一壓，石猛就不敢磕了，一長左胳膊，筆又奔了洪吉的左肩頭，洪吉不躲，撒扇子一立腕子，兜住了往上一掛，石猛一縮手，讓過鋼扇，筆尖一掉個兒，便扎洪吉腰囉，洪吉轉身一閃，橫着一腿，踹石猛的小肚子，石猛跨步一躲，雙筆全進，直奔洪吉後背，洪吉提身一蹤，讓過雙筆，跟着單手往前一探，向石猛腋袋上襪去。石猛一坐腰，鋼扇從腦袋上過去，洪吉不等石猛長身，左脚一墊，右脚便踢石猛右跨，石猛就地一擰身，躲過一脚，底下跟着一掃堂腿，便掃洪吉那隻左腿，洪吉一落右脚，抬左脚讓過石猛，石猛不等還

招，跟着單腿一鉤，便向洪吉鑑裏踢去，洪吉一裹雙腿，護住裆口，鋼扇從上頭就切下去了。石猛趕緊一撤腳，雙手筆又奔了洪吉兩眼，洪吉一低頭，長胳膊，鋼扇便向石猛胸口上拍去。石猛因為自己正捨着身，一看扇到，再打算躲，可就來不及了，一着急，急出一個雙拚的法子，洪吉拍他的胸口他不管，雙筆往下一立，就往洪吉兩個肩膀子扎下去了，洪吉真要是想拍石猛，自己肩膀上雙筆也就挨上了，洪吉究屬是老把式，一看石猛不但不躲，反倒一長身，就知道石猛是拚命了，自己也拍上石猛了，石猛也就扎上自己了，知道不好，鋼扇往後一撤，斜身一蹤，就那未快，還哧的一聲，把那件褂子掛了一個大口子，洪吉真順着腦袋往下流汗，自己走南闖北，成了名的英雄，也真見過不少，像這樣真敢捨身完命的把式，這還是頭一回，自己這末大的年紀，真要是在這個地方打輸落敗，把命廢了，未免有點不值，不如乾脆後撤，等別人來試試這個姓石的。想到這裏，把鋼扇往胸前一擋道：『果然高手，承讓，承讓，姓洪的不是對手，甘敗下風，再給您換一位您再指教。』說完一幌三搖，走回去了，石猛心裏也直迸，尋思還是早走的爲是，不用說自己能耐怎麼樣，頭一樣兒，人家人多，准要是打敗一個，換一個，功夫一長，力氣一盡，也得認輸，不用說這裏頭還有高手，自己絕計討不出便宜來；不如見好兒就收：趁早兒打退堂鼓，倒不丟面子，想得挺好，還沒等自己說出話來，裏頭又有人喊：『姓石的果然够個英雄，我要請教請教。』提身一蹤，就到了跟前，

真跟一個棉花團兒相仿，連一點聲兒都沒有，石猛就知道這個主兒也不弱，凝神一看，不由就是一皺眉，原來是個女子，長得雖不太美，也有幾分人才，就是露出有點不莊重的樣兒，一身白綢子衣裳，連腳底下鞋都是白的，手裏一對雙刀，笑嘻嘻往自己面前一站，石猛心裏就透膩味，走江湖的英雄，就怕遇見這末幾路人，大姑娘，小媳婦，小孩兒，老太太，和尚，老道，尼姑，因為這幾種人，既敢和江湖上人一塊兒混，不是有特別的本事，就是有特別的傢伙，碰巧還許有那不體面的暗器這一類玩藝兒。石猛心裏膩味，說出話來就特別不受聽：「怎麼着？咱們唱着唱着出來坤角兒了？我姓石的門的是鐵打的金剛，玉雕的漢子，誰耐煩陪着娘兒們亂湊，你們有高手，咱們就再玩會子，沒有我要失陪了，要叫我和娘兒們磨蹭，我可受不了美人計，」一句話沒說完，傢伙帶着風就到了，一刀扎哩嘩，一刀扎左脇，石猛也不敢要嘴皮子了，擰身撤步，「大脫袍」，躲過了雙刀，雙筆就立起來了，先把面門封住，這才說道：「你怎麼這末臉急，一句話還沒說完，抽股冷子就是兩刀，這幸虧是我，要是別人，這條小命，不用喝湯了，怨不得人家都說最狠不過娘兒們心，如今這末一看，真是一點不假，果然你有謀害……」姑娘准知道底下沒好話，不等他再說下去，手裏刀一顛，左手刀奔心窩，右手刀扎小肚子，石猛一邊喊，一邊躲：「小娘們手真黑，雙刀齊下，上頭躲過去，底下躲不過去，要扎上，勒！」側身一跨腿，雙刀全空，跟着又喊：「躲開了，不成啊，小

娘們，還得再來。』姑娘撤左手刀橫着一削，平着石猛脖子就去了，石猛坐腰一縮頭，刀從腦袋上過去，姑娘硬腕子一坐刀，往下就劈，石猛擰腰一斜身，刀從左肩頭滑下，姑娘不等他喰，右手刀剝右肩頭，石猛剛閃過來，一看刀又到了，心裏氣往上一撞，自己准要還手，不用說你一個姑娘，就是照樣兒有十個八個，早就芻莽灰敗回去了，皆因自己是個漢子，不願意跟一個女子較量，故此容讓他幾手兒，誰知道他竟是這樣不知進退，以爲自己真是怕了他，這要是不給他一點厲害的，大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物？刀到了肩頭，不躲，等離着不差三寸遠了，這才一長胳膊，用手裏判官筆從底下往上一挑，膽勁兒一磕，就聽噠的一聲，鏘啷一聲，姑娘右手刀就脫手飛了，石猛哈哈一笑道：『小娘們，雙刀將成了單刀將了，還不快……』一句話沒說完，就見姑娘左手刀迎面一砍，石猛往左邊一閃，姑娘右手一抬，曉哎一聲，就是一隻袖箭，石猛還真沒防備有這末一手兒，一看箭奔咽喉，就知道壞了，再往左邊閃，沒了地方，往右邊閃，准挨上那一刀，提身躍起，身上也得挨這一箭，自己是個閃式，往下坐腰也沒了勁了，兩個人動著手，離着沒有多遠，就在他這末一猶疑，箭就到了，沒法子還是往左一長腰，哽嚙就躲過去了，就在右肩膀頭子上。嘩的一聲，就釘上了，箭一挨肉，石猛就知道要糟，尋常的箭，射上去有點疼痛發脹，並不至於要緊，惟獨今天挨上這一箭，當時就覺着有一股子涼氣，順著血脈，往裏直串，跟着就覺乎半邊身子發麻：『哎呀！』

一聲，咬牙一跺腳，勉強掙扎着說出一句：『小娘們，你真狠！回頭見吧！』手裏雙筆往前一衝，姑娘准知道他挨上自己的藥箭，無論如何，他也跑不了多遠，現在他是急門，那可不跟他拚，斜身一閃，過去彎腰一拾刀，就聽大家喊：『他要走！』回頭再看，石猛可就上了房了，姑娘心裏真佩服，想不到他這種穿章打扮，居然有這末好的能耐，別的不說，就憑自己袖箭，不拘什麼樣兒的角兒，挨上之後，當時就得躺下，他不但沒躺下，還能進上房去，這點功夫，可實在不含糊，要是平常日子，放你走了，沒有什麼，今天可是不行，對不住，朋友，不怕我把你拿住之後，把你性命保住，日後再放你，今天也不能叫你走，其實石猛要是進上房去，撒腿跑，也就走了，偏是石猛這人最好玩笑，雖然身帶重傷，始終也沒忘了玩笑，站在房上回身一笑道：『小娘們！你真狠，你比潘金蓮還……』一句話沒完，曉叭，曉叭，三隻箭全到了，分曉了，前心，小肚子，上中下三個地方，直往身上射來，石猛急忙往後倒身一滾，打算滾到外頭，這要擋在平常，也就滾下去了，現在肩上釘着一隻箭，渾身使不上勁，一滾一滑，往裏沒往外，就掉在院裏了。雖然後來三箭，一隻沒挨上，可是再打算逃起來，可也就不行了。遼牙一樂，向姑娘點點頭道：『小娘們，想不到我還是死在你的身上。』姑娘還沒說什麼，姚大年看出便宣來了，一擺手裏雙鈞怪喊一聲：『姓石的，你也有號下時候嗎？我今天要報答腿之仇！』說着雙鈞齊下，直奔石猛胸脯子撲去。石猛這時

候躺在地下，半身麻木，不用說是往起迸，連往旁邊滾的勁兒都沒有，一看姚大年雙鈎撈到，准知道完了，爽得連躲也不躲，把眼一瞪，臉上可仍然帶着笑容道：「姓姚的，你真够朋友，想不道你也會瞧我壽終路寢，親視含殮，總算我沒有白疼你，小子你往心口上扎，給我一個痛快，算你把孝心盡了，你要一挪地方，你不是好小子！」姚大年眼部紅了，連二話沒說，一咬牙，雙鈎就下去了，自想多年冤仇，一旦得報，心裏不免痛快，雙鈎用了八成勁，往下一擰，提手一鉤，准保石猛心肝五臟，全都得隨鉤而出，想得很好，鉤往下擰差着心口不到三寸，猛覺自己背上叭的就挨了一掌，差點沒有摔倒，擰腰一幌，才算站住，不由大怒，回頭一看，當時就心氣兒平下去一半，原來推自己的，正是這裏的總瓢把子谷標谷老頭兒，便趕緊一笑道：「當家的，您怎麼給我一個冷不防，差點沒把我給弄倒？」谷標把眼一瞪，一陣冷笑道：「我可不是攔您高興，咱們這行兒，不錯講究跔着算自己的，輸下算人家的，不過可也得有一個說法，您要是有能耐，方才跟姓石的動手，就該把人家弄倒下，那時您打算怎麼解恨就怎麼解恨，如今姓石的讓人家給弄倒下，還要擊現成，那可不行，您也算不了什麼英雄，說出去也不體面，再跟您說一句不客氣的話，撞到這裏，無論如何，也是一個客位，這又不是什麼黑天半夜，四外沒人的地方，橫着一脚，豎著一棍，剝衣裳賣死人肉的地方，至不濟我也是這裏一個小頭目人兒，您不怕有多大的委屈，您也可以跟我說明白了，咱們

既都是一把子，當然沒有個不順您心的意思，您現在一聲兒不言語，過來舉手就是一鉤，把姓石的廢了，我可是不怕事，我也不怕打官司，更不怕有人登門報仇，不過姓石的跟您結的是私怨，咱們這裏還有好些正事沒辦，姓石的究屬是怎麼一個路子，咱們也沒明白，您上手把他一廢，倘若他真是爲害咱們事情而來，總要他死得不屈，如果他真跟他所說一樣，就是爲要賬而來，您爲了私債，在我這裏弄出一條人命，您提腿兒一走，沒您什麼事，我得釘着打這一場人命官司，您也是走南闖北的朋友，怎麼這末頭朝裏不懂面兒，對不過，這件事可不能由您，我還得細問他一問哪。」說着也不管姚大年面子上怎樣，向旁邊一努嘴道：「來，你們把這人給我抬進屋裏。」兩邊一聲答應，過來幾個就把石猛給抬進屋裏去了。這時候大夥兒也全都跟著進了屋子，屋裏十分寬綽，大家全都坐下，谷標又向旁邊那些人道：「你們找一張大椅子，把他也搭上去。」大家答應，當時，把石猛就給搭在椅子上，谷標才微向石猛一笑道：「朋友，受驚了！這實在是我們那姓姚的朋友不對，沒把話問清，就跟您動起手來，在下谷標，極好交朋友的人，方才看見尊駕出手很闊，確實敬愛，很想高攀跟您交個朋友，您受的傷歸我給治，方才打您一暗器的，那也不是外人，是我的小女名叫谷秀儀，他有極好的解藥，上上當時就可以好，不過朋友您貴姓高名，方才我沒有聽清楚，您可以不可以再說一聲兒？還有您此次來意，能不能把真的說出來，因爲我很想結識您這個朋友。」

石猛微然一笑道：『老朋友，咱們水賊不過狗刨兒，我叫石猛，我是專爲我楊鎮楊化南而來。因爲我們兩個是好朋友，現在既是在你們地下，我姓石的就算認了命了，你打算把我怎麼辦就怎麼辦，我是雖死無怨，你要拿我一開心，我可是胡罵你。』谷標一聽，又是微微一笑：『嘔！原來是這末回事，可惜您來晚了一步兒，姓楊的確實是不在這裏了，我看您果然够個漢子，我必要交交，來，秀儀，你把藥拿出來，先把他的箭傷治好。』那個姑娘從那邊就過來了，把手裏雙刀，往兵器架上一靠，然後從腰裏摸出一個紅瓶兒拿在手裏，過去看石猛微然一笑，跟著一伸手，把那個鈎在上頭的箭，兩指一捏，輕輕一扯，那根箭就下來了，這藥的毒勁，全在裏頭，不拔箭可以活上一天一夜，一拔箭，傷口一見風，不出兩個時辰，就得毒發身死，厲害無比，石猛雖然不打這種暗器，他可知道這種暗器的厲害，所以他始終沒敢往外拔，如今姑娘過去一伸手，往外一拔箭，就覺一陣涼風，如同針扎的一樣，嗖的一下子，竟自順着傷口，灌了進去，周身當時就是一個冷戰，哎喨一聲，人就暈迷過去，姑娘不管他暈過去，用手把瓶子蓋兒打開，磕出一點藥，樣式就像硃砂粉一樣，磕了一點在手裏，照着傷口往上一敷，跟著找過一張白紙，往上一貼，真是好藥，不到一碗茶的功夫，石猛哎喨一聲大叫，眼就睜開了，渾身出的全是透汗，衝著姑娘一點頭，心說姑娘方才我實在太對不過你，不該滿嘴胡說，真是該打該責。姑娘可不理會，一看石猛醒轉，過去一伸手

就把那張紙揭下來了，咕嚙一聲順着傷口往外流黑紫血。等壞血流盡見了好血，姑娘這才掏出一點膏藥，給石猛又貼在傷口上，一笑道：『這就不要緊了。』說完把瓶兒一裝，往旁邊一閃，退到後邊去了。這時候石猛雖然還覺得傷口有點疼，可是渾身不發麻了。心裏這才塌實，不過渾身上下，連一點勁兒都沒有，就像害了一場大病一樣，在椅子上向谷標點頭道：『谷老英雄，謝謝您姑娘賞我一鏢，又救我一鏢，現在命是丟不了啦，咱們該談一談了。說了半天，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這裏分明是姓楊的家裏，您怎麼會把這裏佔了？您跟姓楊的有何仇何怨？我看你這個人非常光明磊落，大概沒有什麼不能談的，您何妨說一說，也叫我明白明白。』谷標微然一笑，道：『對不過，可是有不能跟你說的，您現在傷勢雖然好了，可是還不能過累，這末辨，您先到後邊去歇一歇，等您把傷完全養好，我必要把始末原由，向您說清楚，並且還要求您給幫忙呢。』說完也不等石猛再說什麼，便向左右道：『來呀，把石大爺給抬在後頭小跨院。』兩旁一聲答應，把石猛就抬進去了。谷標一看把石猛抬走，這才向人家道：『這件事可是要糟，我知道姓石的是王老婆婆的徒弟，是楊化南的把兄弟，今天他的來意，大概是找的王老婆婆，不是找楊化南，也沒明白這裏的事，這樣說起來，大概周鵠子也快來了，咱們這裏人可還沒有預備齊，倘若王老婆婆知道咱們把姓楊的送到莽牛山上去，大概他就來了，咱們事不宜遲，越快越好，大家分頭去催一催人吧。』大家一口同音道：『老

當家的不用着急，好在都是熟人熟道，我們明天一清早就起身去催，大概也許誤不了事。』

谷標點頭說好，大家又談了會子別的，大家就全都散了，單說姚大年，心裏可十分不高興，眼看就要報仇，沒想到讓谷標攔住不真，還說了許多閒話，跟他翻臉，是幹不過他，不跟他翻臉，這口氣又忍不下去，瞪眼擰眉想了半天，一聽把石猛給搭在後院，當時心氣兒一震，自己一溜就走了出來，到兵器架兒上，拿了自己雙鈎，一轉身就往後院跑去。到了後院，還怕有人看守，聽了一聽，一點人聲兒沒有，偷著住裏一看，除夫石猛還在那張椅子上坐著外，並沒有第二個人，心裏高興，一幌手裏雙鈎，就跑下來了，到了臨近，雙手一錯鈎，曉吸一咬牙道：『姓石的，你現在還往什麼地方跑？』說著前腳一墊，一擰腰，左手鉤奔右肩頭，右手鉤奔右肩頭，雙手一合，大進式，雙手只一推，就聽叭的一聲，雙鈎一聲，嘴榔一聲，『噠』一聲，紅光四濺，血流滿地。叭的一聲，一轟瓦正砸在姚大年腦袋上，哎喲一聲是姚大年挨砸的嘆了一聲，嘴榔一聲，是姚大年的鉤掉在地下。『噠』一聲，是姚大年讓人家給扔了一個跟頭，紅光四濺，血流滿地，是姚大年腦袋上破了流出來的血洒了一地。姚大年滿心滿意，手起鉤落，石猛胸口上搠上兩個窟窿，冤仇得報，沒想到鉤離胸口不到半尺，忽然會出了這種毛病，腦袋也破了，鉤也丟了一隻，拿著那一支鉤，躺在地下，翻身回頭往後瞧，只見後頭站着一個紅鬍子老頭兒，滿臉帶笑向姚大年道：『朋友，您這就不對了，打人一拳，防

人一脚，我們弟兄既是練把式的，可就不怕人家過手插拳，打不過人家，讓人家拿住，自是聽人發落，什麼話也沒有，不過有一節，咱們要打，是單對單，一個對一個，誰有能耐，誰把誰弄輪下，誰沒能耐，讓人家給弄輪下，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，腦袋掉了，碗大的疤拉不過講究的是見招還招，見式走勢，像尊駕這種，就叫躡病鴨子腿，躡窮婆婦門，不但我看不過，就是什麼樣兒的英雄，聽見看見，也不准捧尊駕您這一手兒，要依我說，您可是趁早兒閃開，省得彼此都有個不合式，請您就把面兒賞給我吧。』姚大年一聽，不答應絕完了，裏要是過手比招，那必是連三招過不去，就得叫人家給弄輪下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打算再走，可都不易了，莫若聽了他的話，省得丟人現眼。』姚大年一笑道：『喝！這倒不錯，跑到我們家裏排解事兒來了，我這個人，素就惜老憐貧，看你這個神兒，也不是什麼大不了得的人物，饒了你就饒了你，等到將來，我再找你講理。』翟鐵峰因爲是在外頭等了一等，不見石猛出去，怕是他爲人渾詭，受了人家暗算，便向大家道：『石爺可是進去半天了，不拘梁聽什麼事，可也就全都打聽出來了，怎樣至到如今，他還沒有出來，別不是遭了什麼人的暗算，我想到裏頭去看一趟，能够把石爺救出來，就一塊兒出去，救不出來，我也必定打聽打聽，到底究竟是落在什麼地方？咱們打聽清楚，也好去找，不知衆位以爲如何？』胡成不等翟鐵峰說完，便接著說道：『對極了，對極了，您快去吧，我們願意給您打個接應。』翟鐵

峰一聽，大家願意自己去，便笑了一笑，把衣裳全都緊了一緊，向大家一點頭道：「回頭見！」一撒身就跑下來了，到了楊鎮的門口，提身上房，一看裏頭正在熱鬧，石猛打姚大年心裏痛快，跟着又打洪吉，實在是可誇，姑娘一露面兒，石猛過去先贏後輸，讓人家姑娘給射一個跟頭，姚大年擺鈎一過來，翟鐵峰就要過去，谷標過去一攔，把姚大年喝退，跟着往後一搭，大家談天，姚大年不談，拿傢伙往後頭一跑，翟鐵峰就知道他奔石猛去了，暗道一聲不好，急忙在後頭就追下來了。到了後頭一看，果然他是見了石猛，連話沒有，傢伙就去了。翟鐵峰擰身一縱，順手把屋上瓦揭了兩塊，一抖手就砸了姚大年腦袋上，叭的一聲，瓦碎血流，姚大年就被翟鐵峰給砸倒了。翟鐵峰不管他，過去一拉石猛道：「石爺受驚了！怎麼樣？還走得動嗎？」石猛一搖頭道：「不行，我現在渾身一點勁兒也沒有，您到外頭想法子吧，這撥兒人，來頭不對，大概楊化南全家遭害，您先出去，咱中打探一下兒，可別大意了，他們這裏耳目很多，不要走露風聲，反而不美，您快走吧。」翟鐵峰一聽，心裏難受，可也沒有法子，便一點頭道：「好吧，您在這裏等我一等，至遲不出三天，我必想法子把您救了出來，您先養傷吧，回頭見，說完一縱身，正要上房出去，不料迎面人影兒一幌，有人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還打算往什麼地方走？」一伸胳膊竟自把去路攔住。翟鐵峰知道走不開了，往後一撤步，回頭一看，是個老頭兒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實在對不過，沒得通報，就跑到內

宅來了，沒別的包涵一點吧。」老頭兒也一笑道：「沒什麼，在下谷標，還沒得請教您怎麼稱呼？」翟鐵峰道：「在下翟鐵峯，老當家的多照應。」谷標道：「嘿，原來您就是翟家坪的翟大爺，聞名已久，今日得見，實乃幸會，翟大爺，我來問您，您來到我們這裏，有什麼事嗎？」翟鐵峰道：「事是沒有事，不過這裏住了一個朋友，今天路過此地，打算前來拜望，先派我們這位朋友來探探是不是在家，這位朋友來了半天，沒有回去，因此我才冒昧前來，不知我們這位，怎麼得罪了諸位，被您軟禁在此？我們原來那位朋友，現在是否仍在這裏？完全不明，交淺言深，打算跟老當家的討個臉，我把我們這位朋友問了走，不知老當家的可能答應？」谷標道：「提起這件事來，却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說完的，那邊有亮兒，先屈尊，屈尊您，您坐一坐，咱們細細談一談，您就可以明白了，不知您肯其多耽擱一點時候嗎？」翟鐵峰道：「正要領教，請密談一談才好。」當下坐了。谷標往外頭又看了一看，沒有別人，過去一伸手，就把姚大年拉起道：「姚老大，不是我說你，你總是這樣不長進，你也不想想，有幾個成了名的英雄，全講儼儉摸摸方才在前邊，我已然攔過你一次，你怎麼全不理會，背了我又來幹這事，幸虧沒叫你得手，如果你真把人傷了，傳說出去，豈不叫人家笑咱們都是狐朋狗黨，那些子都是下三濫的行當兒。姚老大，要依着你這種行為，我就該把你廢了，不過看在你師父跟我幾十年交情，留下你小命一條，從此以後，你要大加改悔，不然

再犯在我手裏，我是必把你除去，你可要記住了，這裏不比在你家裏，可以隨隨便便，以後沒有我的話，再不許你私自跑到我的後院來，聽明白了沒有？我這裏還有事，快快給我走。』姚大年跟錫了嘴的葫蘆一樣，連一句話也沒有了，垂頭喪氣，一搖一幌，走了出去。谷標一看姚大年走遠，才長長嘆了一口氣道：『翟大爺，您是不知道，我就衝他們這一般人，我的心就寒了，您聽我細細跟您談一談，我原不是此地人，和您的朋友姓楊的也素不相識，現在被事所擠，所以才不得不到這裏來一趟，我原是清江浦城裏人，只因生性好武不文，交了許多朋友，好在我家裏雖非大富，也還足以敷衍，應酬朋友，也還應酬得起，時常有些朋友，住在家裏，談談武學，練練身體，原本無事，却不會想到家裏有了幾個吃飯的錢，便遭了當地一個官兒覬覦，幾次三番，來尋嫌惱，偏是我這個人，雖沒有學問，就是輕易不肯動氣，他來一次，我便應酬他一次，在我想着他老人家總有祿位高升的一天，那我不是就逃出來了嗎？那知前任走去，後任又到，前後兩任，竟是一個師父排出來的，後任的比前任的還要厲害，我因為實在受不了他們的勒索，便想携家躲避，那知就在這個時候，便出了禍事，也不知什麼人嘴上勤快，跑到大老爺面前，把我要走的話說了，大老爺羞惱成怒，當晚風馳電掣一般，派了三五十個虎狼一般的差役，就把我們全家鎖到衙門，在那時我原不難一怒而走，只是想着累代清白，鬧事一走，把家裏祖宗都毀了，又知道自己並沒有什麼罪名，到了那裏，他還能

把我怎樣？便跟了他們走進衙門。翟大爺，屈死不告狀，餓死莫當賊，這話真是一點都不錯，才一進衙門，我就知道壞了。把我們往監牢裏一送，一坐就是十天，連個人問都沒有，一直到了半個月，一天早晨，忽然有人來傳：「帶呀！帶假充紳士，聚衆打搶，明火執仗，刀傷事主的谷標？」正是：眼前赤子遭蹂躪，頭上青天正監臨。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，

第四回 設陷阱英傑入樊籠
顯玲瓏拜英施身手

『翟大爺，我這末一聽，我就知道我的案情太重，必是那個狗官想出來的法子，他要害我，又一想我平生清白從沒作過犯法之事，一任他說得再是厲害，也總要有賊，絕不能憑他定什麼罪名就是什麼罪名不是，便坦心舒氣的走到堂上，到了上堂一看，可了不得了。堂口上跪着一個人，正是在我家裏傭工的一個底下人，只因他偷錢亂賭，被我查着，把他散了，只不知今天怎麼會來到此地，才進堂口，上頭一聲喊：「跪下，跪下。」就有人給了我腿窪子一脚，把我踹倒，跟着上邊就問我的名姓，問完之後，跟着又問我爲什麼聚衆打搶，還要刀傷事主，我才說了三個字不知道，上頭小木頭一拍，狗官就急了：「來呀，把酸杏坡丁文華帶上來。』我一聽不明白，丁文華是誰？我就不知道，底下一答應，從底下帶上一個人來，尖嘴猴腮，穿得可是不錯，上來給狗官一磕頭，狗官就指我問：『那天打搶你家，可是有他

在內？」丁文華一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正是他領的頭，我一攔他，他還給我一脚呢？」我才要

說是不認得他，狗官就喊起來了：「好啊！抄手開事，諒你是不肯說的，對不過我今天要叫你知道我的厲害，來呀，先賞他四十板子！」這一嗓子喊完，旁邊雁叫齊叫的答應一聲，當時就把我按翻了，一五一十，打了我四十板子，我雖不是什麼金枝玉葉，我也是清白人家子弟，被他不問皂白，一陣亂打，我焉能不氣，板子一停，當時我便亂罵起來。狗官聽了，毫不生氣，却向我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給你一個質對，你當然不肯實說，來，帶閻狗子。」底下一站應，從底下又帶上一個，正是我方才說的那個我家裏散工的那個下人，閻狗子往地邊一扒。狗官就問：「閻狗子，你把你家主人怎樣交通匪人，坐地分贓，以及那天搶刦酸杏坡丁家都是什麼人去的？你可知道，不許說謊，從實的說上來。」閻狗子道：「太爺，您的大堂上有鬼有神，小的不敢說出一個假字。皆因我家主人生性好武，交了好些朋友，朋友一多，人手不齊，其中就有許多匪類，可是我家主人他不知道，後來看出來了一點兒，一則那些匪類人貪圖他們有錢，又怕他們厲害，日子一長，就叫他們制住了，像這種事已然幹了三年多了，天幸沒有犯過事，也是這回該當出事，本月十六日，有我家主人的好朋友滿天飛江三，串地錦李六，水耗子陳七，土蜘蛛王八。這幾個人來找我家主人，說是酸杏坡丁文華家裏財多水

旺，可以弄一下子，我家主人起先不肯；說是離家太近，那四個一陣慾憲，我家主人就答應了，當晚到了酸杏坡，就把丁家給搶了，搶了東西不少，那四個分贓去了，小的在我家主人家裏，已是三輩兒，看見我家主人貪利忘害，一旦罪犯當官，對不起我家老主人，因此大膽一勸，我家主人嗔着小的多事了，把小的吊在屋簷之下，痛打了一頓，又把小的趕了出去，昨天不合在外頭談說這件事，被大老爺查訪得知，把小人傳案問話，小的不說，怕大老爺生氣毒打，小的說了，又怕我家主人性命難保，咬呀大老爺，只要我家主太，肯其招認，您要網開一面，筆下超生，饒了小的的主人性命才是。」聽閻狗子把話這末一說，我當時差點沒有氣死過去，正要分辯，狗官微微一笑道：「好！難得現在這樣世界，還有你這樣兒義僕，真是難得，我看在你的面上，必定從輕發放你的主人，跪在一邊吧。」閻狗子往旁邊一鄧，狗官又一拍木頭向我喊道：「谷標，你聽見了沒有？你自己用的下人，都是這樣說，難道還有什麼假的？我勸你還是實說了好，念其你是糊塗無知，我必從輕判你，也就是了。」我這末一聽，這就叫「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」這分明是鵝們串通好了，故意要給我安裝罪名，翟大爺你想，我的能耐雖說是沒有，我也是個練把式的，無論如何，這口氣兒也忍不下去了。當時我也不顧什麼呼官，什麼叫民了，呸的一聲，照着狗官就是一口，我要罵還沒罵出來呢，就聽旁邊有人說：「嘿，老爺問你的話，可是好話，你要懂得事的，趁早兒點頭招認，老爺無論如

何，也能想法子開脫開脫你，你要一定認爲你是有功夫在身，皮肉不怕痛苦，那也沒有別的，左不是多挨上幾下子，又是贓，又是證，你還能滾得出堂口去？再者還有一節，你的老婆孩子，現在都在這裏，老爺問你不說，他要是一問你的老婆，跟你的孩子，恐怕他們未必有你那末好的筋骨吧，他們把實話一說，你照樣也得招了，豈不是多饒一個皮肉受苦。」我這末一聽，這話還真是有那末點兒意思，別的不說，他真要是一收拾那母女，我又當如何？翟大爺人到了難中，當時可就回過味兒來了，我雖然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，問心無愧，可是誰能知道自己在沒留神時候傷了什麼德？今天這件事就叫做情屈命不屈，不如乾脆暫時招認，一則省得自己身受痛苦，二則免得自己妻子出乖露醜，因爲這末一想，當時我就滿口承認。喝！可了不得了！我一畫供，當時狗官臉上顏色也沒有那末和氣了，跟着手銬腳镣也全給我碰上了，我就知道我這條命有個八成難保。不過我已經招了，也沒着法子再翻供了，往監裏一坐，既耽心自己，又耽心家裏，究竟成了什麼樣兒？心裏起火冒油，一時想到越獄逃走，一時又想絕糧把自己餓死，越獄沒有這末好的功夫，況且不用說是越不出去，即使越獄出去，自己也沒個去處，餓死倒是不錯，眼不見，心不煩，省得連自己死去的父母都跟着鬧個不得乾淨，無奈晝夜都有人看着，一頓不吃，他們都不答應，更犯不上受他們的收拾。左想右想，真是連一點法子都沒有了，三天之後，嗓子也啞了，眼睛也腫了，渾身就跟大病才好一

樣，翟大爺，人要到了那個時候，真是沒有死了舒坦。這一天晚上，全都『鞭床』安歇，我躺在那裏，那裏睡得着，正在盤算，怎麼這末些天，也不過堂，也不問了，難道就是那樣兒一堂就算完？心裏正在尋思，猛聽監牢外頭，噠的一聲，嘆喫一聲，跟着就聽柵子嘆喫一聲，鐵鎖嘩啦一聲，燈火兒一亮，從外頭走進一個人來，我抬頭一看，就知道性命有救了，原來進來這人，正是我家裏教我拳腳功夫的一位先生，他叫獨角龍裘立。他嘴裏橫刁着一把刀，手裏拿着一個火把，笑嘻嘻往我面前一站，用那隻手一提我的褲腰，就把我拉起來了，翟大爺您是不知道那種『鞭床』，簡直就不是人受的，我的左腿別在人家的右腿裏，後頭那個，再把他的左腿別住我的右腿。一個挨一個，一個別一個，真是滴水不入，嚴絲合縫，打算動一動，勢比登天還難，裘立一拉我，他不知道底下還有人呢，往起一拉，一陣連珠哎喫，我就告訴裘立，先不用忙，把我鎗鎖去掉，我就好辦了，裘立一扯刀，把鎗鎖剝開，我把脚撤了出來，跟着又把手鎗也剝開，往外一拉，我就跟着走出來了，屋裏那些難友，一看有人來救，便打算全都跟着撞了出來，裘立向他們拿刀一幌說：『你們那位要是打算出來，對不過我可是一刀一個。』大家一聽，全都怔住，裘立一拉我繞過獄門。裘立往地下一指，我那末一瞧，地下躺着一個，正是那個管牢的頭兒，已然直挺挺躺在地下，八成是不得活了，到了監牆，裘立先蹤了上去，然後才一直溜到街上。裘立四外看了看，一個人沒有，這才低聲向

我道：「坏了不得喎！快點跟我走，你家裏出的逆事，比這個還要厲害！」我雖然不知道什麼事，反正他既是這末說，當然沒有好事，也顧不得再問，一逕便往我家裏跑去。才到了我的家門口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門口兒上貼着封條，就是那狗官給貼的，裘立一拉我的手，繞到後牆，我們全上牆逃了進去，到了裏頭一看，翟大爺，我就算是抄了家了，不用說是箱子櫃子，連桌上擺的稍爲整齊一點的東西，簡直說連一件都沒有了，我看了之後，雖說不好受，可也沒有法子，最要緊的一樣，就是我的妻女，影兒不見，是在衛門裏？還是在什麼地方？我是完全不知，我一問裘立，裘立說，那倒不要緊，今天來的並不是一個人，還有幾個朋友，一同去的，大概已然把我家裏的人全救了出來。所以帶我回來，就是爲叫我瞧瞧家裏情形，可以使我死心塌地，不必再戀這份家，我看我已然到了家敗人亡，不是朋友來救，連命都沒有了，還戀什麼家，便隨了朋友，趕緊逃出縣城，不到半天功夫，縣裏已然知道了信息，便派人追了下來，幸虧我的朋友熱心幫忙，算是沒有遇險，路上又找着了我的妻女，便商量着逃到瓜州一個朋友家裏暫時住着，那些朋友，二次趕回，殺了狗官，碎了狗子，回來告訴我，我就知道家是更回不去了，從此便在外頭飄流，在前年間忽然身染重病，幾乎性命不保，有人把我救治過來，是個營地小官兒，我自從受了大害之後，見了官兒就痛恨，可是這個官兒救了我的性命，我不能不感激他，彼此一談，這個人非常之好，不但醫道好，文武學沒有

一樣不好，便把他當官這一層完全忘掉，交往得很不錯，又過了三五個月，忽然聽見這個朋友，不但把差事丟掉，而且全家押在監牢，細一打聽，原來是當地出了一種教匪，很是兇猛，爲頭的一個，叫做太平花王晉，和他一個好朋友，叫做三隻鶴子周坦。佛教說法，無惡不做，官家上緊嚴拿，便派了我那個朋友，偏是我那個朋友，一則看着王周兩個是條子，二則確不是那兩個人對手，究竟是放了那兩個，還是王周兩個自己走了，不大清楚，反正是一個也沒有逮着，官家硬說我那個朋友，把他們放了，便把他一家全都釘肘收監，等拿着了正犯，再放他們全家出去，我這們一聽，心裏不由一動，要按照官家說，他就是懸千金重賞，或是把我頭割下去，我也不能給他帮忙，不過我是個有血性的人，我那朋友對於我有救命之恩，無論如何，我也得把他想法子救了出來，誰知我才和我旁的朋友一說，朋友全都一齊說不行，要就是王晉周坦兩個，原沒有多大了不得，不過王晉的母親王太君，雖是個年老嫗嫗，能耐却是不錯，江湖上成了名的朋友，都不敢惹他，叫我不要亂動，我究屬火旺好盛，總覺得一個老大婆還有多大本事，找了幾個朋友，一訪周王兩個，並沒有遠走，便想去試一試，及至我們去了之後，沒有想到，却撲了一個大空，他們一家子已然走了個乾淨，依着旁的朋友，就不讓我再找了，我想我那朋友爲了這件事，始終還沒有出來，如何能够丟手不管，便單人獨馬又找了幾個地方，冤家路窄，居然被我找到，是我和他們拼命死鬥，姓周的走了，姓王

的被我拿着，王太婆幾個一直就沒在一起，也就不題了，回去一找我那朋友，我那朋友在監裏已然不成了樣兒，看見我當然是高興的，問我從什麼地方來？我便把我一切經過全都和他細細一說，我那朋友聽一句搖頭，聽一句搖頭，聽到我把王晉拿住，忽然站了起來，向我一笑道：「怎麼着，你居然把姓王的拿到了，好，你算是我的好朋友，你進前來，我有話告訴你。」我不知道是什麼事，往前一進步，剛剛挨近我那朋友，只見他把眼一瞪，把牙一咬，呸的一聲一口齦痰，正正吐在我的臉上。翟大爺您知道，我爲了他不是容易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姓王的給他拿住，所爲的把他救了出來，他見了我，他應當如何的謝候謝候我？才是意思，如今他不但不謝我，反倒惡狠狠的啐了我一口，我當時可就沉不住氣了，我問他什麼事得罪了他，他這樣兒恨我？他長歎了一聲，然後才向我說：「你爲打算救我，去拿了姓王的，你要知道我的本事，拿姓王的早就到手了，何必非要等到你去顯能，皆因我看姓王的够個漢子，所以我才把他放走，我這個罪名，並沒有多大，至多他們把我的官兒弄掉，也沒有什末大不了得，我還正想不幹呢，你現在這樣一來，不但救不了我，又把一個好朋友給送在火坑裏，你想這是何必，我先前一直以爲你是一個明白人，所以我才和你結交，誰知你竟是一個糊塗蛋，我真是瞎了眼睛了，從此以後，你再也不要來看我，我也沒有你這麼一個朋友，你也不必認識我這末一個廢物，你看好不好？」我這末一聽，合着是我把事情都弄

錯了，可是事情我已然辦了，王晉業已歸了衙門，再打算把他弄出來，可不是容易事，再一看我朋友所說的話，一點都不錯，當着面既是沒了法子，只好退了出來，又找了幾個朋友一商量，朋友也沒有法子，過了不到兩天，聽人傳說，我那朋友已然越獄逃走，連那王晉，也沒了影兒，我一聽消息不好，知道事情是越鬧越大，便也打算一走了事，誰知我想得快，人家比我還快，就在我要走沒走的當天晚上，縣裏的人就到了，並且聲勢非常嚴重，把我住的那個地方全都圍了，我想我要是一走，不但不免傷人，而且還要連累朋友，好在原案裏又沒有我，我就是不走，見了他們，他們又能把我怎麼樣？主意拿定，便跟他們走到衙門，蹲了我一天，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才把我叫了出去，問我王晉逃到什麼地方？我告訴我不知道，並且我又不吃糧當差，我管不着，這話一說，座上官兒就瞪眼了，什麼理不說，叫我在一月之內，把王晉和我那朋友找了回來，如若不然，他要重重辦我，我想我只要能够離開這個地方，總可以遠走高飛，當時就答應了他，等到出來，才知道我的妻女全都收在監裏，不等我回來，絕不放他們出去，我才知道這件事他們已有準備，沒有法子，只好是想法子找王晉吧，這件事情，可是王晉的不對，他第一次進衙門，固然是我不該多事，給他找出麻煩，可是他也是爲了救我自己的朋友，他們這次走了，我的妻女，全都陷在監裏，他們要是懂得交朋友，就應當投到縣裏，打這場官司，才算對，現在他們不但沒來，而且還做出一件更對不起人的

事來，就在我出來的第三天，他們在縣裏連做了幾件沒頭的案子，雖然沒有留下姓名，可是據我考查，有許多地方，絕對是他們幹的，這合着是跟我幹上了，我本來沒有打算和他們爲難，現在他既是肯其這未辦，不顧一點面子，那我也就不能管什麼叫朋友了，當時我又到了衙門，見着縣官，乾脆我就把實底全都說了，告訴縣官，不要爲難我的妻女，我是必定想法子把他們全都拿住，不然不能解我心頭之恨，這個縣官一看我的言出至誠，當時給了我一道海捕公文，派了兩個夥計，叫我去訪拿王晉，並且把我那個女孩子也交給了我，還告訴我叫我放心出去，我的女人，他也傳到內衙另眼看待，絕不會受一點委屈，這我才出來訪拿王晉，附近地方，連找了幾個地方，也沒見着一點影子，我就知道他們必定是離開了這個地方，在這裏絕找不着他的，正想出境去找，他們倒先送信來了，翟大爺您可不知道，他們這封信，寫得可太厲害了，不但對不起朋友，簡直就成了國家的反叛，無論衝在那一面兒，我也非得把他拿住不可！」翟鐵峯道：「這封信是怎麼送來的？」谷標道：「提起這封信來，更是使人出不來氣，他們一定是羽黨很多，雖然外表上看不出來，實在他們的人遍地都是，我住的屋子，雖不能說戒備森嚴，實在尋常人還真不容易進來，睡了一覺，這封信就擱在桌子上上了，這不是明擺着他們鬧的玄虛嗎？」翟鐵峯道：「這封信上，寫的是什麼？」谷標道：「信上沒有多少字，」就是：「弟等志在另建國家，重整社稷，閣下既是化友爲仇，弟等極願周旋

，惟望閣下慎思而行。」底下一個字也沒有了，翟大爺您想他們這不是故意要和我過不去嗎？」翟鐵峯道：「那末您接着這封信之後，又怎麼辦呢？」谷標道：「我連理他們都沒有理。

依然帶了那兩個夥計，一個女兒，晝夜訪查。」翟鐵峯道：「您可曾找着他們一點影兒。」谷標道：「豈止是影兒，我連他們的巡巢都找着了，就在這塊地方，你們所找的姓楊的，也正是他們的大頭子，所以我才來到此地，又展轉托人約了不少位朋友，追蹤到此，且喜天公幫助，衆位朋友的力量，到了這裏，沒等他們得着消息，闖進來一陣血戰，雖然他們傷了我們幾個人，可是姓王的姓楊的已死，被我們得到手裏，總算事情定了一半，最可惜就是我們那個朋友，却被他逃得連個影兒，我們原本打算住上一兩晚，就跑回去交差完我的事，却因聽了人說，王晉的老太太玉太君，帶了孩兒兒媳不久要到，所以我們才沒有走，所爲是等上幾天，容人家朋友報仇，沒想到王太君沒來，你和你的朋友倒來了，按說咱們都是吃江湖飯的人，彼此都應有點義氣，只是諸位來的不是時候，未免使人生疑，衆位和他們有什麼關屬，又加上貴友一味恃強，動手傷人，現在既是被我們拿住，放當然是放不下，可是在我這裏也絕受不了委屈，不過是暫時屈尊幾天，我們這裏事一完，必定把令友放了回去，不怕到了那時，我們再想法子謝罪賠不是，現在可是不行，我們那個姓姚的無禮，已然受了您的懲戒，大概以後他也不敢了，您來到此地，原是一個客位，無論如何，應當有一份款待

，無耐也是時候不對，不敢多留，簽是快快請出，等到我們這裏事情完了，必定多請您盤桓，現在可是多有得罪，今天我所以跟您說這一片話的意思，既不是打算托您給我們說和，也不是怕您幫他們和我們爲敵，一則表明這次跟他們鬧到如此地步，禍不從我起，二則我們還押了您一位朋友在這裏，於面子上也有些說不下去，因此才把底裏實情告訴您，好朋友，您就請吧，如果我們前頭那一撥兒全都來了，您再打算走，可就不易了，好朋友，您就賞給我這個面兒吧。」翟鐵峰把話聽完，當時爲難可就大了，真要是抖手一走，自己也是幹這個的，讓人家幾句話給說回去，未免太沒有面子，再說自己的朋友，就在自己當面細着，抖手一走，太不像話，真要是過去動手，就憑王晉那路手兒，全都栽在他手裏，他絕不是軟手，戰勝了還好，打敗了再打算走，恐怕都不易了，外頭除去一個胡成之外，就是兩個孩子，任什麼不會，那豈不是活槽，無論如何，自己也是出去一趟，不怕二次再回來，也是個主意，想到這裏，便向谷標一笑道：「谷大爺所說，實是肺腑之言，我們弟兄來到此地，確是拜望朋友而來，實不知有這些事，您今天既是這樣說着，我也不敢強求把我們朋友放了，不過求您得多照應，我可就告辭了。」說完這句話，才要撤身擰腰上房，猛聽身後有人喊道：「谷大哥，您可別聽他的，他們全是爲姓王的而來的，外頭有三個，已然被咱們圈上了，這一個老可也別放，您閃開，讓我們，姓翟的，別走了，撞傢伙！」話到，人到，像秋到，孽鄉一

聲響，練子雙鎚，一上一下，一個奔胸脯，一個奔小肚子砸來。翟鐵峰還真沒防備有這末一
手兒，正要一擰身上房，後頭練子疊着一響，回頭一看，兩個鎚就到了，趕緊一撤身，躲過
上頭一鎚，底下跨腿一閃，下邊鎚也空了。翟鐵峰正要喊嚇來人住手，那人雙鎚往回一撤，
跟着雙手往起一涮一碰，嘩啦一聲響，雙鎚帶着風當頂砸下，翟鐵峰往後一仰身，雙鎚從面
門擦過，這次不等他往回撤鎚，抬手一分，兩隻鎚就分成了兩下，用手一倒鎚鍊子，抓住了
一進步，抬腿一踢來人小肚子，來人一看不好，再打算把雙鎚奪出來，那就叫做不易了；趕
緊一甩挽手，嘩啦啦一片聲響，兩隻鎚撒手了一對兒，翟鐵峰手裏拿著鎚鍊子，哈哈一笑道
：「朋友，你走你的，這算不了什麼，傢伙，可以帶走。朋友接傢伙，翻腕子一磕，嘩啷啷
一聲響，雙鎚一倒，亞賽兩條銀龍一樣，直撲來人，來人斜身一閃，用手一磕鎚頭又回了原
位，這人接到手裏，向翟鐵峰一點頭道：『姓翟的，你們單說單論，沒我什麼事，告假了。』
說完，一收雙鎚，抱拳喊聲：『請！』三蹤兩蹤，竟自影兒不見了，鬧了半天，翟鐵峯也沒
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好在來人已走，便又笑着向谷標道：『見笑，見笑。您別嗔怪，說咱們的
，您還是把我的朋友交給我吧。』谷標微微一笑道：『翟大爺您這話就不對了，方才我已經
把話說過，無論如何，您這位朋友，也得讓他在這裏屈尊兩天，只要這裏事情一完，我要不
把您的朋友給您，就算我吃人飯不說人話，今天無論怎麼說也是不行，翟大爺咱們還是別鬧

破了臉的好，乾脆您就快請吧。」翟鐵峰一想，不够面子說，趕緊走，倒是正經，一則自己還沒有吃飯，功夫長了，也不是人家對手。二則外頭還有兩個小孩兒，久在外頭也不是事，莫若先出去看一看再說，想着便向谷標一揖道：「既然當家的一定要留敵友在這裏盤桓盤桓，那我也不遠替他固辭，好，多多照應，我可要告辭了！」雙手一搭說了一聲：「再見！」提身一蹤，就是房上，房上一斜身，一幌雨帽，便出了大牆，到了外邊，這才慢慢往回裏走，一眼便見兩個小孩子迎了上來，仔細一看，正是葛天翔和鄭家燕，便急向他兩個一使眼神道：「你們兩個幹什麼也來了？那個姓楊的早就不在這裏住了，咱們這一趟算是白跑了，有什麼話找個飯館兒再商量吧。」兩個會意，到了前邊，找着胡成，偷着把這話就說了，胡成聽着搖頭道：「這個可是麻煩，姓谷的我也有個耳聞，可不是好惹的，這件事恐怕是越鬧越大了，最可怪的還有一節，就是王老太太走在這兩個孩子頭裏，這兩個孩子，一路上出着毛病，都到了這裏，怎麼王老太太還沒有來，還有一節，三隻鵝子周坦，自從在辰州見了一面之外，餘下就沒有露過，這件事情，他倒是知道，還是不知道？如果知道他就該來，怎麼不見？他不知道？這裏這末大的事派，他是萬無不知之理，怎麼他會裝聾做啞，這可不對，咱們現在已然陷進一個去，不救他出來，對不起朋友，救他出來，咱們可不敢准其必能贏人家，再者咱們來到此地，就認識一個姓楊的，現在姓楊的還出了毛病，咱們連個住的地方

都沒有，這裏是人家的園裏頭，少微一個不謹慎，就許讓人家看出破綻，那樣一來，麻煩更大，依我之見，咱們先離開這個地方，有什麼就好辦了。」翟鐵峯道：「咱們可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才一凝思，猛聽身後有人哈哈大笑道：「翟大爺，我來賠禮來了，不但是賠禮認不是，而且我還可以給您指條明道兒，您幾位要是肯其辛苦一趟，准能把那位朋友約來，不但令友可救，就是那姓王的姓楊的，您也就全都救出來了，只不知幾位可肯其容我說出這位朋友來不肯，翟大爺我可就聽您一句話了！」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說原機密 謀麟小報德
說原由 大興師

翟鐵峰一聽還真怔住了，及至凝神一看，不是外人，正時方才和自己搶鉗的那位朋友，忽然跑到這裏，大說特說來了這末一套。方才打了半天，還真沒瞧清楚這個人是個什麼模樣，怎麼個打扮，如今仔細一看，這才得看明白，此人身高約在六尺壯，細腰扎背，膀扇兒寬，肺子厚，大頭，大臉，穿著一身青綢子衣裳，腳下一雙青緞子快靴，年紀不過在三十上下，笑容滿面的，在自己頭裏一站，看着還非常面熟，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，就是一時想不起來了。看那神氣，聽他語氣，倒是有意洩機的樣兒，便也笑了一笑道：

「朋友貴姓？如何認得姓翟的？」那人一笑道：「翟大爺您是貴人多忘事，難道您就忘了從前五台山拜香的道兒上那件事了。」翟鐵峰一聽，哎呀一聲，這才想起道：「您是不是三手麒麟朱文亮？」那人一點頭道：「翟大爺您的記性還真不壞，在下正是朱文亮，今天我既來到此地，我也就不必說什麼謊話了，想當年五台山上一掌之仇，始終未忘，只是沒有遇見，今天也是活該，忽然誤路相逢，原想出其不意，暗中一鉗，把你打倒，就算給我出了多年怨氣，誰知還是不敵，被您把傢伙得到手裏，原不難再進一步，要我性命，您肯其手下留情，並且把傢伙還給了我，足見您的寬洪大量，我朱文亮不比旁人，只要認敗服輸，我就服您一輩子，就算我功夫有個練成，您有個年老，我也不再想報仇雪恨，方才我本打算是踩腳一走，永不出世，不過我又一想，您對於我有莫大好處，現在正是缺人之際，我要把真情同您一說，您可以沾著不少便宜，也總算報答您這一點意思。所以我才二次走回，打算告訴您這裏的底裏真情，不知您願聽不願聽？」翟鐵峰一聽，原來是這末回事，便一邊點頭，一邊說道：「我們現在走投無路，您要是指引我們一條道兒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，您就請說吧。」朱文亮道：「我這次來到這裏，却不是姓谷的約的，姓谷的方才所說，大致都是實情，不過現在他已成了騎虎之勢，欲下不能，他的本意，倒願意有個能人出來，迎頭把他打個大敗，他回去也有了交待，如果能够把姓王的姓陽的也全部敗了出去，他更是求之不得，因為他本人也

是個漢子，他絕不願意幫着官家毀人家好朋友，不過現在他的女人囚在監牢，沒有法子可以救出來，旁邊又有人在後頭監視，不容他不屈着心幹。這件事我全瞧得明明白白，要依着跟他來的人的意思，姓王的姓楊的既是當場成擒，就可以回去交差無事，谷標一意不肯，我猜他的意思，是打算等能人呢，方才您提的那位王老太太，正是他的一個剋星，不過現在王太太，沒有到這裏來，也是去請人去了。」翟鐵峰道：「您怎曉得？」朱文亮道：「谷標他們耳目很靈，前幾天他就知道王老太太已然起身往這邊來了，他正在喜歡，昨天又有人報，王老太太沒有到這裏來，却奔了河南陳家溝去約一位享名的朋友去了。」翟鐵峰道：「這位朋友，您可知道是誰？」朱文亮道：「提起這個人可是名頭大了，在南方也許不知道，在北方簡直可以說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天字第一號的好朋友，再說一句不讓遙信的話，這位大英雄，還不是男的，確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大姑娘。」翟鐵峰還沒說話，胡成却接過去了道：「您說的這位，我倒是有個耳聞，不知道您說的是不是江湖人稱紅姑娘的木蘭婢兒？」朱文亮雙手一拍道：「一點也不錯，您既是聽說，你說人家可够個朋友？」胡成道：「够，够，早就聽說過，大約在七八歲的時候，跟着他師父在江湖上走的時候，就留了不少的名頭呢。」翟鐵峰道：「這些事咱們全都不用提，就說現在咱們是怎麼辦吧？」胡成道：「要不然咱們就到一趟陳家溝，好在遠不算太遠，倘若能够見面，商量個主意，總比這個樣兒好不是

？」翟鐵峰道：「話說得不錯，就是一樣，咱們走不了。」胡成道：「這麼會走不了？」

翟鐵峰道：「咱們一塊兒來的是六位，如今瞪眼剩了五個人，咱們是怎麼走法？」胡成一聽，對呀，石猛還陷在裏頭哪，朱文亮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們幾位走你們的，你們那位朋友，有我在這裏，無論如何，我也可以照應他，絕不至於讓他受了委屈，你們幾位只要能够在二十天裏趕回來，出了什麼事，都有我一個人擔當著。我姓朱的恩怨分明，不能對不起朋友，衆位什麼時候回來我什麼時候走，我和姓谷的雖不是好朋友，究屬我是人家約來的，不能帶著他再和衆位過手，也絕不能帶著衆位又去和姓谷的爲難。幾位信得過我，幾位就走一趟，信不過我，我也沒有法子，那就只好再聽衆位的了。」翟鐵峰一聽，便向胡成道：「按說石猛跟咱們一塊兒來的，現在他既是被陷，咱們應當想法子把他救出來，不能够丟手不管，不過現在只有兩個人，人家人位太多，雖說不一定准敵不過人家，可也不敢說准把石猛救出來，與其全都在這裏，可實在還是去找了朋友，一下兒得手的爲是。胡大爺你看這件事應當怎麼辦？」胡成道：「依我說也是趕緊走一趟，頭一個先把王太君找着，底下的事就都好辦了，好在路途不遠，日子也就誤不了多少，又有這位大哥肯在從中保護，石大爺也許吃不了虧，咱們還是走一趟的爲是……」剛剛說到這句，就聽樹上有人說話：「好呵，我石大哥交了半天朋友，合著就都是這路英雄，入虎穴，探機密，是我石大哥的事，暗探被擒，大家

抖手一走，這未免有點太不體面吧。」大家一聽一怔，抬頭一看，正是小孩兒狄守寧，一時大意，把他給忘了，便趕緊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先下來，有什麼話，咱們慢慢商量。」狄守寧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們怕了姓谷的，我可沒有怕姓谷的，你們不敢去，我敢去，我是帶着氣兒跟姓石的一塊兒來的，我就不能帶着氣兒丟下姓石的一個人走。你們幾位願意怎麼辦怎麼辦，我可要告辭了？」說完話，蹭，蹭，蹭，單手一揪樹枝，腿往前一踹，那隻手又揪住樹枝，一揪一幌，就跟一個活猴兒相似，眨眼之間，樹枝兒一陣搖擺，再找狄守寧蹤跡不見，翟鐵峰向胡成道：「胡大爺您瞧見了沒有，咱們還是不能走，這個孩子，他也進去了了，就算他是一個鐵錠砸多少鉤，一個小孩兒，深入險地，八成要鬧出事來，石大爺陷裏頭，咱們能够不管，這個孩子也進去了了，咱們還是不管，可恐怕有人說咱們閑話，要不然咱們豁出去了，無論如何，也進去瞧一瞧，能夠得手更好，不能得手咱們再走，您瞧怎麼樣？」胡成道：「也好吧，咱們就進去一瞧。」朱文亮道：「二位先慢着，不就是因為這末一個小孩子嗎？可別誤了正事，依我說你們幾位還是去你們幾位的，這裏事全都交給我了，就憑一個孩子，到了裏頭，走不上一個照面也就完了，我必想法子救他，不讓他受了委屈，你們幾位只管請吧。」翟鐵峰又和胡成一商量，也幾乎還是去約人的對，便又再三的託付了朱文亮半天，離開村子，找個地方，吃了點東西，一直勾奔陳家溝，一路走著，翟鐵峰就向胡成道：「不經一事

，不長一智，想不到在這末個地方，出了這末大的亂子，陳家溝可是比這裏還出名，據說連五歲的孩子，都會把式，咱們可別大意，必須特別謹慎才好。」說着談着，道兒不遠，一天到了陳家溝。胡成道：「翟大爺，這裏我倒是來過，不過事隔多年，裏頭是不是還是那個樣兒？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從前我來的時候，講究是走溝頭讓溝尾，不然可進不去。」翟鐵峰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他這裏又不是什麼兵防重地，怎麼能够限制行人來往？」一句話沒說完，山坡上有人囁：「什麼人要進陳家溝？請往東多走幾步，就是溝頭，這邊可別走，留神有險！」胡成道：「是不是？果然還是從前那老例子，走，咱們趁早兒多繞幾步兒，別找麻煩。」說着蓮轉身來，便又往東走去，走了約有半里地光景，才看見溝頭。胡成道：「大概就是這樣，也還是進不去，一定還有什麼規矩，一句話沒說完，溝頭上有人喊：「什麼人打算進溝有什麼事？道一個蔓兒吧。」胡成道：「在下胡成，同了好朋友翟鐵峰，前來拜望陳老當家的，請費神給通稟一聲兒吧。」上面嘔了一聲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請少微候一候，我去通報我家主人。」說著，踏，踏，踏，一陣聲響，當時便跑得沒了影兒。胡成向翟鐵峰一搖頭道：「這個神情不對，其中必定還有什麼事，這次跟我上次來完全不是一個神氣。」翟鐵峰道：「也許是裏頭規矩比從前更嚴了，您說的未必便是實情。」正說着，踏，踏之聲又起，跟着就有火賊：「胡爺翟爺請，我家主人已經出迎了。」胡成一拉翟鐵峰道：「請！」葛天翔鄭家燕也

在後頭跟着，這道溝口，足有二丈來寬，兩邊全是亂石，堆起來有二三丈高。一進溝口，只見兩扇鐵柵子，業已拉起，進了鐵柵子，有一片平地，靠着溝帮子就着山石整的台階兒，一層一層走了上去，到了上邊一看，這塊地可太好了，簡直又是一個天下一樣，裏頭也有種桑的，種麻的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挑水的，鋤地的，拔草的，送飯的，各有各的行當，看見上來幾個生人，就如同沒有看見一樣，各自埋頭自幹營生，誰也不多瞧一眼，溝上站着一
共四個身穿藍布大褂的漢子，全都身高七尺，膀闊腰圓雄糾糾，氣昂昂，每人手裏一杆長槍，威風凜凜，煞氣騰騰，見了胡翟，轉身一躬道：「四位往裏邊請，我家主人就要到了。」一句話未完，只聽前邊有人哈哈一笑道：「實在少見少見，今天這是什麼風把衆位吹到此地，恕我腿腳不便，迎接過遲，實在不恭，諸位往裏邊請吧。」銅鐘一般的聲音，喊着走著，來到面前，這時候翟鐵峰可就看清楚了，來人身高不到五尺，灣腰駝背，一腦袋白頭髮，手裏拄了一根拐棍，一搖一幌，神氣十足。胡成趕緊向前一搶步，深深一揖道：「老大哥，多年不見，您的身體，倒還是這樣硬朗，一向沒得功夫，短來看你，實在是對不過，老哥哥您別生氣，來，來，來，我再給您引見位朋友。」說着向翟鐵峰一指道：「這位是兄弟我的好朋友，名叫翟鐵峰。」老頭兒把手一搖笑道：「得了得了，你不用引見了，我們早就認得，這位朋友外號叫紅鬍子對不對？」胡成道：「您在什麼地方見過，怎麼會知道？」老頭兒哈哈一笑

笑道：「兄弟你這是怎麼啦？這位朋友滿頭滿臉全是紅的，還用火給引見嗎？」胡成這才知道

老頭兒不認識，故意拿翟鐵峰開玩笑，便笑著向翟鐵峰道：「翟大爺，您是不知道，我們這位老哥哥，就是愛鬧着玩，沒想到一別這末多年，還是這個脾氣，翟大爺還可別往心裏去。」

翟鐵峰微微笑道：「那太好了，承他老人家不見外總算見面有緣，那是再好沒有，胡大爺您說了半天他老人家倒是怎麼一個稱呼？」胡成道：「您先別急啊，聽我慢慢告訴您，誰知道在前十幾年，有一位久走江南江東一帶大鏢的，黑旗陳老師傅？」翟鐵峰道：「是不是單名一個鳳字？」胡成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就是這位老哥哥。」翟鐵峰一聽，趕緊過去深深一揖道：「喝！原來是陳老前輩，實在不知多有不恭。」陳鳳用手一拉翟鐵峰道：「我舉一句大呼應，二聲兄弟，咱們不必來這套兒好不好？」翟鐵峰道：「那太好了。」跟着又給葛天翔鄭家燕引見過，陳鳳一看葛天翔，猛的一怔，細一端詳，雙手往前一撲，嘴裏一聲慘叫：「師兄，你回來了，你可想死我了！」兩隻手往裏一拽，葛天翔如何禁得住，踉蹌踰越摔倒了過去，陳鳳爽得一伸手，把葛天翔攔腰抱住。陳鳳拽葛天翔，葛天翔倒沒有駭怕，攏腰一抱，慘聲兒一叫，葛天翔可吓壞了，趕緊往外一推，按說葛天翔的力量，要是推陳鳳，也可推不動，皆因陳鳳忽然一犯病，喊了一聲之後，伸手一抱，頭一暈，神智一迷，葛天翔正往外一推，陳鳳身形一幌，一搖兩搖，差點兒沒有摔倒在地，翟鐵峰一看神色不對，趕緊過去就扶，算是沒有躺下。胡翟兩個，雖不知

陳鳳爲什麼會犯了病？反正准知道這是病，趕緊捲着一陣躡，又在背上輕輕搥了幾下，陳鳳先是閉着眼低着頭，走了幾步，忽然猛的往後一仰，哎呀一聲，咳嗽出一口痰來，這才清醒，一看旁邊翟胡兩個，好不是意思，連連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！可實在太讓二位見笑了。」翟胡兩個便也陪着笑道：「老大哥您這話說錯了，我們看您這裏頭一定有什麼特別的事，你少微歇一歇，慢慢談一談，老大哥不拘您有什麼事，我們都可以給您效勞。」陳鳳笑了一笑道：「那太好了，走，咱們裏邊坐着吧。」說着又看了葛天翔一眼道：「小朋友別駁悶，對不過，回頭我一說你也明白了吧。走到裏邊去吧。」才說到那一句，陳鳳身後有人喊：「爸爸，您是怎麼了？」大家一看，原來是個小姑娘，長得十分俊秀，頭上梳着兩個盤香髻，當中一股短髮，只掃眉際，眉清目秀，唇紅齒白，鼻端口正，臉色有紅有潤，自來帶着兩箇笑滿兒。上身穿着大紅綢子對襟鑲雲頭的褂子，下穿大紅色寬黑邊褲子，腳下一雙朱紅履，腰繫香色汗巾，脖子上戴着一個金光耀眼的長命百歲圈。乍看是像女的，細看又像是個男的，不管是男的是女的，反正都特別有份人緣，過去一揖陳鳳，陳鳳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沒怎麼樣，好孩子你吓了一跳吧，來，來，來，你也見一見，」說着向大家一笑道：「衆位可別笑話，這是我的一個老姑娘，皆因我命中無兒，生下這末一個閨女之後，便把他弄成小子打扮，這末大了，這個脚還沒裹呢，哈哈，衆位可別瞧不起他，提起他的名兒來，比我還來得響呢，提起來，怕

衆位笑掉大牙……」陳鳳一見這位姑娘，當時精神也透長，說話也透亮，連腦袋上的抬頭紋樂得都舒展開了，胡成心裏一動，才要張嘴，陳鳳自己又說道：「我們這個老子頭，不但有點來頭，還真是天性至孝，我給起了個名兒，是抄古人的……」胡成一聽沒錯兒了，便搶過說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您不用說了，我們是久聞大名，大姑娘是不是稱紅衣女俠木蘭呢兒？」這一句話不要緊，老頭子更高興了，雙手一陣亂拍道：「老弟，你可真成，一點都不錯，他叫木蘭呢兒，不過人家都管他叫紅姑娘，還沒有人管他叫什麼女俠呢，你這一來，他更得了封號了，呢兒，給幾位叔叔請安。」木蘭呢過去一行禮，胡成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姑娘我們可當不起，別客氣，走，往裏邊領道兒吧。」木蘭呢回頭看了萬天翔一眼，一聲兒沒言語，就往裏邊走去。大家後頭跟着，不一會便到了裏邊。大家全都落座，陳鳳道：「衆位今天怎麼全來到這裏？有什麼事咱們可別客氣，只管說話。」胡成道：「老大哥您這太爽快了，您不叫我們說，我們也得說，我們確實有事，並且事情還是非常之急，好在咱們也不是外人，乾脆跟您實說了吧。」遂把已往經過說了一遍，又說到要求幫忙的話全都說了一遍。陳鳳先是點頭，後是搖頭，末了頭搖得更厲害了，長長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瞎！兄弟你們幾位來的不是時候了！正趕上我們溝裏這兩天也有事，還是真巧，不前不後，就在今天晚上，這末辦，我們這裏事，完得快，等完了一齣說一齣好不好？」正說着外頭有人飛跑而入道：「老當

家的您快到外邊瞧一瞧，大概是那個話兒來了！」陳鳳一聽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啊，好小子，胆子真不小，他真來了，走，咱們瞧瞧去。」大家來到外頭，一看溝頭上人就站滿了，一見陳鳳，便全喊一聲道：「老爺子您快來吧，來人很是孔手，已然傷了咱們好幾個人了。」陳鳳才說了一句不要緊，木蘭虎兒已然挺身而出道：「我去。」提身一躍，三幌兩幌到了溝邊，嘆的一聲，人就下來了。陳鳳向胡成道：「這個孩子就是這木蘭虎兒，衆位別笑話，咱們也跟着瞧瞧去。」這些人可不能全都跟着往下進，依然到了那股道上，順着台階，走了下去，溝口裏頭，沒有什麼人，在溝口外頭，不到兩三丈遠近，圍了不少人，四外吶喊，裏頭已然動上手了，葛天翔生性好勝，一聽已然有人動上手了，恨不得一下子飛進去瞧個爽快，一下台階，便拉着鄭家燕道：「走，咱們去打個接應去。」說完也不管鄭家燕去是不去，拉起就跑。陳鳳一看，微攏長鬚道：「敢情這個孩子也這末好練呢？」翟鐵峰道：「不好練也到不了這個地方了；這個孩子也是名師之徒，手腕下還是真了不得呢。」陳鳳道：「他的老師是哪一位？」翟鐵峰道：「他就是三隻鵠子周琪的徒弟。」陳鳳道：「這就怪不得了，這個孩子真可愛，這裏事完之後，我還有話和你們商量呢。」翟鐵峰心裏一動道：「那好辦，有什麼事都可以商量。」說話時候，葛天翔就到了圈子外頭了，無奈身個兒太矮，外頭這一圈子人是又高又多，雖是欠着腳兒抬着頭，却依然一點什麼也看不見，一聽裏頭一點聲兒沒有，心裏

着急，便用手一分諸人道：『勞駕，勞駕，衆位閃一閃，讓我進去。』這些高長大漢，全都拿着棍棒刀槍，紅了眼一樣，往裏頭看着，恨不得小莊主一下子把來人打倒，好大家出氣。忽然外頭有人往裏擠，回頭一看，是兩個小孩兒，大家都沒見過，還以為是溝裏的小孩兒，便把臉一沉道：『別往裏擠了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往裏去幹什麼？放着學不上住這裏跑幹什麼？快走，快走，誰上麻煩，說着爽得手一叉腰一橫，竟把去路攔住。葛天翔就知道他是認錯了人了，正要掏下子壞，給他一點厲害讓他嚙嚙，旁邊正好有一個是方才引路的，見過葛天翔一面，知道外來的小客，便向同伴發話道：『老二啊，你瞧清楚人家是誰了嗎？人家是咱們老當家的約來助拳的，你怎麼攔住人家呢？』那個夥伴一聽，才要回頭閃身，葛天翔手指頭就摵在那漢子軟脣上了，哎喨一聲，往旁邊一閃，葛鄭兩個就擠進去了，就在那漢子哎呀一聲未了，葛天翔也是哎呀一聲，往裏一搶步道：『陳大姐，別動手，都是自己人。』鄭家燕也看清楚了，來人不是別個，正是那在廣平府負氣拚命要獨自殺賊救友的小朋友狄守寧。

葛天翔一喊，木蘭妮當時一怔，趕緊雙拳一抱道：『等一等！』狄守寧也微然一笑道：『等一等就等一等，反正我不能怕你。』這時候胡翟陳鳳也全都到了，大家往兩旁一閃道：『老子爺子您快進去瞧瞧吧。』三個人往裏一走，胡翟兩個全都哎呀一聲，陳鳳也聽出不對來了，便向胡成道：『怎樣可是跟來人認識嗎？』翟鑑答道：『豈止認識，這真是一事出意料了，

等我問問他。」說着來到狄寧寧面前道：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狄寧寧一笑道：「不但我來了，還有人同我一起來的。」翟鐵峯道：「誰？」狄寧寧也不回言，扭身過來，一聲喊道：「大爺你快來吧，你的好朋友找你哪！」翟鐵峯胡成心裏全是一動，納悶來人是誰，既說是好朋友，當然不是外人，不過自己好朋友，他怎麼會認識，真是一件怪事，正在懷疑，有人答話道：「小狄，不要口頭刻薄，當面叫人下不去。」說着話身形兒一幌，嗖的一聲，從半山腰上逕下一個人來，連陳風都吓了一跳，胡羅兩個仔細一看，不由臊得面紅過耳，原來來的是別個，正是那失陷平府楊家寨谷穎手裏的石猛。這一來不是意思可就大了，這才明白狄守寧話裏有因，這一牢是牠把石猛救出來了，才趕到這裏來的，自己都是這末大處數的人，既跟石猛一塊兒出來，人家被陷，就該捨命營救才是，自己爲了多端顧忌，竟會沒有伸手，臨完了倒讓一個小孩兒搶在頭裏了，真是連人家孩子都不如，實在是有點不够朋友，說不下去，心裏想着一發煩，臉上就全不是顏色了，石猛也看出了，他早就聽說了，並且這次自己失陷，也怨不上胡羅兩個，翟鐵峯還進去救過自己一次，雖說沒有把自己救出來，爲自己人家也差點兒沒遭了殃，朋友豆子總算過得去了，連自己這次能夠脫險出來，要是沒有人家姓翟的力量，也不能那末方便，這樣一想，當時心平氣和，便笑着向翟胡兩個道：「二位先到這裏來了，要早知道咱們找的人沒在廣平府，誰也不冒那個險去了，你們二位來到這裏，事情

辦的怎麼樣了？那邊事情可是越來越急，咱們可不能太緩，其實事情，雖與咱們無干，究屬咱們走正道兒的，不願看見這些邪事，無論如何，咱們也得趕緊想個法子才好。」翟鐵峰一聽，石猛不往前邊事上說，心裏還好受一點兒，便笑着向石猛道：「您這次多受驚了，按說我們應當跟空待在一塊兒才夠個朋友，不過咱們也不是替人家說大話，人家多勢衆，就憑我們兩個，實在也真沒有法子，倘若也陷在裏頭，那就更糟了，因此才想起多約兩位朋友，到了那裏，一下子就把事情辦完了，沒想到你是吉人天相；出險還真快，我們才到您也到了……」翟鐵峯還要往下說，胡成就接過去了：「得了，得了，別往下說了，來，來，來我給你引見個朋友吧。」說着用手一指陳鳳道：「這位就是這裏陳管家的。老管家的，這位也是我們的好朋友，就是我們方才跟空提的那位石猛石爺。」陳鳳這時候正看着狄守寧發怔呢。心說怎麼這末等個好小孩兒，都會被他們選了來了？正在看得出神，胡成一喊：「這才聽見，趕緊向石猛道：「實在不知道您來，也沒遠迎，實在對不過。」石猛也趕緊陪笑道：「老管家的，空別客氣，我們才到這裏，就讓空受驚，實在是我這個兄弟太已膚淺，求您千萬不要嗔怪才好。」守寧，過來，給老管家的行禮。」狄守寧一頓袖面，走過來深深一揖，樂得陳鳳一手拉住狄守寧，一手拉住葛天翔，衝着鄭家燕不住點頭道：「走，到裏面說話去。」木蘭妮一見陳鳳高興，便也一笑道：「這您也不用發煩了，幫手來多了。」陳鳳一笑道：「來多少也不

成，這次我非瞧你一個人的不可。」一邊說着，一邊上了山坡，不大功夫，到了裏面，大家落座。翟鐵峯這才問石猛怎麼出的險？是不是狄守寧將他救出來的？石猛搖着頭道：「不是，他到了那裏，我已然出來了，救我的人，提起來您也認識，就是那使錘的叫什麼朱文亮，是他將我放了的，什話沒說，他只說跟您已然交了朋友，特意幫忙，來放我的，我才出來便遇着狄老弟，他又告訴我，衆位已然到了這裏，所以我們才追蹤而至，到了這裏，我本來說求人報個信，說我們求見，狄老弟一定不肯，堵着溝口一罵，我就藏起來了，先是來了幾位鄉下大哥，跟他一動手，他把人家都傷了，我正要想法子給人家賠不是，衆位就到了，現在咱們辦得怎麼樣了？」翟鐵峯這才明白，他是怎麼出來的。陳鳳吩咐擺下酒席，大家落座，吃着喫着，一邊談著，陳鳳站了起來滿滿斟了一杯，向大家一舉道：「衆位請乾了這一杯，我有點事要求諸位幫忙。」大家趕緊端起酒杯一飲而盡，陳鳳把空杯一亮道：「謝謝，我現在有一件事跟衆位提提，求衆位多給我幫一點忙，望諸位千萬以義氣爲先，不要駁回才好，這件事……來呀，將米先生請出來。」正是：一座上多良友，幕後有佳賓。要知米先生是誰？請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

第六回 申舌辯班頭探虎穴 表心情寨主赴龍潭

兩邊答應一聲，功夫不大，外頭一陣踢裏場拉的走進一個人來，大家一看，這位大概就是米先生了，不由全都又忙又笑。原來這位米先生的樣子太難看了，身高不過在三尺多不到四尺，簡直就像一個孩子，可是嘴上已有了鬍子，翻鼻孔，扇風耳，大腦袋，大眼睛，短眉毛，寬肩膀，沒屁股，小腿小腳，活像一個大帽兒釘子，穿着一件藍綢子長衫，手裏托着一桿水煙袋，一搖三幌，從裏頭走了出來，大家看著，都覺着有點忍不住要笑，別的不說，這末大的英雄，怎麼會用着這末一位糟先生？陳鳳特別恭敬，一見米先生，趕緊站了起來道：『喝！米先生，您今天倒沒有歇覺？』米先生一笑道：『沒有，東家有什麼事情，這樣熱鬧。

』大家一聽米先生說話口音，敢情是個山西人，酸聲俗語，益發覺得可笑。陳鳳笑着向米先生道：『不是的。只因今天來了幾家朋友，都是當今的俠客義士，或者能够對於我們山寨有點幫助，因此我把先生請了出來，一則多認識幾個朋友，二則可以商量一點正事。來，來，連環

『喝！原來是米老前輩，我等聞名已久，今日得見，真乃幸事，米先生您多多關照。』

「米先生把大眼一瞪道：『別客氣，別客氣。衆位既是來到這裏，就不是外人，既是有緣，咱們不說沒緣的話，陳大爺既是打算奉求諸位，我也不便隱瞞，最好開門見山，把話說了出來，大家一同商量個主意，比鬧會子客氣強得多。』大家一聽也好，便全都一笑道：『既是這樣，那末就求米老前輩說一說這回事的始末根由吧。』米先生道：『提起這回事，不怪別人，原怪我們陳大爺不好，自己不該去招惹人家，及至事情出來了，他又往後躲了起來，這兩天却急得熱鍋上螞蟻一樣，東奔西跑，日夜不歇，這末大的年紀，無故着了那們一步急，真是想不到的事，這件事情，開頭時候，在去年正月裏，雖現在已然一年多了，離我們這裏有一座大蟠山，青雲嶺，那個地方，住著一位耍胳膊的朋友，姓苗名翰字中孚，因為他在江湖上露過一點小名兒，人家送他一個外號叫飛將軍玉面龍神，他住在那裏，已然有個十年八年了，從前不錯是以打家劫舍爲生，不過這幾年以來，很是剩了幾文，已然洗手不幹，居然買驃子買馬，置房置地，裝起無事老百姓來了，也算不錯，在那一方住的人家，不但沒有騷擾，他還加了一層保護，人人都能安居樂業，先前本來是怕他的，如今倒搬家找了他來，日子一長，官家有了耳風，在他當盜爲匪，倒可以不聞不問，因爲地面上有了那種匪人，他們正可以拿他吓唬吓唬百姓，裏頭找點油水，及至一聽他改邪歸正，這種辦法，他們可就慌了，第一，城裏人越來越少，他們油水越來越少。第二，日子長了，倘若姓苗的打算圖謀不軌，就許

鬧出事來。爲銀子爲功名，他們就不得不注意大蟒山，也會幾次三番派人化裝到山前山後一帶訪查，只是苗裕確已洗手不幹，每天除去在家裏喝酒下棋，享些清福之外，就是在田地裏看看莊家人做做工，收拾收拾山地，不用說一點劣跡沒有，要是連一個壞人影都看不見，日子一長，官兒們也就拿他沒有法子，本可以平安無事，也是活該，一天城裏逮着兩個小偷兒，亂棍拷打之下，硬生生使咬出窩主是大蟒山姓苗的，這些官兒真是一喜非常，便派了三十個精明幹仗，帶了硬生傢伙，一馬跑到大蟒山，要一舉報仇，洗清這累年受的骯髒氣，誓必活擒苗裕歸案，血洗大蟒山。大家一聽，全都不由哎呀一聲道：『那樣一來，大蟒山豈不糟了？』米先生道：『沒有，沒有，要是他糟了，我們就好了。』大家道：『這話怎麼講？』米先生道：『你們衆位慢慢聽着，這一夥子捕快，奉了堂諭去捉苗裕歸案，真要是這群捕快到了那裏，抄手辦事，就憑姓苗的手底下，他們去那一撥兒，准能够一個都回不去，偏是這裏頭兩個爲頭的，一個姓尹的名叫青豹子尹得祿，一個姓阮的叫禿尾鷹阮大成，這兩個能耐不怎麼樣，可是久吃衙門口兒，對於這街面兒上一切情形，都很熟習，他一看老爺叫他帶人去拿苗裕，苗裕在當地也有相當的名兒，他們全都有個耳聞，一接堂籤，到了班房，尹得祿就向阮大成道：『兄弟，你說這件事，應當怎樣辦？』阮大成一伸舌頭做個鬼臉道：『得啦，大哥您這是怎麼啦？兄弟我好比空膀下之駒，揚鞭就走，停鞭即住，大哥您就傳令吧！

尹得祿呸的一口啐道：「您成了，能够跟哥哥我也打起花胡哨來了。我告訴你，這件事可不是鬧着玩的，弄好了弄個够本，少徹一差次，就許把飯鍋底兒打了，這個姓苗的是個什麼手兒，大概你也早有耳聞，就憑咱們哥兒們這點鬼吹燈，也不用長人家威風，滅自己銳氣，簡直咱們不是人家對兒，真要是一個拿滋了，從這裏一走，咱們哥兒們這個罪過兒可就大了，所以我想着他們沒去之先，打好了主意，省得來個臨時措手不及，沒想到你倒拿哥哥打起練燈來了，兄弟你可不怕砸飯鍋，難道我就拿他當墳地是的看着嗎？走，咱們到大蠻山痛痛快快弄他一下子，能够辦下來更好，辦不下來也沒有法子，走，誰要不走，誰就是個拉乏駱駝的。」尹得祿這末一假裝吹鬚子瞪眼，阮大成當時嘆息一樂道：「哎喲！您還是我的大哥呢，怎麼一句鬧着玩的話，您都沉不住氣，也值得鬧得這末粗了脖子紅了筋的，再說不就是一個大蠻山嗎？又不是什麼刀山油鍋，那裏也沒有拴著老虎放着狗熊，就是一個小小的苗裕，也不是兄弟我說一句大話，就是我兄弟單人獨自一個，不帶一兵一卒，我要不把他拿到堂上，我這個阮字改了姓硬。」尹得祿一聽阮大成滿嘴胡說八道，不由也一笑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我一個人的好兄弟，您這一套兒，我是久仰多時，咱們不過擇的，我是真佩服，不過今天這局事，可別鬧着玩，你沒瞧見官兒派咱們去的時候嗎，兩個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，咱們要是辦不到，他要不把咱們壞了站籠才算怪呢，兄弟，你有什麼主意？你可以說出來，也

叫哥哥我痛快，」阮大成本來是說着玩的話，及見尹得祿一駁他，他就掛上火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大哥，我也知道您是不信服我，現在這末辦，我當時就跟您告假，我要有能耐把姓苗的拿住捆上，我把他扛了回來，再請您請功去，我要是拿他不住，捆他不上，我不回來，哥哥您看見了沒有，兄弟這個腦袋，願意送在大蠍山姓苗的手裏，與大哥毫無相干，得了，話就說到這裏，再說反而沒有意思，大哥您就擎好兒吧，我走了。」說着從牆上摘下外褂子，

小坎肩兒，紅綢帽，穿戴齊整，拿起一根小皮鞭子，轉身往外就走，尹得祿一看阮大成真要走，

吓了一跳，趕緊往前一蹤身道：「兄弟幹什麼去？」阮大成道：「到大蠍山拿苗裕去。」尹

得祿道：「兄弟得啦，別鬧着玩了，趁早兒商量正經主意，別誤了正事。」阮大成黑嘿一陣冷笑

道：「您瞧我什麼時候跟您鬧着玩來的。」說完一甩步，尹得祿一把沒揪住，阮大成就走下

去了。尹得祿趕緊召集夥計，各自拿好傢伙，全都够奔大蠍山去打接應，剛剛進了山溝子，就

聽有人說話，「苗大爺，我也知道您是朋友，不然的話能够就是我一個人來給您送信嗎？」

尹得祿一聽，阮大成實在不含乎，果然把苗裕拿到。原來阮大成自跟尹得祿鬧着玩兒一掛氣，心說也你不知道姓阮的是什麼人物？我今天要不叫你知道知道，你就更看不起人了，賭氣往外一走，到了外頭，心氣兒一平，不由心裏一動道：「哎呀！這個可是麻煩，只願跟姓尹的嘆氣了，事情可是不大好辦，就憑人家大蠍山姓苗的，要跟自己一比，簡直就是火蟲兒跟月亮

比連一零兒也比不上人家，裏要是到了那裏，憑能耐跟人家動手，也不是給人家吹，連一個照面兒都走不開，就得坐下，拿不了人家，還不能讓人家給活埋了嗎？這件事情，無論如何，也得想個法子，拿定了主意，既是嘔氣出來，就得鬧個樣兒回去，不怕就是得不了上手，總也別弄得丟人現眼，整個兒一個衙門口兒裏，除去尹得祿就是自己，別人能耐，更是談不到，求也白求，還不定添出什麼毛病，就憑自己一個人，真不敢拿準，到了那裏，准能得手，左思右想，又是猶疑，又是駭怕，簡直拿不定主意，忽然把腳一跺道：「瞎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胆子小了，焉能把將軍作，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，前怕狼，後怕虎，還能辦得了什麼事？莫若乾脆豁出死去，單人獨自，征往大鱗山上去一趟，第一父母的陰功，第二祖上的德行，第三自己的靈機，倘若能够到了那裏，手到攀來，把姓苗的拿到衙門，上人見喜，從此就許平地登雲，陡然而起，即使一下子拿滋，總算自己露過臉了，責任也交待下去了。」心裏這末一想，當時氣兒就衝，搖頭幌腦，就往大鱗山走下來了。縣城離着大鱗山不遠，不一會功夫，就到了山溝子。抬頭一看，山口上掛着一塊木牌子，上頭寫的是：「進山必有事，無事莫進山，膽大胡亂闖，扭送當官。」阮大成一看，心裏不由可樂，這是什麼人幹的，進山必有事，沒事進山幹什麼？胆大胡亂闖，官街官道，他憑什麼不讓大家進去，扭送當官，更成笑話了，官兒又不是給他們家裏幹的，能够聽末聽他的話。這不是滿嘴胡說八

道嗎？我今天也是借了胆子來的，想給他來一個劈牌闖山，學上一回高君保下南唐，攬腰從地上拾了一塊石頭，比准了那牌子一撒手，就聽叭的一聲，牌子就算碎子，正在一笑，就聽山上有人喊嚷：「什麼人無故闖進大蟒山，大胆竟敢把望牌劈碎，難道是活膩了不成嗎？」阮大成微然一笑道：「這是那位？這末面苦語辣。在下阮大成，奉了我們大人堂諭，前來拜望苗當家的來了，煩勞通稟一聲，就說有事求見。」山上的一聽，敢情是公差，當時心裏就是一嚇的一迸，手裏滾木擂石，可就不往下放了，趕緊搭話道：「嘔！原來是上差老爺，我們不知道，您可別見怪，你暫在這裏等一等，我們去回稟我們當家的一聲兒。」說着上頭哆哆一陣響，阮大成就知道是送進信去了，心裏也不由亂迸，不知道苗裕見他不見？見了之後，是怎樣一個對待？心裏正是七上八下的懷疑，又聽上頭一陣腳步響，跟着刷的一聲，從上頭放下一輛軟梯子來，跟着就有人喊：「阮老爺請慢順着軟梯子上來吧，因為前面走不好走，」阮大成一聽，這一定是苗裕派人來接自己來了，趕緊伸手把軟梯子抓住，雙脚一倒，哧，哧，哧，就倒了上頭，身子才到溝幫子，提身往上一跳，腳還沒有踩着實地，就覺一陣風兒相似，迎面來到，知道不好，才要躲閃，已是不及，叭的一聲，正抽在腿上，喫喫一聲，腿窪子一軟，人就蹲下了，跟着嗤的一陣敞笑，唿噜一聲，人就過來給捆上，又聽有人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啊！吃來吃去，吃到我們大蟒山來了，我們這山上，一不欠糧，二不應役，無緣無故

，爲什麼跑到這裏來尋麻煩？大概是活膩煩了，孩子們，不用跟他費話，他怎麼來的，還怎麼把他打發回去，揪住了他們的駱駝腿，往山底下一轉，喂了狼就完了。』兩旁邊一答應，伸手把阮大成給抓起來了。阮大成可就急了，到了大螺山，什麼還都沒看見呢，這真要叫人家就這樣兒給抓住摔死，就是摔成肉泥爛醬，魂靈兒也不能塌實，不過現在已被人家抓住，不用說是沒有特別能耐，就算有點能耐，也沒地方使去，人急智生，眼珠兒一轉，主意就上來了，哈哈一笑道：『衆位，平常咱們鬧著玩成了，今天可是有正事，淨顯了鬧著玩，回頭要把正事誤了，我可跟你們幾位完不了，還先把我放下，有什麼話，咱們先辦完了正事，回頭再說，您瞧怎麼樣？』這些人原沒打算把他扔下去，不過爲的是吓唬吓唬他，聽他這末一說，大家把嘴一撮道：『得了，得了，你還幹有什麼正經事，不用花說柳說，今天非把你扔下去不可，不用費話，你就認命吧。』說着又往上一提，就勢往下要扔，阮大成知道這回真要扔了，跟著破口就罵：『你們這一羣瞎了眼的混蛋，你們沒瞧見我穿的是什麼嗎？我告訴你們，我們縣太爺聽說老當家的愛交個朋友，今天抓個功夫，要來拜會拜會你們老當家的，叫我當個前站探馬，給你們這裏送信來了，你們怎麼一個勁兒鬧著玩？一會兒功夫，縣太爺到了一看，這裏毫無準備，一生氣就許回去，你們這不是替你們當家的得罪官面兒嗎？好，既是你們什麼都不怕，我更不怕，你們真要敢鬧，你們就敢扔，你們今天要是不扔，你們說不能

人物，小子們，你們扔吧。」這些人一聽，敢情他是縣官兒前站，當時氣就餒了，趕緊往地下一摟，過去就塊，嘴裏還不住說道：「得了，二爺，誰讓咱們平常都有個小玩笑呢？我們還當着您今天閒着沒事，到我們這裏，來串門子來了，誰知道有這個事。得了，您也別急，好在縣太爺還有一會兒功夫才能到，走吧，二爺，我給您往裏送信去。」說着大家分成兩起，一起兒陪着阮大成往裏走，一起兒飛也似的跑到裏頭報信去了，阮大成一看這個法子使靈了，便把衣裳擰了一摺笑道：「衆位也真是太愛鬧着玩了，這要功夫一大，縣太爺一到，不但我包了，衆位也包了。」大家一看他沒急，放心一半，便全都一笑道：「走吧，二爺，縣太爺一會兒到了，您還得多給我們美言幾句，別叫上人見怪。」阮大成心裏可笑，臉上裝成沒事人兒似的笑道：「沒什麼，沒什麼，這位縣太爺跟我還是不用提够多末投緣對勁了，真是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回頭准得特別有個面兒，沒錯兒，全都交給我了。」一邊說着，一邊往裏走，走了沒有多遠，就聽裏頭有人喊：「有請縣裏來的二爺，當家的在大廳上等。」大家答應，簇擁着阮大成走進山環，裏頭一片平地，正中間一大塊房子，才走進大門，就聽裏頭有人喊：「請二爺裏邊坐。」阮大成心裏直逆，一看迎着垂花門，站着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，一見阮大成雙手一抱道：「在下苗裕，不知上差來到，沒到山前迎接，實在是缺禮，來，來，來請到屋裏說話吧。」阮大成趕緊陪着笑道：「老當家的您太客氣了，一向事忙，少來看望

您，您倒好哇？」苗裕一伸手拉着阮大成道：「屋裏說話。」阮大成身不由己，就跟着進去了。到了屋裏，落坐吃茶。苗裕道：「上差貴姓？」阮大成道：「在下阮大成，老當家的多照應。」苗裕道：「唔，阮二爺咱們素不相識，今天來到我們這裏有什麼事？」阮大成道：「當家的這也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，皆因您的名頭高大，我們縣太爺想來拜望您，叫我來看一看了您在山裏沒在山裏？」一句話沒說完，苗裕哈哈一笑道：「阮二爺您這就不對了，我們大鱗山一不欠糧，二不應役，您來到我們這裏花說柳說，別人也許能够上當，惟獨我姓苗的，走南闖北，什麼樣兒人物，我全見過，跟我來這一套，未免差一點兒，對不過，我可要無禮了！來呀！」唿哨一聲，二三十個壯漢，手裏全是大板木棍一擁而入。往兩邊一站，怒目橫眉，全都看着阮大成。阮大成一看這回可算完了。却聽苗裕道：「你們先等一等，等我再問一問，咱們別冤屈了好漢。」說着又向那阮大成道：「姓阮的，你是奉了誰的指使？到我們這大鱗山究竟爲的什麼事？你要實話實說，我念其你是吃的錢糧，當的官差，把你放了，你要是以爲你是個漢子，够個英雄，打算用兩層嘴皮子，把我給說麻了，姓阮的你就算錯翻了眼皮了，這話你聽明白了沒有？趁早兒據實在的說，姓苗的眼睛裏可不揉沙子。」阮大成一聽，這叫套供，心說這是我們在衙門裏使剩下的了，您要跟我使這一手兒，那就叫不靈，再者說一句實話不說，他拿我也沒辦法，倒不准把我怎麼處置，我如果把實話一說，他准知道

我是他的要命鬼，他如何能跟我善罷干休，乾脆把牙一咬，聽他的就算了。

把眼一閉，一聲兒也不言語，當時他的氣，就撞上來了，用手一指：「個裝樣兒！」兩邊答應一聲，過去就要打阮大成，阮大成却依

兒也不言語。

苗裕道：「嘿，難道說你這個人啞了不成，怎麼？」

再不說話，我要對你不過了。」阮大成道：「得了，得了

邊預備那末些打手，誰也沒有犯了罪，你也犯不上像問案似的爭

點頭，遂笑了一笑道：「阮頭兒，你要肯其說明來意，我自不

向衆位用手一揮道：「你們先退出去。」大家全都又答應一聲，

成過：「阮頭兒，您有什麼話，我看您無妨明說，我告訴您我在前二

，無論什麼人物，我也都見過，什麼事兒我也經過，什麼朋友我也

也是外路朋友，您只要說得出來，我必給您辦到了，我愛交的是血

意思來辦官事，咱們什麼事都可以辦得到，阮頭兒您有什麼

心裏一動，自己久佔六扇門兒，還真見過這路朋友，爲朋友

出來，自己真要跟他把實話說了，也許他能够把這步難題

若把他招惱，也許惹他犯了山大王脾氣，反倒沒有自己便

：「當家的，您既是怎麼說，確實是看出我這片來意，我也就之後，當家的，您要肯成全我一步，您就成全我一步，我當一瞪眼，當家的，我這條命，就交了您這個朋友了，我也是死了。」說着遂把自己如何受了縣官的掌諭，跟着夥計要來辦案，
自，來到大鱗山要請當家的辛苦一談的話，說了一遍，苗裕聽了，
，您這一來，就算成全我了，你要不是一個人前來，夥計們全都來到
，說句阮頭兒您不愛聽的話，就憑您那一撥兒朋友，打算把我綑了去
難免，殺官如同造反，我就不免有滅門九族之禍。如今您這一來，
也不算栽劬斗，您把事情也辦了，可以算得是兩全其美，再者我
爺把我這份意思，能夠說了出來，縣太爺只要一明白，我就可以
人亡，阮頭兒說這是給您幫忙，實在您是幫了我的忙了，只要這
，咱們還得多交一交，來，來，來，阮頭兒，咱們先吃一點喝一
阮大成這一喜真是出于望外，又恐時多事變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當家
！」苗裕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？您就快說吧，沒有不可以商量的。」阮大
有什麼麻煩，我想事不宜遲，咱們是越快越好，因為睡長了夢多，到惹出他們貪心，反倒

不美了。」苗裕道：『那也好，不過是阮頭兒頭一次來到我們這個地方，一點應酬沒有，未免顯著太怠慢一點兒，既是您願意這就走，咱們就走吧，早完一會兒是一會兒。』說着兩個人站起身來，苗裕吩咐大家小心，便一同走了出來，恰好走在山灣子，便遇見了尹得祿，阮大成怕是尹得祿說出實話，招苗裕不願意，便迎頭向尹得祿道：『大哥你看怎樣？我現在已然把苗大爺請到了。』尹得祿一聽，就明白了，這是往這邊遞話，便趕緊也搭話道：『喝！苗大爺賞你面子真不小啊，老爺還怕你一個請不來，特意又派我們下來的，既是苗大爺到了，那就好極了，快請吧。』苗裕心裏明白，便也一笑道：『衆位頭兒，不要客氣，回頭還得求諸位頭兒多多照應呢。』一邊說着，一邊走着，到了衙門，尹阮兩個把苗裕讓進班房，沏茶打臉水，一陣亂鬧。苗裕道：『二位不必張羅，咱們先辦正事，有什麼回頭再說，就求二位先給回一聲兒，我現在心裏也不塌實。』阮大成道：『是吧，還在這裏坐一坐，我們進去給您回稟一聲兒。』兩個人進去，功夫不大走了出來，在門外一陣啾唧，苗裕就猜着了一半，兩個人走了進來，向苗裕道：『苗大爺您請吧。』苗裕略一沉吟道：『二位先慢着，我跟二位雖够不上說是什麼朋友，總也算都給武聖人磕過頭，人不親藝還親呢，怎麼我跟着跟二位交，二位倒不拿我當朋友呢？』阮大成道：『苗大爺您這話說遠了，您是什麼人物，我們弟兄打算够着交您這個朋友還交不上呢，那裏會有這個話，不過我們這是官差限住，概不由己，

有個照應得到照應不到，您遠都得包涵一點兒，您怎麼會說出這個話來了。」苗裕道：「嘖！既是這末說，我可就要說了，您二位這次賞我臉，沒有到我們大鱉山伸手辦案，抄手問事，不讓我們山上老少受驚，不讓我丟人擦臉，我就感激不盡，我可不是傻子，我又不是任什麼不懂，糊塗傻子，您二位為什麼？交朋友又為什麼？您這次上山找我，那不過是您二位給我臉，肯其那末說，實在絕沒有這末一回事，二位賞給我臉在先，我也應當有點人心，才是意思不是，我要一裝糊塗傻子，二位太够朋友，我就太不够朋友了，好朋友別一個人當，來，來，請您二位把線兒掏出來，回上去好像一件公事。」阮尹兩個，正爲這件事爲難，一聽他自己肯得這末說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苗大爺，您肯其這未成全我們弟兄，什麼話不說，我們心領了，回頭您在我們這個圈兒裏頭，要是叫你受了一點委曲，我們弟兄從此就不算披人皮吃人飯的人，既這末着，苗大爺您避屈吧。」壁啦一聲，鍊子就套在苗裕脖子上了。苗裕微微一笑道：「二位多照應，咱們走，嘩哩嘩啦，就走進去了。到了大堂，兩旁一喊：『威武！』阮大成尹得祿嘴裏就喊：『苗裕帶到。』『跪呀！跪呀！』苗裕壁咚一聲就跪下了，偷眼四下一看，就知道今天這事麻煩了，縣官頭裏全是本衙當差的，每人全是單刀鐵尺，縣官後頭，全是馬步兩巡，手裏都是長槍大刀，一個個腆胸疊肚，橫眉立眼，縣官旁邊，一邊一個短打扮的班頭，一個捲鉤，一個捧錫，也拿眼釘住苗裕，苗裕誰知道這裏頭必有事，心裏可

就打主意了，把頭一低，一聲兒不言語，堂上叭的一拍驚堂木道：「下邊可是苗裕？」苗裕應道：「是。」上頭又問：「苗裕，你既是皇家子民，爲什麼在大躉山招羣聚衆圖謀不軌？你要說出實話，本縣可以替你摘辮摘辮，如果執迷不悟，不說實話，不但皮肉受苦，事後你難免受那一刀之苦！」說！」苗裕一聽，心說：「你這叫迷魂掌，讓你給我嚇壞了，如因屈打成招，我死你發財，主意倒是不錯，可惜姓苗的不是傻子，焉能中你狗官的算計，姓苗的今天此來，不過是因爲你們望風撲影，倘如自己不投案打官司，那時倒許被人把事看真，就憑自己這樣人物，肯跪在你的堂下，只是因爲怕把事情鬧大，所以才肯賞你這麼大的面子，你倒越扶越軟，以爲姓苗的真怕了你，真要是把姓苗的當堂治罪，問個水落石出，你好升官換紗帽，像你這樣不顧百姓死活，只圖利祿，要是叫你在這裏待長了，這一方百姓，都要身遭大難，姓苗的吃江湖飯，作俠義事，斬的是貪官污吏，敬的是孝子賢孫，好在不是我來找你，是你自己情願找死，足見你是心壞過甚，惡貫滿盈，才鬼使神差，叫你親自把我找到，我今天要憑心頭恨，頸上血，三尺之內，血流一片，好給那些冤魂怨鬼，報仇雪恨，也好叫那些作官兒的知道老百姓不是人盡可欺，苗裕心裏這一想，就忘了答應縣官問話，縣官見久問不應，叭的一聲，手裏拍着桌子，大聲叫道：「胆大苗裕，你是聾了？還是啞了？爲什麼一聲兒不言語，足見你是胆大刁民，想是你皮肉發癢，欺服本縣堂上板子不利，來呀！先

給我把他扯下去，抽他四十皮鞭子。」兩傍衙役齊叫，答應一聲，過去就要把苗裕扯了下來，就在他們手才挨着苗裕肩膀，要扯還沒來得及扯，苗裕把雙肩一搖，腰子上掛的鐵鎗，先是嚇後是吼，兩聲響，已然飛舞半空，跟着腳腕子一使勁，胸脯子往前一挺，擰腰一蹤，蹭的一聲，人也飛起，一伸雙手便去抓縣官，縣官一害怕，喊呀一聲：『我的媽呀！』縮脖子一出溜，人便矮了下去，苗裕手到得慢一點，只把那一頂帽子抓在手裏，縣官往地下一扒，口裡不住亂喊：『你，你們快，快快，拿他，有，有賞。』這時候苗裕抓不着縣官，順脚一踢，轟的一聲，桌子翻過，正要二次去抓縣官，恰好旁邊，一個捧鉤的，一個捧鑷的齊喊一聲：『姓苗的你竟敢抗拒殿官，行同叛逆，難道你真是吃了熊心豹膽，奶奶快打官司，是你的便宜……』一句話沒說完，苗裕呸的一口啐道：『放屁放狗屁，放你娘的狗臭屁，我把你們這一羣，狗仗人勢，狐假虎威，說人話，披人皮，吃人飯，拉人屎，不做人事的活畜類，今天遇見你家苗爺爺，也是冤魂不散，該當壽終了，別走，留下人頭再去！』使鉤的一聽，氣得哇呀呀的一聲怪叫道：『苗裕我今天拿着你，要不把你碎尸萬段，就算我不是幹這個的。』苗裕哈哈一笑道：『小子留神外頭風大，閃了你的舌頭，真要是練過，你倒是可以施展施展，我倒要看看你們這裏是驃子大還是馬大！』使鉤的臉都氣白了，向使鉦的努嘴道：『您別瞧熱鬧倒是也伸手喲！』使鉦的微然一笑道：『好朋友一個打一個，沒有

說以多爲勝的，你給我看着點，待我來，」說到來字，人已躍起，左手鉗一幌，右手鉗實拍，拍便往苗裕左肩頭來打，苗裕一看鉗到，側身一仰臉，鉗就劈空，不等使鉗的第二次動手，跨左腳，抬右腳，橫着往使鉗的腿肚子一踢，只聽的一聲，使鉗的一幌，兩幌，囁嚅一聲，擰倒在地，苗裕抖丹田哈哈一陣大笑道：「鷄毛蒜皮，也不怕丟人現眼，還有那個過來？」使鉗的一聲不話，左手平着鉗一磨苗裕的頭頂，苗裕一蹲身兒，鉗從頂上削過，不等苗裕往起站，右手鉗，連肩帶背剝了下來，苗裕一見鉗到，喊聲：「好！」一點腳一長膀子，嗖的一聲，竟自跳出一丈開外，身子還未站定，刷，刷，兩道白光，一前，一後，一左，一右，直奔苗裕，跟着就聽哎呀一聲，磚咚一聲，紅光四散，血流滿地。正是：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頭亡，要知苗裕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，便知端的。

第七回 懸人頭鬻衛士
驚賊膽壯士矢孤忠

阮大成自從到了一趟大鱗山，無意中看見苗裕，會那末大氣，居然什麼事都不在乎，滿臉帶笑雙手一背授案打官司，心裏當時便已折服，很想藉着這個機會，交上這末一個朋友。萬也沒有想到，才一到大堂之上，縣官兒一瞪眼，要按普通一般審案的法子，問這個案子，就知道事情不好，可是大廳廣衆之間，自己這個地位，又够不上說別的話，乾着急一點法子也沒

有，眼看著苗裕抓打縣官，縣官一躲，兩位領班的弟兄過去動手，先還有點提心吊胆，因爲知道這兩個班頭，手底下確實有真功夫，一個不小心，讓他們得了手，這場官司，可就更不好打了，及至使鐗的被苗裕一脚踹倒，心裏正在一快，猛見使鈎的雙鈎帶着風兒就下去了，左手鈎一磨，右手鈎連肩帶背劈了下去，不由倒吸一口涼氣，再看苗裕身法可是太靈了，雙腳一點，膀子一長，嗖的一聲，人蹤出來總有一丈多遠，要不是在大堂上，阮大成就喊出好兒來了，方在一喜，就見從自己這邊，蹤過一個人來，一手鈎連拐，一手單刀，拐打苗裕左膀尖子，刀扎苗裕小肚子，這一來可又把阮大成吓壞，皆因眼看苗裕臉衝着對面，絲毫沒有理會，刀拐去得又猛，無論如何，也得挨上一下兒，就在這一眨眼的功夫，再看苗裕陡的單腿一擰，哧的一聲，人起來足有五六尺高，雙腿往下不閒着，往後一蹭，在使鐗的右腕子上一擦，使拐的，還真沒留神，哎呀一聲，鑿咚一聲，刀刺在拿拐的腕子上，勁頭還真大，忙把一隻腕子，齊根兒剁下，血流了一地，人也躺下了，苗裕這才往地下一迸，哈哈一笑道：「你們這一羣酒囊飯袋，何苦跟自己性命過不去，還不快快閃開，我要失陪了！」說完大搖大擺竟自幌了出去，就是這一趟，受重傷的一個，受磕碰傷的好幾個，事也過了，縣官兒也傻了，趕緊找師爺一商議，師爺說：「這件事原不該輕舉忘動，在沒有這回事之先，倒是怎麼辦都可以，如今既是已竟鬧出事來，想不幹也不行了，第一先申詳到府，把自己脚步兒站住，第二還得想法

子趕緊把他辦了下來，能够交差，我們照可也就完了。」縣官一想，只好是這樣辦吧，當時又傳衛役，這衛門裏一共是四位班頭，大班頭尹得祿，手使單刀夾拐，已然身受重傷，二班頭阮大成，手使一對荷葉鏟，三班頭黃蓀，手使護手雙鈞，四班頭秦葵，手使銀裝雙鎗，除去這四位之外，剩下的也就不怎麼樣了，縣官把這四位給找了上來，跟這四個人一要主意，尹得祿道：「老爺，我現在腕子斷了一隻，簡直就是廢人了，什麼事我也辦不了，什麼主意我也出不了，這是賣命的行當，我出主意人家賣命，這個事情說不下去，您這裏事是忙的小的也不敢久誤公事，小的今天跟您告假，太爺再選派能人，好給老爺辦案拿人，」說著話站了起來，一幌，一搖，哼哼哎喲竟自去了，縣官兒不但不能攔，反倒替他難受，眼看着他走了出去，才向這三個道：「尹頭兒，本來這次傷，也受得太重了，無論如何，本縣也得給他想法子，總得給他找出下半輩子過活來，不過那是後話，現在苗裕身在大堂，拒捕殿官，情叛同逆，咱們絕不能就這末善罷休，所以我把你們幾位找了上來，商量商量，誰有什麼正經主意沒有？」黃蓀笑了一笑道：「太爺您要打算辦這件事，我們這幾個人裏頭，除去尹得祿之外，就要算是阮大成，您有什麼事，可以跟他商量，他說有什麼主意，太爺分派我們，我們是當時就去，絕不遲緩，」縣官一聽笑道：「就是吧，阮頭兒，你有什麼主意？可以說出來，咱們商量商量，」阮大成站了起來，恭恭敬敬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回太爺的話，您

別聽他們的，小的我是一無所能，請您另找別人商量，商量出主意，讓我幹什麼，我幹什麼，絕不遲悞，您瞧好不好？」縣官一聽，這叫兩下對推，當時把臉往下一沉道：「阮大成，你不要以爲本縣是個傻子，方才你在堂上那種情形，我是早已看清楚，別人動手，你不動手，足見你是和姓苗的素有來往，夥同一氣，來呀把阮大成給我綑了！」阮大成一看，縣官兒翻臉不認人，軟的不成要動硬的，未免有點掛氣，心說你要真說好的，我倒沒有法子，無論如何，也得給你想條道兒，讓你把這一局事辦整了，就衝你說話就瞪眼，姓阮的可不能擾這一手兒，心裏這末一想，爽得連一聲兒也不言語了，縣官一看阮大成低着頭一聲兒不言語，氣更往上撞了，用手向那些差役一指道：「先把阮大成給我拉下去，打他八十大板！」兩旁邊答應一聲，可是誰也不肯動手，縣官兒又待發作，旁邊過來一位師爺笑嘻嘻的把縣官兒往旁邊一推道：「東家你不要亂發脾氣，事緩則圓，等我來問一問阮頭兒，」縣官兒正在下不來台，一聽師爺出來打圓盤，當時便笑了一笑道：「也好，也好，今天阮大成大概是受了什麼病了，我問他話，他是一聲兒也不言語。」師爺又笑了一笑道：「不是，這都是東家你性急了半天了，老爺的脾氣，大概你也都知道，他就是性子過急，辦事太認真，他對於阮頭兒，平常倒是常說，是缺不了的一位好幫手，就像今天這件事，固然他是性情急了一點兒，不過阮頭兒你

想，他是一縣之主，縣裏出了這樣叛逆之徒，他是焉得能够不煩？我們現在先不要存了意見，總是想法子，把事辦完了的好，阮頭兒你有什麼法子？咱們可以商量商量，公事還是小事，地方上出了這種人，將來必定爲害地方，我們能够想法子把他除去，第一樣在地方上可以少受許多糜爛，也是一件功德事，阮頭兒你想：『阮大成一聽，心說看起來爲官應役，實在沒有什麼意思，不如趁早兒退出去是正經，今天無論如何，不必鬧得太僵，有個台阶兒就下也好，想着便向那師爺道：『師爺您說的話，一點也不錯，地方上出了壞人，有地方之責的，自是着急，不過您可知道，這次苗裕到案打官司，他是怎麼來的？』師爺笑道：『不用說，那一定是阮頭兒，到那裏把他擒拿到案的，』阮大成道：『哎喲，我的師老爺，我要是有那個能耐，方才就不能放他走了，乾脆跟您說吧，姓苗確實是條漢子，是我單人獨自把他睡了來的，方才師爺嗔着我什麼當場不動手把他拿住，這也不是給人家吹的話，准要是動上手，不用說我一個姓阮的，就是像我這個樣兒的，有個十個八個，也到不了人家姓苗的眼裏，人家既是要憑着面子來的，老爺要按着事辦他，他自是不肯低頭認罪，況且再說一句，姓苗的是反叛，也不過是一句傳聞，實在還真找不出來一點痕跡，方才要是把他穩住了一點一點兒問他，也許能够問出一點意思來，老爺不該上來就瞪眼辦事，這一來他來一個硬不認帳，抖手一走，回到他們那個地面一說，當地方的人，對於他都有特別好感，自是聽他的，他不

反也反了，他不叛也叛了，不用說我一個人，就是全衙門這些人全去，也得不着一點兒便宜，弄不好還許把命送了，因此我想，人至多不過一死，所以老爺要打就打，要監就監，我是一點法子沒有，既是沒有法子，也就不必多說費話，只好是任憑老爺責問，一句話也就可以不必說了。」師爺一聽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嘔！原來這裏頭還有這許多事，這却要怪阮頭兒，你爲什麼回到衙門，一聲兒不言語？你要把底裏深情，全都說知，何至如此，不過這是已經過去的事，也就可以不必提了，現在姓苗的當堂拒捕毆傷官差，他不反也是反，他不叛也是叛，絕不能撒手不問，你有什麼法子，再把姓苗的拿到當堂，以後的事，全由我們來辦，絕不再讓你辦這件事，你看如何？」阮大成道：「我的能耐，遠不如人家姓苗的一零兒，我不敢說這滿話，我沒有法子拿他到案，大老爺是願意打是願意罰，我全情甘領受，拿苗裕到案的話，我是絕不能應。」師爺道：「你這意思，我也明白，你不是姓苗的對手，不過能人之上，還有能人，你不是姓苗的對手，難道就再找不出一個比姓苗的再高的來？阮頭兒，你的眼皮子最難，一定認識高手，何妨舉荐一位，把事辦了，一樣兒也是你的體面，」阮大成一聽，眼皮一翻道：「朋友嗎？我倒認識一個。」師爺道：「你既認識人，那就好極了，何妨把他請了出來，拜托他去把姓苗的辦了下來，發到當官，你什麼事也沒有了，豈不是好。」阮大成搖頭道：「師爺，您說的話太簡便，這事情可沒有這末簡便，這位朋友，要提起能耐來，

不用說是一個姓苗的，就是有十個八個姓苗的，也算不了一回事，准保是手到拿來，不過有一節，我和這個朋友，雖是認識，却是沒有什麼深交，就憑我一個人的面子，乾脆說就叫辦不到，」師爺道：「你先說說你這位朋友姓什麼叫什麼？住在什麼地方？離這裏遠不遠？你先說出來，咱們聽聽，有什麼人認識他？可以請出人來去見見他。」阮大成道：「提起這個人來，大概師爺也有個耳聞，咱們這裏城西是大鱗山，城東是陳家溝，陳家溝裏住着一位老把式，」米先生才一說到這裏，翟鐵峰道：「這不用說了，一定是咱們這陳老當家的了，」米先生道：「果然一點不錯，正是提的咱們這裏老當家的，」翟鐵峰道：「姓阮的怎麼會跟老當家的認識？」米先生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他要是跟當家的認得什麼話也就沒有了，您聽著我慢慢說，這裏頭事情多了，阮大成一提出老當家的，那位師爺當時就問是什麼人？阮大成可就說出是老當家的，師爺道：「嘖，陳鳳這個人我倒是聽說過，不過這個人有這末大的能耐，我可沒有聽說過，那末他既是本地人，這就好辦了，拿上老爺一個名片，派個人去，把他請來，面子也就不小了，大概他不能不來，」阮大成一笑道：「師爺我問您，姓陳的欠咱衙門裏的糧？」師爺搖頭不欠，阮大成又說：「他在咱們衙門裏當着一份差？」師爺又搖頭，不當差，阮大成道：「那末是老爺跟他換過帖？還是師爺跟他沾點親？」師爺把腦袋搖得撥浪鼓一樣道：「那更沒有了，」阮大成道：「既是人家姓陳的一不欠糧，二不應役，又不

和老爺沾親，也不和師爺帶故，人家平平安安在家裏坐着，爲什麼要給咱們幫忙？您覺乎拿太爺一個名片，是賞了人家姓陳的臉，姓陳的又不想升官發財，他要那一張名片幹什麼？名片不去還好，名片要去，他該來的都不來了。』師爺道：『那末依你應當如何？』阮大成道：『凡是吃把式飯，有了名的角兒，什麼都不在乎，就是好個面子，如果老爺不打算辦姓苗的，那就完了，如果打算非辦姓苗的不可，只有失些身分，親自去鑽陳家溝，到了那裏，謙恭下氣，就把姓苗的如何打算圖謀不軌，老爺如何衛顧百姓，聽說他是英雄，請他衝著一方百姓面上，伸手幫個忙兒，姓陳的心氣一平，面子拘在那裏，他倒許來幫一次忙，只不知老爺以爲這個辦法如何？』師爺一聽又把頭搖了兩搖，才要說是太失身份，縣官却急急走了過來向阮大成道：『只要能够把姓陳的請到，肯其幫助拿辦姓苗的，不用說是陳家溝咫尺之遙，就喚再遠一點兒，本縣也願意去一趟，誰讓這是給本地面兒上辦事呢！』縣官這末一說，當時傳轎傳馬，就到我們陳家溝來了，恰巧那兩天我正沒有在這裏，我要是在這裏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讓我當家的去見他，躲過一時也就完了，偏是我沒有在家裏，傳話的人又說得好聽，是縣太爺特來拜訪老當家的，您想無論如何，他也是一縣之主，我們陳家溝又都是奉公守法，安善良民，焉有把縣太爺扔在外頭，不管不顧的，您想是不是？就這末一來，可就把這位縣太爺給讓進來了，才一見面他也真能下身分，見了老當家的，迎面就是一揖，說了一大套

客氣話，跟着就說當地出了惡勢，如何害害百姓，如何拒捕縣官，現在逃走，特意來請老當家幫忙辦案，老當家也沒問是什麼人？他也沒說是什麼人，當時因他言詞懇切，還很佩服他，就一拍胸脯，自告奮勇，願意幫忙拿人到案，給地方除害。縣官一看老當家一口就答應了，當然是特別喜歡，當時就請老當家即刻進城，老當家的也答應了，帶了兵器，換了衣裳，隨着縣官出來，才一到溝外，只見迎面站着一個人，不由心裏嚇的一動，就知道自己遭了人家算計，上了賊船，弄不好這回就許身敗名裂。翟鐵峰道：「這又是什麼人哪？」米先生道：「還有誰？就是那個阮大成，歪戴着帽子，斜扛着坎肩，在那裏站着呢……」翟鐵峯道：「您先別忙，那個姓阮的，不就是那個衙役嗎？縣官既是要到您這裏，那末他是應該跟來的，這有什麼可詫異的。」米先生道：「您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他要是平常一個衙門裏的狗腿子，也就完了，這個姓阮的，他並不是平常衙役，他跟我們當家的，早就認識，不但認識，而且還有宿仇，這個姓阮的，原不叫什麼阮大成，他就是本村子人，他叫阮禿兒，素性極為無賴，人又特別奸狡，有一次在村子裏調戲人家婦女，被我們當家的看見，本要在他活埋，村子裏人全都講情，饒了他的不死，把他轍了出去，誰知道這個小子，並沒遠走高飛，竟自投到縣衙，當了一名捕快，他的能耐，原是從這溝裏學出去的，雖不能說大好，也有點樣兒，今天來到溝口，他不進去，怕是被這裏當家的看出來，當面給他一個難堪，纔巧就許不

下山了。及至當家的跟縣官一出來，他知道事已露發，當然他心裏一痛快，遂便在面前一幌，當家的雖然上了一點年紀，記性還很好，一眼看出是他，就知道大事不好，這一定是他蠱惑是非，縣官才來到陳家溝，雖說自己沒有做過犯法之事，究竟強龍不壓地頭蛇，現官不如現管，沒到衙門，什麼話都好說，既到衙門，可就不好辦了，心裏雖然是這末想，可是方才已然答應了縣官，也不便出乎反手，最好是跟他們到一趟縣衙，看一看情形再說，當時假做沒有看見，跟着縣官就到了城裏，依然十分款待，黃弗秦葉兩位班頭來在外頭迎接，到了衙門陪着，就是不見阮大成，當家的心裏納悶，却還沒有往心裏去，酒飯之間，縣官兒還是以全境人民生命爲囑，再三拜託當家的把姓苗的辦下來，當家的自是點頭答應，酒飯後黃秦二班頭，也帶好了兵刃暗器，三位就奔了大鱗山，到了山口黃弗用手一指道：「老爺子您瞧。」老當家陳鳳一看，只見溝外掛着一個木牌，上頭寫着幾行字是：「官吏莫進溝，進溝留人頭，若道是詐語，請看山頂頭。」看完了望牌，不由往山頂上一看，只見一根長約兩丈的大杉木杆子，上頭掛着一個身穿官衣的整個兒屍首，山風一擺，來回亂動，老當家陳鳳不由一翹眉道：「怎麼真幹出來了？那我可要對不過。」趕緊一回頭便向黃秦兩個道：「二位，你們知道上頭那個是什麼人嗎？」黃秦兩個，這時臉上顏色都白了，結結巴巴道：「老爺子……咱們回……去回……去……」老當家陳鳳一看，不由點頭暗歎，平常時候，你們見了鄉下百姓

，任意欺凌，今天又吓得成了這個樣兒，真是可惡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二位何必如此，請問二位上頭掛的這位是什麼人？」黃蓀道：「怪極了，怪極了，這上頭掛的這人，要據我看，跟我們夥伴兒阮大成一樣，但是他好好在衙門裏頭，怎麼人會掛在這裏了？實在可怪，要不然咱們還是回去吧。」老當家陳鳳又一笑道：「沒的話，既到了這裏，只有向前，絕無退後之理，二位後退一步，等我來給他們送個信兒。」兩個人一聽，心裏駭怕，可是也不敢走，只好是往後退一步吧。猛見老當家的陳鳳，單手往地下一摸，找了一塊小山石頭兒，在大石頭上磨了兩磨，陡的往上一長胳膊，喊聲：「開！」那塊石頭兒搊的一聲，往上直升，不偏不斜，正砍在那根繩兒上，嚇的一響，跟着曉曉一聲，繩子兩截，那死屍，便同敗葉一般，滴溜溜往下一墜，黃秦兩個，正看得出神，沒想到這末準，也沒想到這末快，等到看清楚了，死屍就下來了，哎呀一聲，要躲沒躲開，正砸在兩人身上，濺得渾身是血，嚙嚙一聲，兩個全倒。正在駭怕心驚，再聽山上鑼聲一片，跟着又有人喊囁：「什麼人大胆探山，還不快退，滾木一下，你們就成肉泥爛醬了！」老當家陳鳳抬頭一看，只見上面站着一排八個莊家打扮的兵，黑坎肩，沿白邊，當中一個勇字，手裏每人一杆紅纓大槍，雖然嘴裏說的是橫話，臉上可全都帶着笑容兒。老當家陳鳳把雙手一拱道：「哥們辛苦！煩勞通知一聲，就說陳家溝陳鳳前來拜望苗當家的。」這八個人一聽，全都一怔。呀了一聲道：「嘿！您就是陳老

當家的，您在這裏等一等，等我們進去給您回一聲兒。」說着留下四個，那四個一轉身飛跑了。功夫不大，就聽裏頭有人喊：「有請陳當家的進山一談。」老當家陳鳳，往裏就走，黃秦也在後頭跟着，才走了沒多遠，裏頭已有人迎了出來，一共是十名莊家兵，一個小頭目，過去給老當家陳鳳請安道：「我們當家的現在山後有點小事，沒得親自來接您，請您到裏頭，再跟您告罪。」老當家陳鳳一聽，這就是人家的面子，便也一笑道：「我來得太荒竦，不敢勞動當家的迎接。」說着往裏頭就走，黃秦在後頭跟着，也往前走，猛的小頭目把眼一睜，向那幾個道：「你們把他攔住，問問他們是幹什麼的？」這幾個唿哨一下子，過去就把黃秦橫了，黃秦本來看見阮大成的屍身，心裏就不得勁，人家一請進山，有心不進去，自己是奉公應役，不進去對不過人家的錢糧，真要是進去，就許跟阮大成一樣，把命饒在裏頭，及至一看老當家陳鳳往裏一走，當時胆子又大了一點兒，老當家陳鳳的能爲武藝，他們是知道的，准知道自己跟着進去絕吃不了虧，這才跟着往裏走，忽然小頭目一瞪眼，這幾個過來一橫，竟把自己去路擋住，兩個心都快迸出來了，那裏還說得上話來，兩隻眼睛，不住往老當家陳鳳那邊看，老當家陳鳳也看出他這份意思來了，便向那小頭目一笑道：「這位大哥，您不用攔他們，他們是跟我來的。」小頭目微微一笑道：「陳當家的，這可不是駁您的面子，確實我們當家的有話，告訴我們，不拘是什麼來的人，都可以往山裏頭讓，就是不准往

山裏帶他們這路穿官衣的，他們要不是跟您一塊兒來的，我們另有辦法，絕不能叫他們整着回去，現在看在您的面子上，無論如何，不傷他們性命，這已是特別便宜了他們，叫他們從什麼地方來的，還從什麼地方回去，也就完了。如果一定要進山的話，對不過，我們就是不要他們的命，裏頭人人都能要他們的命，老當家的，您就打發他們回去得了。」陳鳳一聽，心中有氣，本想就此瞪眼，忽然一想，自己受了縣官之託，到這裏來辦姓苗的，姓苗的還未有見面，爲這兩個人跟他們翻臉，太是不值。況且這兩個人，又沒有什麼多大能耐，帶着他們，反而贅手，不如把他們打發回去，倒是不錯。想到這裏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您這裏有這個規矩，我也不敢強求，那末請叫他們二人先回去吧。」說着回頭又向黃莊秦棻道：「你們二位快點回去吧，見了老爺替我說一聲，這裏事情，都有我在這裏辦，請老爺放心好了。」黃莊秦棻兩個，到了這時候，恨不得早點回去，免得跟阮大成鬧成一樣，聽見老當家陳鳳這末一說，當時不住連連點頭道：「老當家的，還要多加小心，我們回去聽您的好信了。」兩個人說完，點了一點頭，前腳倒後腳，一轉身，一溜烟相似，竟自去了。老當家陳鳳一看，這兩人一走，便冷笑一聲道：「頭兒，您帶個道兒吧。」小頭兒一聽老當家陳鳳口氣不順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老當家的請。」前頭一領道，就進了山口，到了山上，往前一看，只見一片平原，正中間一所大宅院，並顯不出一點山寨的樣兒，老當家陳鳳就是一怔。

正犯心思，猛聽前邊有人喊道：「姓陳的進來了沒有？當家的在裏邊等急了！」陳鳳一聽，簡直不像人話，不由心火往上一撞，高喊一聲：「姓陳的來了！」小頭目一看傳話的不會說話，老當家陳鳳有點不願意，怕是鬧起來，便趕緊一笑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您別聽他的，他是初來乍到，不會說話，這一定是我們當家的，等您功夫太大，怕是纏挑了眼，不肯進來，您別怪罪他。」老當家陳鳳微微一笑道：「什麼我們還敢挑眼，這個面子就不小。要不是賞臉的話，早就把我們綑上了。」小頭目一聽，知道這是閒話，不敢再說費話，便向方才那人道：「你快去回一聲兒，就說陳家溝老當家陳鳳業已請到。」那個人也知道自己方才那句話，說得太差一點了，便趕緊找了個台阶道：「嘔！已經請來了，好極了，您快同進去吧，咱們當家的，嗔着你們不會辦事了。」小頭目答應一聲，便向老當家陳鳳一笑道：「您請吧！」陳鳳一腆胸脯，走進大門，抬頭一看，是七間北上房，廊沿上站着一個人，看那個意思，彷彿就是苗裕，便把手一拱道：「這位是苗當家麼？」在下陳鳳，特來拜望，廊沿站的那人，正是苗裕。原來苗裕自從在大堂之上，傷了尹得祿，跑回大蠻山，對手下人把方才情形一說，又說：「姓苗的從前不錯是做過沒本的買賣，可是早已洗手不幹了，現在他來找尋咱們，打算從咱們身上起發點兒，不怕明說，咱們也得弄點意思，他這叫硬炸醬，咱們可不能擾這個，他打算收拾我，我沒等收拾，把我們傷了一個，這件事絕完不了，咱們現在先說要緊的，頭道山

口多多派人，並且多預備灰瓶子，大木頭，來一個打一個，反正到了時候，咱們至多有個一跑了事，這也算不了什麼，你們先去預備，有什麼話，咱們明天再商量。」這些人全都答應，下去總預備好，該死的阮大成就到了。阮大成他原來和老管家陳鳳有仇，皆因他在陳家溝行爲不法，調戲婦女，被陳鳳給打了一個不亦樂乎，那小子一跑，到了縣衙門，弄了一個小事兒，人又機靈，嘴又能說，事情幹得還是挺紅，大鱉山事情一出來，他就想起陳鳳來了，何不借刀殺人，把仇報了，也叫姓陳的知道我的厲害，這小子打算把陳鳳架出來，叫他跟苗裕一拚，苗裕完了，他也得功，陳鳳完了，他也報仇，想得挺好，還怕苗裕不敵陳鳳，所以在退堂之後，他就一個人跑到大鱉山，打算兩頭一當漢奸，再叫苗裕多加防備，他可不知道人家這裏剛剛預備好，正打算開張，他就給掛匾來了，才一進山口，上頭一聲喊：「打！」又是灰瓶子，又是木頭，往下一砸，就把阮大成給砸在底下了，上頭人下來，一看屍身沒大壞，二次吊起，所爲給這撥人看，苗裕雖是吃綠林飯多年，他是一個粗人，可沒有一點秀氣，雖說讓大家多防守，他可想不出什麼法子，等到外頭報陳家溝陳鳳，帶領兩個官人來到山上，他就上了火了，陳鳳的名兒，他也聽人說過，兩個住得雖近，可是誰也不認識誰，今天一聽陳鳳來了，他准知道一定是爲了縣官之事，心裏一生氣，他可就什麼也不管了，一個字兒就是打，所以他也不出迎，直到陳鳳到了院子裏，他還不言語，陳鳳一問那位姓苗？他更有氣，一聲怪叫

道：「在下就是苗裕，姓陳的，你打算怎麼樣？你既受了狗官之託，列此就是辦我來了，別的廢話少說，就請你亮傢伙進招，你的能耐大，把我弄躺下，我跟你立案打官司，你要幹我不過，讓我弄躺下，姓陳的，我念其你這末大的年紀，上了人家的當，我顧念江湖義氣，我讓你落個整屍身回去，姓陳的咱們現在什麼細話也不必說，我也不會說話，咱們不必逞口舌之能，你有什麼能耐，你就施展吧，外帶着還告訴你，大蟒山是講仁義的地方，一對一個，只要你把我弄倒了，大蟒山就算輸了，有一個不照我的話辦，我把他碎了，我們絕不以多爲勝，你放心了吧，朋友別恆着，進招罷！」正是：一語然諾千古重，須知鐵漢是英雄。究竟兩個人如何進招？且看下回，便會明白。

第八回

大蟒山陳鳳折苗裕
陳家溝寨主送班頭

老當家陳鳳一聽，就知道壞了，憑他說出這套話來，當然是一個字虛假沒有，再看他山上這個情形，也跟自己山上差不多，絕不是有什麼爲非做歹的樣兒，不過現在他已然把阮大成給弄死在這裏，再說什麼，他也不能說是沒有這末一回事，殺官情同造反，阮大成雖是一個差役，究竟他也是個當官差的，事情一鬧真了，說不定就許真鬧成滅門九族，自己既不當官差，何必幹這路損德的事，再者縣官無中生有，能够傷苗裕，就能傷自己，兔死狐悲，物

這件事情，太沒有什麼意思，心裏這末想著，可就打算想法子把苗裕往開脫裏頭給他摘一摘，不過苗裕說出來的話太橫，他純粹拿自己當了縣官的走狗，說出話來，太沒有一點台階，正在想用什麼話往岔開裏說一說，就聽苗裕哈哈一笑道：「姓陳的你太難了！你既是受了縣官的好處，不顧江湖上的意氣，打算走步老運，拿我來個官兒做做，別的不用說，姓苗的最好交朋友，來，來，來，你就伸手拿人，只要把我扔個觔斗，我當時就跟你走，叫你當我這份兒差使，成全成全你，你可別就是吹大氣，大氣吓不倒我，我可不能跟你就這末走，好朋友，你就亮招動手吧！」苗裕的話，是越說越不好聽，老當家陳鳳，氣可就撞上來了，用手一摟鬍子道：「姓苗的，你既是吃江湖飯的人，怎麼一點面兒不懂，我來到你們這裏，無論如何，也是一個客位，你就應當拿出一番禮貌，談談是非曲直，咱們可以說幾句心腹話，那才够個朋友，怎麼你一句情理話都不說，一味就是逼我動手，姓苗的，大概你以為天底下，就是高了你一個人了，這個你可完全錯了，姓陳的也不够說是英雄漢子，不過要跟像你一樣的過招上手，只怕還未必准輸給你，現在咱們無妨就鬧一回玩玩，不過我可要問明白，了你，我要是輸在你的手裏，當然任話不說，外頭還有杉木杆子，你也可以照樣兒把我掛起來，倘若你要輸在我的手裏，你能够跟我到縣衙門去一趟？」苗裕一聽哈哈一笑道：「姓陳的，你把我瞧得太小了，只要你能够踢我一脚，打我一拳，我要不成全你，我不姓苗，我

改姓陳，費話不用說了，姓陳的你就賞招吧！」老當家陳鳳這時候可就真沉不住氣了，一撤身來到院子當中，雙掌一合道：「苗當家的請！」苗裕也把手一拱道：「陳當家的請！」說完這句雙手一分，左手掌奔陳鳳右肩，右手掌一穿，直取陳鳳胸口，陳鳳一見喊聲：「來得好！」一甩右膀尖子，讓過苗裕左手，橫手一劈，截取苗裕右手腕子，苗裕一撤掌，滴溜一轉，雙腳平地一挫，直掃陳鳳雙腿，陳鳳擡腰一蹲，讓過腿去，往前一搶身，雙掌便劈苗裕脊背，苗裕斜著身子一蹤，蹤出去足有一丈多遠近，回過身來，擡腰往前一撲，雙掌便撲陳鳳雙肩，陳鳳往後一抑，苗裕往前一撲，連身子帶掌就砸下去了，陳鳳一看，不由暗道一聲：「真是穩準狠！」側身往外一滾，苗裕就撲空了。單腳一點，擡腰一轉，身子就正過來了，恰好苗裕正到，用手一點苗裕軟脇，苗裕一看這手兒來得太快了，趕緊往旁邊一偏，讓過單掌，用自己手從底下往上一翻，陳鳳趕緊收回手去，苗裕得理不讓人，一看陳鳳撤了回去，跟著雙掌一搓，直拍拍便向陳鳳兩肩砸去。陳鳳一看苗裕貪功心急，捨身拚命，就知道時候到了，大落腰讓過雙掌，雙手從下一抄，連身子往起一躍，左右一分，苗裕就沒閃開，兩掌全掛上了，身子左右兩擺，胸脯子就全露出來了，陳鳳雙掌一收，跟著要前搓，忽然一笑，道：「朋友，咱們是點到而已，你可記明白點兒！」雙掌又撤回來了。苗裕臉一紅，呸的一口啐道：「姓陳的不用說費話，今天太太爺跟你拚了！」說著撤回步兒來，順手一抄，從兵

器架上抄了一杆點鋼槍，隨手一抖，便向陳鳳心窩扎去。老當家陳鳳一看，就知道這件事善罷是不行了，一咬牙一跺腳，就把心狠了，一看槍到，斜步一跨，不等苗裕往回撤槍，墊步一掌，在苗裕臉上一幌，苗裕一槍扎空，就知道不好，要往回撤槍，沒來得及，老當家陳鳳掌就到了，趕緊一側臉，打算讓過這掌，他可不知道老當家陳鳳這掌是個虛的，看他側臉一捨身，地椿兒就空了，甩腿一抽，正在苗裕軟膀上，嗤嗤一聲，當時栽倒。老當家陳鳳趕緊一灣腰，伸手就往起拽，嘴裏還說：「失手！失手！大概其土地不平，咱們再換個地方怎麼樣？」苗裕一挺身，站了起來，哈哈一笑說：「失手！失手！大概是因為咱們再換個地方怎麼樣？」苗裕一挺身，站了起來，哈哈一笑說：「老當家的容讓，實在比我高得多，我是甘心欽佩，願意隨您打這第二次官司。」就在苗裕才一躺下，旁邊那些莊家兵，眼就紅了，全都拔刀挺槍，打算來個一擁而上，苗裕一見，趕緊一擺手道：「你們這是幹什麼？咱們現在已然就不够朋友了，再要是不要臉，可更透出咱們連一點骨頭都沒有了。」這些人一聽，唿騰一聲，往後退去，老當家陳鳳又是不住連連點頭，苗裕又向陳鳳一笑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按說您來到我們這裏，是個客位，無論如何，也應該少加款待，不過我是待罪之人，留戀到有不便，咱們趕緊下山，把官事交待完了，日後再有見面的時候，我必特別款待，以謝今日之罪！」陳鳳道：「苗當家太客氣了，我陳鳳今天初次來到賓山，就是這樣無禮，還求您多多包涵，您跟我到了縣裏，見了縣官，把話說明，大概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不得，將來咱們還要長聚。」

苗裕臉上一紅，一聲冷笑道：『陳當家的，別的話不用說，將來咱們見面的時候，自然是少不了。咱們就走吧。』當下二位一同來到了衙門，這時候縣衙門裏正亂得厲害，黃浦秦袁兩個大頭目一說，阮大成被大蠻山號令高山，縣官兒就傻了，先還不敢確定，現在可敢說知道苗裕是要造反，他能够殺差官號令山頭，底下就要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不定要出什麼事來呢。依着縣官，當務就要往府裏去報告，還是師爺攔住說：『既是陳鳳去了，無論如何，也得等陳鳳回來，陳鳳回來之後，究竟是怎樣，再打正經主意。』縣官一意硬說陳鳳一個老頭子，如何能是苗裕的對手，只怕是凶多吉少，有去無回，正在抬槓拌嘴，外面有人報進來說：『陳鳳到了。』縣官跟着就問，是陳鳳一個人還是有旁人？報事的說：『還有苗裕已經拿到。』縣官心裏這才塌實，趕緊叫人把陳鳳請進來，見面之後，說了幾句勞動的話，陳鳳也說了幾句客氣話，說完之後，站起告辭，縣官道：『那可不行，不用說是老英雄，替我們出了這末大的力，就是受的辛苦，也就不少，無論如何，總得在我這裏盤桓兩天。』陳鳳一笑道：『實在是家裏沒有什麼人，自己在外頭，簡直有點不放心，不如現在先放民人回去，等把家裏安置安置，再來找大老爺，還許求大老爺多賞一碗飯吃哪。』縣官一聽，留着不成，也就不留了，又叫人給陳鳳包了五十兩銀子，陳鳳再三辭謝，也沒敢收，告辭而去。縣官一看陳鳳回去了，便向師爺們一笑道：『想不到這個老傢伙會有這末大的能耐，居然能够把

這末大的英雄給拿到衙門來了？」師爺一笑道：「什麼英雄？大強盜，老爺把他辦了，就要升官了，可喜可賀。」縣官一聽，微然一笑，跟着把臉一整道：「來呀，你們傳話出去，叫步隊子，小隊子，馬隊，全都把衙門圍了！」下邊答應一聲，傳話出去。縣官又把黃連秦茉叫了進來，兩個人進來請安。縣官道：「你們把苗裕看好了，除去給他帶上三大件兒之外，最好是多上幾道繩子，千萬不要再叫他走了！」黃連秦茉答應一聲，下去預備齊了，大聲喊：『『帶！』』嚇哩噓噓，大家架弄著就把苗裕從堂下擡上來了。這時候堂上兩邊，衙役全都站滿了，一喊堂威，真跟打了一個劈雷相似：『『帶呀，帶苗裕！』』大家跟着一喊：『『苗裕帶到。』』就把苗裕推上去了。兩旁邊又喊：『『跪下！跪下！』』苗裕雖然全身刑具，却依然昂立不跪，縣官氣往上撞道：『『膽大苗裕，前者有人告你有造反的意思，我還沒有治你，你竟敢在大堂之上，當着本縣，傷了本縣差役，又把本縣阮大成，大膽殺死，還敢把他尸身懸掛在你們山頭，殺官情同造反，你這不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嗎？如今本縣既已把你拿到，你還敢站而不跪？』』苗裕橫眉，難道你就不知王法的利害嗎？」縣官話還沒有說完，苗裕這一肚子心火，可就通通發泄了，把眼一瞪，呸的一口啐道：『『狗官，你瞎了你的一雙狗眼，想我姓苗的，在大蟒山住了一天半，向例也沒有做過一件壞事，偏是你這狗官，也不知聽了什麼人的言語，硬要給我栽上罪名，你第一次派人去找我，我明知你這狗官，沒懷好意，本待不來，

不過我想是假不能成真，我要不去，倒顯出我是胆虛怕事，所以才特意到你這衙門裏來一趟，原意不過是見了你之後，順情順理，把事情真假可以慢慢說一下，去了你的疑心，你還是當你的官，我還是當我的老百姓。誰知你這狗官，竟是有心要收拾我，一句話不細問，只是往大罪名上拉我，在你的意思，不過是打算拿我當官差，好陞官換紗帽；你可就把天理良心全都昧起。是我一看，你這狗官不可理喻，所以才略示警戒，便走回大蟒山，你心裏却不甘心，又去約了一個什麼姓陳的，前去和我倒蛋。狗官我告訴你，我爲了江湖上義氣，才陪他來一趟，你仍是這種神氣，還是打算一口就把我問成一個死罪，對不過，姓苗的不能捲你這一場，你再約上什麼高人，只管去到大蟒山找我，我早晚總在那裏等，今天可是要失陪了？』苗裕在沒上來，縣官就預備好了，惟恐苗裕又跟上次一樣，抖練子一跑，所以早把那些精明幹役，全都預備好了，如今一看苗裕說話聲兒越來越大，越說越不像人話，就知道不好，才向兩邊一看，點首一示意，一句話還沒說出來，苗裕雙手一抬，手指頭扣手指頭，往外一掙，就聽哎一聲響，手銬子就折了，跟着雙脚一搓，使勁往外一分，提身一踹，嗤啦一聲，脚底下也開了，唏哩噠啦一陣響，地下躺下一片東西，縣官就傻了，狂喊一聲道：『你們到底是動手拿呀，怎麼看着？』他可不知道，這些差役全都吓傻了，誰也明白，當的是官差，逮着苗裕，辦了罪名，也沒有大家什麼好處，過去一伸手，就許把命廢了，不就是一個月，幾錢銀子嗎？

幹不幹沒有多大要緊，賣命不幹，他們這末一想，便全都生了利害之心，一在縣官喊嚷，大家只是一個不過去，却把手裏傢伙，不住亂幌，苗裕一看，哈哈一笑道：「狗官你趁早歇了吧，我姓苗的豈是你們這班人能够拿得着的，對不過，既是沒有敢拚命的，我可要告辭了！」說到這裏，把雙腳一端，一擰腰，身子便騰空而起，兩個手指頭一捏房椽子，雙腿往上一捲，便搭住了瓦攏，雙脚一鉤，脚面一够，腰上一使勁，嗖的一聲，人就翻上去了。站在房簷上，又是一陣狂笑道：「狗官，你聽明白了，在今天這種情形，我很不難把你人頭摘下，不過我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，豈肯無故傷害人的性命？再說你大小也是個官兒，我就給你留個面兒，你從此把我扔下，是你的便宜，你要一定非得和我爲難不可，我在山上等你一百天，你有能耐，只管一人來和我鬥鬥，再把我拿到你這堂上，我就認罪打官司，狗官，你就預備吧。」說完這句，只聽咗咗兩聲，再聽連聲兒都沒有了。縣官叭的一拍椅子道：「黃浦秦某，公堂之上，竟敢放賊逃逸，當差實在不力，限你們三天，把姓苗的拿到當堂，饒了你們，三天之後，拿不到姓苗的，我就把你們當姓苗的交差。」黃浦秦某一聽，縣官兒是真急了，合着來個不講理，瞪眼跟着這班人要定了苗裕，就憑這撥人兒的能耐，不用說拿苗裕到案，就是到大嶸山上去一趟，未必全有這個胆子，趁着縣官還沒進去，趁早兒求求，真要一辦真了，不用說這份兒差事當不成，碰巧還許鬧出點什麼毛病來，至不濟他可以把我家裏，無老

有小，全都關在監裏，那時候可就苦了。想到這裏，兩個人不約而同，全都嚙嚙一聲，跪在地下，嘴裏什麼好聽說什麼：「太爺手下超生，您可別這末辦。要說拿苗裕，不用說我們這幾個人，三天限，就是把我們全都殺了，我們也拿他不來，這件事您可得體情才好。」兩個人央告了半天，堂上一個人聲兒沒有，黃秦兩個，就有點懷疑了，跟着抬頭一看，那個冤枉可大了，不用說是縣官，沒有影兒，就是那些同伴，也不知道都在什麼時候，走了個乾淨。黃蓀不由嘆了一聲，奏道：「得了二哥，我也明白了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咱們哥兒四個，運氣算是完了，頭一個大哥，被人傷了一隻手，成了殘廢，第二個是老四，死了不算，還讓人家在山上吊了一天一夜，這該到咱們哥兒兩個了，你瞧見了沒有？官兒對於咱們這個樣兒，咱們任話沒的可說，一則人家爲的是自己的官兒，二則咱們是他屬下，沒有的法子，當然就得聽他的，再者還有一節，咱們要真是不去辦，把他鬧翻了，可恐怕還出旁的毛病，可別瞧他毀姓苗的不容易，收拾咱們哥兒們可不費事，抄了咱們的家，倒沒有什麼，要真是連老的帶小的全叫他收拾了，那才不值呢，咱們趁早兒想法子，只要能搪過這一陣去，底下事就好辦了，別的不說，咱們不能叫咱們那撥子平常自稱好朋友的主兒瞧不起咱們，二哥，咱們哥兒們痛痛快快幹下子，能够把姓苗的拿到交差，那是咱們祖上的陰功，父母的德行，咱們算是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，不該死，不該丟臉。即使咱們拿不着姓苗的，咱們也

豁出死去，跟姓苗的拚一下子，死在大鱗山，可比死在監獄裏強的多，二哥，怎麼樣？聽我一句。』黃霑微微歎了一口氣道：『老三你這話，全說在哥哥我的心坎兒上了，咱們現在是胳膊折了往袖兒裏頭吞，除去你，就是我，咱們爭一口氣，跟姓苗的去拚一下子，倒是不錯，不過有一節，咱們要幹就得像個幹的，枉自送命，可也不必，要以咱們這點能耐說，咱們絕對到不了人家姓苗的跟前，去也是白去，現在我到有個法子，就是以阮老二一死爲題，咱們找前回那位陳當家的去，只要他肯點頭，准能把姓苗的拿獲到案，不怕咱們見了姓陳的，磕響頭叫好聽的。那都沒言什麼，只要他老人家肯其一點頭，咱們當時就能翻身，老三，事不宜遲，咱們这就走。』秦篆點頭，兩個人就奔了陳家溝，走在道兒上，黃霑就向秦篆道：『二哥，我可聽老四說過，陳家溝對於咱們官面兒，雖不能像大鱗山一樣那末狠毒，可是跟咱們沒緣，一個弄不好，不但請不出來，還許受點委屈，這一節，您可得留神才好。』黃霑道：『這個不用你說，我全知道，你就瞧著哥哥我的吧，別的不成，要說要曉皮子的話，死漢子不敢准讓讓他翻屍，反正也得有兩下子，兄弟，你就攀好兒吧。』兩個人一邊說著，一邊走著，功夫不大，就看見陳家溝的溝口了，秦篆一拉黃霑道：『二哥，前邊可就是了，憑可預備著。』黃霑道：『知道了。』一句話沒說完，噠噠噠一陣鑼聲響亮，兩旁山溝，猛然擺出有幾十號人來，手裏全都是明晃晃的傢伙，爭光耀眼，一聲喝喊道：『什麼人？私自探

山，快快站住，溝裏是有親有友，快快提一位，不然的時候，我們可就要對不起了！」說着刷的一聲響，背後全都摘下硬弓，搭上長箭，前把弓，後把箭，做勢就要放下了。秦慕一看，趕緊搭話道：「哥兒們別放箭，我們弟兄是奉了縣太爺堂諭，到這裏來找陳老當家的，煩勞二位給進去通稟一聲，就說本縣班頭黃秦慕求見。」溝上人一看，把箭全都撤回去了，向黃秦二人道：「哩，原來是二位頭兒，我們可是多有不知，豈可別怪罪，您二位稍微等一等，我們進去給您回稟一聲兒。」說完，當下就有兩個人跑了進去，功夫不大，冇人喊：「有請。」黃秦兩個便跟著引道的人，走了進去，到了裏頭，見著老當家陳鳳，才要想一套詞兒，誰騙老當家陳鳳，老當家陳鳳微微一笑道：「二位頭兒來得太巧了，您二位要是不來，我就要到縣裏去了，您二位的來意，我已然知道，一定是姓苗的又走了，又來找我去把他拿回來，是這個意思不是？」黃秦兩個一聽，老當家陳鳳，開門見山，就把自己的私意，全都說出來了，也就不敢再說瞎話了，便滿臉陪笑道：「您說的一點也不錯，我們弟兄也不敢在您面前說出假話，這件事就求您多多為力，幫我們弟兄這一步吧。」老當家陳鳳一聽，哈哈一笑道：「二位頭兒，您這話說遠了，在頭一次我到縣衙，還是為的老爺所約，現在已然成了我自己的事了，打算不管，都不行了，二位頭兒就放心吧。」兩個一聽，臉上稍為一怔，老當家陳鳳道：「這個事情，您二位還許有點不明白，你聽我慢慢跟您說，姓苗的從前是吃

綠林飯的，我是早有耳聞，不過我們可沒有鬧破過臉，我也沒看出他有不法的行為，直到前天縣太爺來找我，我還是半信半疑，未敢深信；本想大蟒山會一會姓苗的，探探他到底是一個什麼人物，及至我才到大蟒山，就看見縣衙那位阮頭兒，屍首掛在山頭，我就知道姓苗的果然行爲不法，不過我還留著餘地，以爲也許是他在底下人幹的，他不知道，准要問出來，他有個下文，我還是不跟他扒破臉，誰知道才一見面，他就完全拉在身上，並且一再逼我和他動手，我實在忍無可忍，才把他拿到堂上，我可准知道他心裏不服，必定得越獄逃走，我想我們都是練把式的，天下武術是一家，他只要能够畏罪一走，躲開這個地方，也就完了，所以我不等堂上問話，我就回來了，誰知我回來還沒有坐穩，他也出來了，他對縣裏事情到沒往心裏去，反是跟我結上仇了，就在你們二位未來之先，他派人給我送了一封信來，信上言詞，怎麼無禮，先不必說，最要緊的是他嗔我不該多事，告訴我不必亂逞瘋狂，幫着官家當走狗，他現在把官家事撇開，要單人和我獨鬥，日子他也定好了，就是這本月初十，今天已是初三了，二位頭兒您看，他這不是已然和我門上氣了嗎？我姓陳的，向例還沒有怕過誰，要是不敢答應他，就算我栽給他了，所以我一口就答應他了。他們來人走後，我一想他現在已是官家要犯，我們不便私鬥，想到衙門裏再去一趟，請示請示到底是怎样個辦法，不怎樣？二位就在這個時候來了，這個太好了，二位您看這個事情應該怎麼辦？」黃秦兩個一聽，

這個可太好了。當下黃荅一笑道：「老當家的您不拿我們當外人，我們也就不說外話了，他既是要跟您拚鬥，他就沒把官面放在眼裏，官面兒事情，本來也沒有什麼可以放在他的眼裏，如今要是毫不伸手，我們就全都沒有咒念，這件事情，我們也不必回稟老爺，私自就敢做主，乾脆您願意怎麼辦，就怎麼辦，如果有用我們的地方，我們什麼事都可以給您跑跑，老當家的，我們就籌算的了。」米先生說到這裏，霍鐵峰哎呀一聲道：「然說的是初十，今天不就是初十嗎？」米先生道：「可不就是今天嗎？」霍鐵峯道：「怎麼連一點都沒有預備呀？」米先生道：「這裏有什麼預備呀，無論什麼時候，也不聽說是陳家溝約朋友幫忙打羣架呀！」霍鐵峯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人家那頭要是另約了人呢？」米先生道：「這話也不是說，就算他約個三十五十酒囊飯袋，到十個不能打倒他四對半……」一句話還沒說完，外頭有人飛跑而入道：「老當家的怎預備，他們可到了！」老當家陳鳳一聽，急問一聲道：「什麼人，一共來了多少人？」莊人道：「來了一共二百來號人。」老當家陳鳳道：「你沒有看見他們頭目是什麼人嗎？」莊人道：「就是先來的那二位，一位姓黃，一位姓秦。」老當家呀了一聲道：「你怎麼說話這麼亂七八糟的？鬧了半天，合着來的是縣衙門裏的不是大鱗山的。」莊人道：「我從根兒上也沒說是大鱗山來的呀！」老當家陳鳳把眼一瞪道：「不用費話，快快去請進溝裏吧。」莊人道：「現在已然進來了。」一言未盡，外頭人聲嘈雜，黃荅

秦家帶着兵丁們就進來了。黃秦兩個上前請安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我們又來攬你來了！」老當家陳鳳道：「二位頭兒，多有辛苦，您二位來的意思，一定是來幫忙來了。」黃秦二人一笑，道：「那是老當家的那末說，我們可不敢那末說，我們不過是到這裏一則助威，二則我們可以幫您細細綁綁的。」老當家陳鳳哈哈一笑道：「二位頭兒您這番意思，我心領了，不過我可有幾句不知輕重的話，說出來二位頭兒可別惱，前一次我到大蟠山，那是替縣衙門辦差，不用說是二位頭兒，就是誰去，我也得聽着，今天我跟姓陳的定約會，是我們私下的事，他把我贏了，我讓他，我把他贏了，他得讓我，不拘誰輸誰贏，是我們私下的事，在江湖上都可以說得講得，如果你們二位帶著一幫忙，在旁人知道的，說是姓苗的，曾經殺官，情同造反，你們二位，辦的是公事，當然什麼話也沒得說，倘若有那不明白裏頭真情的，一定說是我們姓苗的不過，所以才約請官面見，以公濟私，江湖上說出去不好聽。還有一節，我跟姓苗的動手比較，不拘誰輸誰贏，有能耐贏，沒能耐輸，將來還可以練藝報仇，絕不至於鬧出什麼罪名，你們二位帶了這末些弟兄，可全是吃糧當差的，都有花名冊子，倘若不幸之中，傷了一位，磕了一位，那我們官司可就打不清了，這可不是賞臉不要臉，求您二位把這位朋友全暫時請回，等我們這裏事情完了之後，我再約請衆位來這裏湊湊，今天我可不敢留衆位在這裏。」黃昇一聽，就知道人家陳鳳不多擾這末一手兒，明知再說也沒益處，便笑了一

笑道：「老當家的說的是。我們原是奉了老爺臺諭，到這裏來助威，既然老當家不願意，我們就回去了，我們也不必在您山上打擾，我們就要回去了。您這裏辦到什麼樣兒，您可以賞給我們一個信兒，等把姓苗的辦下來，我們好去交差，沒別的，老爺子您就多成全成全我們吧。」陳鳳微微一笑道：「二位說重了，我只要能够把姓苗的勸過來，我必把他同到堂上，二位頭兒，對不過，改日再見吧！」黃秦兩個又說了些客套話，便又領了那撥弟兄們竟自去了，陳鳳才向翟鐵峯道：「老弟呀，你們可不知道，這撥兒老爺就是長了翅膀兒的老虎，誰都碰不得，可也惹不得，只有是敬鬼神而遠之，只求他們老爺不找晦氣，也就十分知足了。」

翟鐵峯道：「方才姓苗的那封信上，彷彿他可是約了人了，咱們這兒大小也應當有個預備才對不是。」陳鳳微微一笑道：「老弟，我也不是說句大話，姓陳的自從闖蕩江湖，就沒有搭過一個夥計，老了老了，如何再栽那種劬斗，姓苗的他愛約誰約誰，姓陳的絕不再約第二個人幫忙，再說一句您幾位不愛聽的話，你們幾位，既是趕上了，我也不能把衆位趕走，可是我有件事要求衆位，就是我們這裏事情無論到了什麼時候，衆位可也不用幫忙動手，那樣一來，不是幫我反是讓我難看了，衆位聽明白了沒有？」翟鐵峰胡成一聽，全都暗暗點頭，因為知道陳鳳的心思，不願意把半輩子英名，毀在一件不值的事上，人家那話，也並不是什麼大話，便全都點頭答應。誰知內中有一個人不大服氣，怪聲怪味嘆喚一笑。正是：放聲一

笑含輕視，莽撞男兒總氣粗。要知笑聲何人？且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

第九回 急報冤仇苗裕再興兵

苗裕三制敵

大家一聽，這個笑聲兒，不由全都一怔，抬頭一看，樂的這個主兒，正是石猛。老當家陳鳳不由勃然變色道：「怎麼樣？八成兒你有些個不相信吧？傻小子，回頭我讓你瞧個熱鬧兒，你就信了。」翟鐵峰一看，陳鳳有點掛僵的意思，也就不便再往下說了，少微沉了一沉，米先生笑了一笑道：「衆位是不知道我們這位陳當家的素性，所以覺得他有些自大的意思，其實他已早有預備，衆位不必過慮，一會兒功夫，就可以看出來了。」胡成道：「這個倒不必說，我是早已知道，諒他一個姓苗的，無名晚輩，他還能够有多大了不得，今天准是吃定了苦子了。」陳鳳果然一聽心裏高興，便哈哈一笑道：「這個您也未免太捧我了，我也不過那末說說，等到了時候，我要有個失閃，還得求衆位多多幫忙，省得老了老了，丟人丟在一個小人手裏。」說着又向胡成道：「你們幾位，到這裏的來意，我還不大明白，現在咱們還沒有事，何妨談一談。」胡成一聽時候到了，便也笑了一笑道：「我們到這裏來，確是一件事，要來求您幫忙，並且是非您不可，這件事只要你一點頭，簡直不算一回事。」陳鳳笑了一笑道：「得了得了，您就不用捧我了，有什麼話您就說吧。」胡成道：「這件事並不是

捲進。遂把葛天翔如何追趕王太君，如何到了慶平府，如何到了楊家寨，以及那裏如何失手，王太君不見，聽說到了陳家溝，全都從頭說了一遍。臨完又請陳鳳如何幫忙，陳鳳聽完一怔道：「這個事就怪了，要照你們所說的話，王老太太早就該到了，怎麼我們這裏始終沒見到，這倒是怪事，難道是半道兒上又出了什麼岔子嗎？這件事說起來不算什麼，不過周鵠子也太不對了，為什麼好好一個人，又加到一個什麼會裏？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事嗎？要說我本可以不管，不過你們諸位跟周鵠子他們，都沒有什麼深交，尚肯這末熱心幫忙，我跟周鵠子王太太，又是親，又是友，焉能袖手旁觀不管，等我這裏事情完了，我們再想一個好點法子，大家走上一起，成不成不嚴談，反正我是義不容辭，不過可有一件，我這個忙一定幫，就是衆位除去我和米先生之外，見了我們溝裏什麼人，可也不用提這回事，倘若說出旁的情形來，我不但不能幫忙，甚至寸步難挪，這件事可務必記住才好。」大家一聽，他已然答應出溝幫忙了，別的不說，有他一個人，足可以把這件事辦了，底下的話，大家也就不問了。當時先說過了，這才擺酒吃飯，吃飯以後，大家又坐着談天，大家看着陳鳳毫無準備，大家不免都有點詫異：據他口氣所說，苗裕並不是什麼好惹的人，事情也不是什麼好辦的事，固然他有一身能耐，這樣事他不至於太往心裏去，可是說他一點準備沒有，也未免太把事情不當事，不過知道他的脾氣，大家也就不提了，談了一會兒，天就大黑了，陳鳳向米先生道：『

他們說的什麼時候？」米先生道：「也差不多了。」陳鳳道：「既是這樣，那就辛苦辛苦出去轉一轉，只要把後溝那邊保護住，別讓他們鬧出什麼事來，皆因那邊住的全是咱們溝裏安靜人家，要是叫他們受了委屈，那就太對不過人了。」米先生道：「你交給我吧，後面大概不至有事。」說着向大家一點頭，拿起一根白蠟杆子，竟自去了。陳鳳這才站起身來，向大家一笑道：「我可已然有幾年沒賣過這種方氣了，別聽我說得好聽，回頭可不定準什麼樣兒，諸位可別見死不救啊。」大家一口同聲道：「您太謙了，我們既是到了這裏，只要有用着我們的地方，我們是萬死不辭。」陳鳳才說了一句：「好！」外頭已有人飛跑而入道：「回老當家，大蛇山苗裕已帶領有四五十人，進了溝口。」陳鳳把手一擺道：「請！」報事的答應一聲是，飛跑而去。陳鳳向大家一笑道：「既是人家賞臉到了，咱們也該出去迎接，諸位誰願意躊躇躊躇，跟我走一趟。」大家一口同聲道：「我們都願意去。」於是大家跟了陳鳳，才走出場院，一看前面一片亮光如同白晝，已然有了喊殺聲音，陳鳳哎呀一聲道：「不好！快走！」提身一下腰，就跑下去了。石猛，胡成，翟錢峰，葛天翔，鄭家燕，狄守寧，也跟着往前跑，眨眼之間，就到了溝口，人聲一片，再看陳鳳就到了溝頭了，這時雖是深黑，却因燈籠火把不少，依然看得清楚，只聽前面一片喊殺聲音，順着聲音，可就看見了前面來人不少，往少裏說，也有四五十個，全都是大刀闊斧，明槍亮戟，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，

臉胸拔背，全都像個漢子模樣，爲頭的一個，身高不到五尺，腰寬背厚，膀粗臂圓，一張黑紫臉，紫中透黑，黑中透亮，濃眉闊目，手裏使的是一杆大槍，果然够個樣兒，餘者全是一頭寬一背的朋友，雖然有喊殺聲音，可是並沒有動手，只是看出山裏頭人，已然把山外的人全都捆住了，陳鳳手無寸鐵，已然一躍而前，向那當頭大漢道：「喝！還倒真是有統不爽，實在够個朋友，可佩得很。只怪我陳鳳事先還沒得信，却是迎接來遲！」苗裕把槍一橫道：

「陳當家的，您不用說客氣話，我來得太已荒竦，沒有事先通報，實在有個不對，不過我們今天見面，並不是講的什麼禮節，要一槍一刀比勝負論輸贏，咱們這些繁文末節，也就可以不必說了，咱們武不善作，您說咱們是什麼地方寬綽，請您告訴我們，我們好到那裏領教，要是把我們全都贏了，什麼話也不說，我跟你投案打官司，叫您去肇功受賞，倘若您要有一個失手，落在我們手裏，對不過我這場官司，只有偏勞，求您給我打一趟吧，並且明人不作暗事，我可是把實話全都跟您說了，我們這次一共約了有百十多位朋友，一半兒是到了這裏，一半兒已然到了縣衙門，不敢說是殺官造反，那種狗官，留着也是給老百姓添害，不如把他去了，倒是好事，老當家的，你雖沒心幫官，無奈何這裏人位不够分配，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，你要真有本事，趕緊動手，別的話不說，你把我們先全都打倒，趕緊再奔縣衙門去當官差，也還不晚，老當家的，你就動手吧，我今天特意前來領教！」陳鳳一聽，可了不得了。

，他不拘來多少人，準要全到這溝裏來，不是說句大話，絕不怕他，他們現在這一分兵兩路，到了城裏頭，殺官放火，大燒大搶，臨完把自己名兒一留，這個可了不得了，不用說現在分不開人，即使分得開人，也來不及了，這可不怪我意很心毒，全是你們招出來的，今天我是大開殺戒，有一個殺一個，有兩個殺一對，我把你們全都殺了拿了，就是一個老素證據，要是放你們跑了，這場官司我可有點打不起，想到這裏，心就橫了，嘿嘿一陣冷笑道：「姓苗的，你幹得太漂亮了，人家都說你是山賊習性，今天一見，果不其然，姓陳的原沒有打算把你們斬盡殺絕，今天你自己吐出活供，這可就怨不得我了，姓苗的，你就拿命來吧！」說話時候，聲音發顫，渾身直哆嗦，這氣就大了，苗裕一看，就知道成了，便又獰笑一聲道：「姓陳的，這不是拿大話贏人的地方，得拿能耐本事贏人，你有能耐，只管動手，怕你的也不敢來了！」一句話沒說完，旁邊有人搭話道：「苗大哥你給我看點兒，看我過去把姓陳的拿住，就省了你們大家的事了。」跟着人影一幌，從人羣裏走出一個來，身高八尺壯，黑臉圓眼，一部連鬚絡腮鬍子，渾身穿青掛皂，手裏拿着一根鎗鐵杵，胸前一墊步，就到了跟前，用手一指陳鳳道：「姓陳的，你不認識我吧？我可認識你，我姓于名紀，別號人稱混世魔王，別走，接杵！」唿的一聲，杵就照着陳鳳胸口砸去了，陳鳳一閃身，一杵砸空，陳鳳正要還手，就聽有人在後邊喊道：「老當家的不用生氣，諒他們這一羣無知土棍，還能反

到天邊兒上去，慄閃一閃，看我的！」一拉陳鳳，他就迸出去了。陳鳳一看，正是野羅漢胡成，心裏又是高興，又是駭怕，在起初的意思，以爲他們至多不過到這山上来瞎攬一頓，憑自己的能耐，跟有兩個硬幫手，准知道什麼事也鬧不大，所以皆因他知道這一般人，全都是練把式的，沒有一個是好脾氣，如今見自己家裏鬧了事，這些人絕不能當時就走，必要帮着自己，打這末一場熱鬧架，自己無論受了什麼傷，不怕是傾家敗產，那是自己找出來的，絕無可怨，倘若是叫這撥兒朋友受了一點委屈，那就叫對不起人家，因爲這末一想，所以才故意說出那末兩句不好聽的話，所爲要把這撥人乾走，沒有想到這撥人有事求他而來，如何能走，他一看大家不走，就知道這件事不好辦了，可是也沒有法子把這撥人轟走，只好是聽其自然，及至人來一報，苗裕進溝，陳鳳頭一個就下來了，所爲是見一個打一個，打他們一個頭陣，他們知難而退，也就完了，萬沒想到，這回苗裕是拚着命幹的。不但是約了不少人幫他攔陳家溝，並且弄了一撥人兒進城殺官放火，他一聽就知道完了，別瞧平常武功那末好，敢情一着真急，一動真氣，當時手脚全都不聽使喚，渾身連一點勁兒都沒有了，于紀過來砸了一杵，雖然躲開，可就想不起還手來了，正在一怔，後頭有人出來，回頭一看，正是胡成，心裏高興，這幾個人還真來巧了，要是沒有這幾個人，今天事更不好辦，駭怕的是，賊人來的太多，少微一大意，要是叫他們跑了，以後事可就不好辦了，想着想着渾身越覺不

大得勁，可就再不敢逞能了，往後一撒，胡成就出去了。于紀一看陳鳳退後，換出胡成，他心裏不高興，便狂喊一聲道：「嘿！你這小子，怎麼那末討厭，我門的是姓陳的，你出來幹什麼？」胡成一笑到：「朋友，你這就不對了，我跟你講講，你是來替朋友幫忙的，我也是來幫朋友的，許你幫人家，就許我幫人家，你憑着什麼不讓我出來，再者還有一樣，像你這個樣兒的，打不了兩個照面，你就得認敗服輸，你死在誰的手裏不是一樣，難道你非死在姓陳的手裏，你進不去鬼門關嗎？傻小子，你太想不開了，我告訴你，死在誰的手裏，也是一樣來吧，早動手，早還招，我早點打發你進鬼門關，去晚了回頭掛不上號，你可別後悔。」于紀一聽，哇呀呀一聲怪叫道：「好小子！你氣死我了，別走，接杵！」唿的一聲，杵掛着風就下來了，迎頭一砸，胡成跨步一閃，一杵走空，于紀一撒杵桿，翻頭獻擣，照胡成腦袋上就砸，胡成跨身一閃，杵又走空，于紀單手一拉，就地一揮，胡成提身一躍，杵從腿下過去了，于紀往上一提杵，雙手一掄，便砸胡成腰膀，胡成哈哈一笑道：「姓于的，三招已然讓過，我要對不起了！」隨說隨撤身，身子往後一仰，肚子攢下去足有二尺多，這一手兒叫做「鐵板橋」。杵就從肚子上過去了。不等他再往回撤傢伙，提腰一轉，雙脚就起來了，橫着一踹于紀肚子，于紀往前一搶，再打算往回撤可就不易了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兩隻腳就全踏上去了，嗚哩兩聲，鑊咚一聲，唔哪一聲，于紀筋酥軟摔倒。胡成哈哈一笑到：「姓于的，你不

用駭怕，你家羅漢爺不要你這條狗命，慢慢走，我可不送了。」于紀曉辟半天，拾起傢伙來，一步一步走了回去。胡成用手一拍胸脯道：「大鱗山的瓢把子你聽明白了，我們可是手下留情，不願跟你結怨，你們就快快回去吧，省得傷了江湖的義氣，朋友的面子，你們要是執迷不悟，只怕事到臨完，悔之晚矣！」一句話沒說完，有人一聲怪叫：「呸！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我今天管教管教你！別走接傢伙！」話到，人到，傢伙到，一劍已然當頭砍下。胡成是久走江湖，什麼事兒都經過見過，一看于紀是個渾人，不願意上來就把他傷了，所以一半兒調笑，一半兒讓他受點傷，叫他知道一點厲害，真沒有傷害他們一點的意思于紀被砍了回去，胡成正想借着這個碴兒，叫大鱗山的人知難而退，沒有想到還一個字沒有說出來，話到，人到，傢伙到，一口寶劍已然由頭上砍了下來，也就是胡成功夫深，能耐好，一看傢伙到，知道再要甘心退讓，必要身受大傷，便把他的狠勁兒招上來了，一邊斜身閃，一邊就把隨身帶的鐵蒺藜掏出來了，這種傢伙，是一種鐵打的，三面有稜，稜子頭兒上是一個三角尖兒，尖兒的底下，有一個小窟窿，小窟窿裏頭有一種毒藥，這種毒藥，只要見了血，當時麻木，不到一個時辰，傷口就要潰爛，並且是毒性極大，傳得最快，不到一個對時，毒氣攻心，神仙難救，這種暗器太兇，如果使用一多，於道德陰功有碍，所以輕易不使，今天一看這一撥兒亡命徒，絕不是善言，好心能退，又加上出來這個手兒不怎麼體面，抽冷子一聲兒沒言語，過來掄劍就刺，這未免

差一點兒，把胡成氣兒往上一擡，狠勁也招上來了，可就想起自己這獨門暗器，借着斜身一閃，一抖手就把蒺藜摘到手裏，蒺藜上頭有環兒，環兒上頭有繩子繫着，用手挽住了繩子，把蒺藜扣住，看準來人肩膀子叭的一抖，蒺藜就抖出去了，那人也知道不好，才喊了一聲哎呀，這一蒺藜就打上了，正在膀尖子上，喊的一聲，就打進去了，那人覺得半

往回跑，沒來得及，曉得一聲，味的一聲，人倒像伙出手，胡成一

一笑道：『你們還有真本事的沒有？可以出來，走個三招兩式

我說就可以不必多此一舉，趁早兒回去是正理，免得丟人現

往一擡道：『來人休得張狂，待我來會你一會。』說着一

又有人喊：『苗大哥，您先等一等，我要給我們老三轉轉臉

一身紫衣裳，紫臉膛，七尺身高，扇面兒身形，上身寬腰裏

，雙棒一磕，到了胡成面前，用棒一指道：『來人是誰？怎敢』

道：『你要問我，在下胡成，方才已經說過了，想是您沒有

一家的大英雄？何妨談談，也讓我多知道一位朋友。』那

出來這種傢伙這麼眼熟呢，原來不是外人，我提一個人，

花名固字子遠，別號人稱小玄壘，怎可知道？』胡成一聽

表弟，你怎麼知道？」那人一笑道：「如此一說，我也不號叫紫豹子，誰可曾聽花固提過。」胡成一聽，就是一個名頭高大，他不是這邊的英雄，他享名在奉天關外長白山寫一笔好字，做得好詩，雖吃綠林飯，可不幹殺人放火的事。姜老大，真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只不知他和苗裕是怎麼一回事，反正他是幫苗裕的，這個不能不防備，要照這無論如何，不敢說是有把握準能贏人家，不過真要是輸給他一人，自己一敗，就是石猛翟鐵峰也不能看長，那樣一來陳家裏還不能說，只笑了一笑道：「嘿，原來您就是關外的姜俠，不知姜俠客，不在關外享您的清福，來到這裏幹什麼？」姜宗這末問我，我要也這末問您，您又當說什麼？費話少說，我們的人

我踢開下，我好回去交差，胡羅漢，請您發招嗎！」胡成一聽，就知道絕不是話，並且還知道自己準不是人家對手，不過已然攢在這裏，可也就說不上不算來了，雙手一拱道：「既是姜爺想要賞招，在下正好偷學兩手兒，您賞招吧。」姜宗把雙棒一攏道：「胡大爺，您怎麼沒帶傢伙？」胡成道：「不瞞您說，實在是出來的太忙，忘了帶傢伙了，您先賞

招，我跟您走兩趟，如果不成再取傢伙不晚。」姜宗一聽，口氣不小，他可不掛氣，因為他也知道有這末一個野羅漢胡成，準行不準行，固然不敢說一定，可是也不敢說是自己准贏無輸，一聽胡成說完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請吧！」雙棒一磕，噠哪一聲響，棒分左右，一隻奔胡成肩頭，一隻奔胡成迎面骨，胡成就知道他這棒使得有功夫，不敢怠慢，側身先躲上頭這一隻，跟着又一跨腿，把那一隻也讓過去了，姜宗不等胡成換招，雙棒一併，往起一舉，便往頭上砸來，胡成一看，跨步往旁邊一閃，雙棒一空，棒兜着風橫着就撲了面門，胡成大坐腰，雙棒從頭上過去，不等胡成往起站，雙棒往回一攏，當頭又復砸下，胡成就知道不好，急忙往後一仰，上頭棒穩住了，姜宗上步一墊腳，抬起腿來，橫着一抽，胡成再打算躲，可就躲不開了，嘭的一聲，正正抽上，胡成一幌兩幌，出去好幾步，回頭一抱拳道：「承讓，承讓，謝謝了！」姜宗也收棒一笑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還是您手下留情，改日再謝！」石猛就待不住了，斜身一覲膀子，從腰裏摘下兵器，是一對練子鎗，噠哪一響，鎗便像兩粒寒星一般，射了出去，往回一撤手，又把雙鎗抓住，向姜宗一點頭道：「小子，你把我的朋友打回來了，對不過，我也得照樣兒把你打發回去，小子，你有什麼能耐，你就施展吧。」姜宗一脚踹出胡成，心裏還真高興，因為胡成也是成了名的英雄，居然被自己踹出去了，這頭一陣總算不含糊，心裏才一高興，就聽有人連裏帶外就出來了，一聽說話的這個朱兒

，就知道是個渾人，心說我沒有功夫跟你說費話，最好咱們就是手下見輸贏，比什麼都好，心裏想着，手裏棒就下去了，因爲一時大意，他可就忘了問石猛姓什麼叫什麼，他要知道的他是石猛，無論如何，他也不能過來就動手，即使動手，留上一份兒神，也不至於讓人家給打了回去，就是一時放大氣，沒把石猛看在眼裏，以致當場落敗，還傷了一隻胳膊，雖是抱恨終身，已是於事無補了。手裏棒去得真急，呼的一聲，帶着風就過去了，直取石猛的太陽穴，石猛一看捧到，大坐腰，棒從頭上過去，石猛可不像胡成，不容姜宗第二次緩手，往起一長身，手裏雙錘只一抖，就聽嗤啦一聲，雙錘齊奔胸口，姜宗萬沒想到石猛會有這末快手，聽見嗤啦一響，再打算往回撤傢伙，可就來不及了，喊道：「不好！」打算往回一撤身，無奈石猛傢伙來得太快了，沒容他轉身，雙錘實招拍就砸下去了，姜宗一看不好，砸在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得殘廢，無論如何，事到如今，能躲開一邊說一邊吧，兩個錘全奔的是胸口，他偏著往右邊一閃，這右邊錘正砸在左邊膀環子上，嗤的一聲，晚咬一聲，哎呀一聲，嗤啦一聲，又是噗嗤一聲。嗤的一聲，一錘正砸在膀子，晚咬一聲，姜宗膀子折了一根，哎呀一聲，姜宗一疼出了聲兒，噗嗤一聲，雙錘出手，嗤嗤一聲，姜宗摔倒。石猛勁頭兒也用猛了一點兒，人也跟着往前一搶，嗤的一聲，錘砸完了人，又往地下砸去，正砸在姜宗傢伙上，所以又是嗤的一聲，姜宗一倒，石猛哈哈一笑道：「我當著你們都有什麼特別能耐，原來不過如此，

對不過，我今天要取你的狗命，也好讓你們來人知道陳家溝不是好惹的！」說著往前一上步，一甩手裏雙鎚，喊道：「閉眼吧，朋友！」噠啷啷一聲響，雙鎚一磕，實拍拍便往姜宗腦袋上砸去，猛聽有人喊：「別動手，不許，還不快快退回去，留神我用籐杆子抽你。」石猛一聽，哎呀一聲，真是亡魂皆冒。石猛是個渾人，什麼東西，他要是不怕，也就不怕了，他是怕起來，那簡直就叫沒有解說，刀槍他到不怕，這可就怕聽籐杆子，如今一聽，「我拿籐杆子，」他就傻了，他准知道是他那個管家兒到了，不由就是一哆嗦，雙鎚可就撤回來了，抬頭一看，什麼人也沒有，這個功夫，苗裕可就派人把姜宗搶回去了。苗裕過來道：「大哥，您覺得怎麼樣？」姜宗臉跟白紙一樣，不往纏眉道：「大哥，對不過，小弟學藝不精，給哥哥丟臉，我這隻胳膊，已然折了，絕不能再好，這個慳到可以不必難過，總是小弟命該如此，我求大哥一件事，我在這裏，可是什麼忙也幫不了。並且往這裏一躺，於咱們這撥兒兄弟心氣上可大是不好，我算是求慇，您把我送回大鱗山，能够咱們佔個贏字，那自是再好沒有，倘若不能大獲全勝，您也趕急回到大鱗山，咱們弟兄還有話說。無論如何，我也能够想法子，把這仇全都報了，苗大哥，您把我給送回去吧。」苗裕一聽差點沒哭出來，人家姓姜的，跟自己並不够什麼好朋友，就衝朋友一約，到這山上，真是捨死忘生這末一幫忙，事到如今，受了人家一傢伙，已然傷去一臂，練把式的人，指著就是五官四肢，如今胳膊這一完，

真就算完了，這總是緣於給自己幫忙，才落到這般光景，實在可慘，本想叫他在這裏看一看，等我把仇人拿住，叫他親眼得見，好消這一口心頭氣，如今他既是一定要回去，那只好把他送回去吧。當下向姜宗一點頭道：「大哥您既是不願意多看這種情形，您回去休息休息也好，我叫他們把您送回去。」說着便找八個人，四人抬著一個，連方才那個受蒺藜傷的，一塊兒全都抬回大躉山，這些人一走，石猛炸了：「什麼人冒充三禿子，瞪眼吓人，我跟他沒完，小子兒，你們有能耐過來咱們比比，瞧瞧到底誰行誰不行？」石猛這裏一賣味兒，苗裕這邊又惱了一個，提身一躍，燕兒一樣，就到了場子當中，向石猛用手一指道：「渾小子，你先不用胡吹亂嚷，你要是好小子，我過去你可別走？」石猛一拍胸脯子道：「怕了你的，姓你那個姓。你先說說你叫什麼？我把你弄扒下，回頭見了我們老當家的，也好去回稟他老人家一聲兒。」那人一聽，他還懂得這些亂七八糟呢，不由一笑，便點點頭道：「嘔！你要問我，我姓張，簡名一個濟字，江湖人送外號叫蝴蝶張三，便是在下，小子聽明白沒有？」石猛哈哈一笑道：「你這小子活該倒霉，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叫什麼。」張濟道：「你不是叫石猛嗎！」石猛道：「對呀，你可知道我的外號？」張濟一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你何妨說說。」石猛一笑道：「江湖人送我外號叫花狸貓。」張濟一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石猛一笑道：「怎麼你不知道，聽我告訴你，我這就叫一物降一物，我這花狸貓，單撲的是蝴蝶，

今天正好碰上，您就是蝴蝶，您瞧這不是送上門來的買賣嗎，您還走嗎？接傢伙！」嘴哪哪一陣響，雙鎚砸張濟太陽穴，張濟輕身一避，讓過了雙鎚，雙手一倒，傢伙就出來了，原來是一根繩子相彷，純是鹿筋擰的，有三尺多長，頭上有一個疙瘩，疙瘩上有一個銅圈，從圈裏可以出來一根釘子，那根釘子，專能破一切硬功夫，並能點周身穴道，沒有真功夫的人可是使不了，張濟把傢伙往外一伸，不用說石猛本人，連翟胡幾個，都知道石猛輸了，傢伙就輸到了家了，可是還沒見輸贏，只好是看着吧。就見張濟扯出傢伙來，並沒動手，石猛就沉不住氣了道：『小子！別耗着，我還有正經事呢。』說完雙鎚噹啷一響，上鎚前胸，下鎚小肚子，張濟一見鎚到，大跨步，回頭一看，兩個鎚就全空了，沒等石猛撤鎚，手裏傢伙一甩，『哧』的一聲，便如一條活龍相彷，直撲腿根，石猛就知道不好了，不知敵人招數，兵家大忌，打算往回撤，可就來不及了。正是，強中自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。要知石猛勝負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小小衝鋒守寧邊
切切情急陳鳳失手

兩下裏一動手，胡成就叫翟鐵峯道：「石猛輸了。」翟鐵峯道：「您怎麼看出來？」胡成道：「他輸在傢伙上了，他平常使的是雙筆，今天也不是爲了什麼？又換了鎌了？他這一把鎌輸。」翟鐵峯道：「真的，他什麼時候，又換上了鎌，我真不知道，咱們瞧著吧。」正說着，只見張濟傢伙一鬼，那種傢伙，見硬就拐彎，嘆時一聲，就把腿纏住了，使勁一拽，石猛站不住，噗咚摔倒，張濟哈哈一笑道：「姓石的，你嘴上舒服了半天，還是貓吃蝴蝶，還是蝴蝶吃貓？小子，別走，今天要你的命！」單手一掄，那根傢伙的老婆，便照當頭打下。翟鐵峯一看張濟拿出那根傢伙，就知道石猛不是人家對手，可沒想到會那末快，及至一聽那邊嘆哆一響，急忙看時，只見石猛已然躺在地下，方才說出一聲不好，張濟手裏傢伙，已然往石猛腦袋上砸下去了。站得離着又遠了一點兒，打算再往前去給藏住，已然來不及了，不由長歎一閉眼，准知道石猛是完了，就在這末一眨眼功夫，猛聽身旁有人喝喊聲音：「哎！姓張的，你別得了便宜還要賣乖，小太爺今天要管教管教你！」不由一怔。心說這是誰呀？急忙睜眼看時，正是狄守寧，心裏說這個孩子真是不知道事，自己人已然落在人家手裏，說好話還不定怎麼樣，你現在這麼一來，往上一攻人家的火，沒別的，自己人早死一點

兒，正要攔他，不讓他滿嘴胡說，就見狄守寧把手一抖，嘵叭一縷白光，直奔張濟面門，張濟正拿手裏傢伙往下抽打，萬沒想到會有人出來使出來這末一下子，也聽見響了，傢伙也到了，一看這個玩藝兒直奔咽喉，准知道打上必不能輕，趕緊往旁邊一閃身，咽喉是躲開了，嗚的一聲，正打在左肩頭，別瞧人小，打出來的傢伙不大，敢情真快真厲害，哧的一聲，傢伙就進去了，只覺渾身一酸，知道不好，趕緊一撤傢伙，斜身一躍，跳了出去，向石猛一笑道：『這回便宜了你，咱們回頭再見？』提腰一跳，回到自己那邊，伸手把傢伙往下一起，這才看明白，原來跟一根鏢相仿，可沒有鏢那麼長，頭兒很尖，根兒很粗，仔細一看，在尖兒上繫着許多小眼兒，輕輕一磕，掉出許多白面子藥，就明白自己是受了毒藥暗器了，當時心裏轟的一聲，跟着就覺渾身發酸軟，心裏明白是這種毒藥發作，就是沒有法子解救，心裏一急，氣一衝，不但覺乎發軟，並且覺得渾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癢，簡直說不出來够多麼難受，手裏搔着這塊，那塊兒又癢癢，手搔上邊，下邊癢癢，搔左邊右邊癢癢，簡直說周身上下，五官四肢，沒有一塊地方，不是鑽心奇癢，先是皮膚外頭，後來爽得連裏頭都癢癢起來了，搔是沒有法搔，不搔又忍不住，當時都快哭出來了，苗裕這時也瞧出來了，趕緊過來問道：『兄弟，你覺乎怎麼樣？』張濟嘴裏不住喘道：『我難受，我要癢死！』說着說着嘩的一聲，摔倒地上，便在地上打起滾來。苗裕乾着急沒有法子，用眼一瞪狄守寧，就要逆

出去。在苗裕心想，這個孩子，既是預備了這種暗器，他是必有解藥，過去把他拿住，自然就可以有救，方要往外蹤身，後頭有人嘆喚一笑道：『苗當家的，你要幹什麼？不必着急，這種病我可治。』苗裕回頭一看，只見這個人，身量本就不高，至多到不了四尺，小頭，小臉兒，小鼻子，小眼兒，越發顯出這個人是瘦小枯乾，尤其是臉上瘦得連一點肉兒都沒有了，撮腮帮子，尖下巴頰兒，臉上顏色是黑，黃，綠。嘴裏牙是紫，亮，灰。縮著肩膀，幌着腦袋，跟人說話，彷彿都沒有底氣，這份兒可憐樣兒，實在令人難受。苗裕他可知道底細，雖是這種神氣，可是絕不敢小瞧他，這個人還是別位朋友給轉約出來的，家住雲南省大理縣大竹山苦梅庵，雙姓歐陽，單名一個鏡字，別號人稱小黑猴烟雲大聖，軟硬功夫好，就不敢小看人家。趕緊一笑道：『既是您能够給治，那是再好沒有，急不如快，您趕緊就給辦一辦吧。』歐陽鏡笑道：『苗當家的不用着急，不用說就是這點癢癢，咱們這個藥，不敢說是起死回生，反正有氣兒的，咱們就治得了，您且退後一步，瞧我用一回給您看一看！』歐陽鏡先說了半天，誰也沒有把他的話往心裏去。只見歐陽鏡一伸手從腰裏掏出一個小瓶兒來，拔去塞子，往手心上一磕，倒出一點面子藥來，到了張濟面前，張濟這時已然搔得遍體是血，力竭聲嘶，苗裕一看不由好慘，差點兒沒有掉下淚來。歐陽鏡一推苗裕道：『當家的，您躲開一點兒，這個不要緊，準保是藥到病除。』說着過去把藥面倒在張濟嘴裏，滴下水葫

蘆，拔出瓶塞兒，對準嘴裏一倒，那藥就下去了。只聽張濟肚子裏咕噥一陣緊響，響過之後，彷彿要吐，站還沒站起來，就吐出來了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來有黃，有白，有綠，有黑，有紅，有紫，五顏六色，翻江倒海一般，竟自吐了出來。這股味氣，簡直是要多難聞有多難聞，大家站在那裏，正聞上風，慌不迭便往旁邊一閃，歐陽鏡過去一扶張濟道：「兄弟你還覺得癢癢嗎？」張濟一搖頭道：「癢癢好像是止住了，就是頭暈恶心，也不好受。」歐陽鏡道：「那個不要緊，是這藥力量，只要毒氣全淨了，就什麼事都不用着急了，苗當家的，您先把您這位朋友往旁邊扶一扶，等我來會他們一陣。」苗裕一聽，心裏高興，準知道歐陽鏡手裏有兩下，過去動手，雖不能說是完全打敗，怎麼樣也得弄輸下三個兩個的，當時便一笑應道：「既是歐陽兄願意過去，再好沒有，小弟我給您擺設略陣。」苗裕過去把張濟往邊一攏，歐陽鏡就把傢伙拉出來了，原來他在衣襟底下掖着一把折鐵片兒刀，刀身兒不長，不過一尺四五，看去也不顯亮顯快，他把刀往手裏一拿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在下歐陽鏡，乃被朋友所約，到此幫幫場子，那位有真功夫，可以請過來，我可以當面領教幾手兒，不過話要說在頭裏，要是沒有真能耐，自問不怎麼樣的主兒，乾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，可以在那旁邊歇着，不必過來，因為刀槍無眼，不是鬧着玩的，腦袋掉了，打算再安上去可就辦不到了。」一句話沒有說完，就聽有人一聲喊道：「什麼球入的，胆敢口出狂言，別走，接傢伙！」喊叫一

聲，一縷白光，直奔歐陽鏡。翟鐵峰一看歐陽鏡出來，心裏本就含糊，准知道這個小子鬼計多端，既敢出來，說不定就許身有絕藝，自己一共來了三個人，就剩自己一個人沒出去，不管他有什麼能耐，也得應當自己出去來抱一陣才對，正在尋思，忽然身後有人喊，不由吓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正是小孩兒狄守寧，差點沒喊出聲兒來，心說這孩子胆子可太大了，這種局面，你一個小孩子，何必出去冒那末大的險，一個弄不好，當時就能身首異處，這事兒可太懸了，心裏雖是這末想着，可是說不出話來了。一看小孩兒一揚手，咼叭一聲，一縷白光，直奔歐陽鏡，就見歐陽鏡微然一笑，肩頭一低，那暗器便走空了，歐陽鏡順着後頭一抄，便把那暗器抄在手內，呴的一聲，往地下一扔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娃娃！你這孩子可是太頑皮了，怎麼一聲兒不言語，便用暗器傷人，真乃無禮，小子，我看你是個孩子，不能與你一般見識，趁早兒給我躲開，我要跟你們那邊大號兒的動手較量！」狄守寧一看，沒有打着歐陽鏡，心裏本就不痛快，再聽歐陽鏡嘴裏一說閒話，他可就不高興了，小腮帮子一鼓，小臉兒一紅道：「呸！你個臭要飯的，真不要臉，小爺我今天要管教管教你！」說着話往外一迎，翟鐵峯一把沒揪住，狄守寧就迸出去了，單手從腰裏一抖，嘿的一聲，傢伙就出來了，約有三尺多長，彷彿像十三節鞭，可不是鋼鐵打造，完全是藤條所結，一共總有二十多節，每一個節兒當中，都有一根藤環兒，在儘後頭有一個藤子把兒，小孩兒一抖手裏傢伙，迎過去照歐陽

鏡迎頭一抽，歐陽鏡往旁邊一閃，立手裏刀往上就削，喀的一聲，削個正着，沒想到這種東西是軟中硬，刀子一磕，噠噠一聲，又回去了，歐陽鏡就吓了一跳，準知道這個小孩兒不好惹，正要打算退步，也掏自己的暗器，沒想到小孩兒手太快，喀噠一聲，傢伙纏歐陽鏡雙腿，歐陽鏡往起一縱，讓過傢伙，才要斜身往下落，傢伙又回來了，身子懸空，打算再躲，可就不容易了，一下子正纏上，小孩兒使勁裹住了往懷裏一拽，歐陽鏡那裏還站得住，噗咚一聲竟自摔倒。小孩兒哈哈大笑道：「歐陽俠客，您受屈了，對不過，請您起來，別瞧我是小孩兒，我可不打騙下的。」翟鐵峰一聽小孩兒說話不好聽，才要攔他別說，叫他回來，就見歐陽鏡往起一送，一抬手，哧的一聲，一團紅光，直撲狄守寧面門，狄守寧躲閃不及，正中面門，哎呀一聲，便往後倒去，翟鐵峰可不能再等啦，急忙一躍身，往前搶去，嘴裏還嚷著，『別動手，我來了。』歐陽鏡往後一撤身，又是微微一笑道：『得了，我絕不傷他，只管把他弄回去，我門的是你！』翟鐵峰道：『好，我先把他送回去，有什麼話咱們兩個當面說。』說著一回頭要過去往回攬狄守寧，却見葛天翔鄭家燕兩個已然連拉帶拽的把狄守寧架回來了，不由暗暗點頭，一正臉向歐陽鏡道：『歐陽朋友，我可不是怕了你，我有幾句話咱們先說在頭裏，咱們都是幫朋友的忙，誰有能耐誰露臉，誰沒有能耐誰丟人，像密方才使的那一手兒，可不體面，還要還是使您那種傢伙，乾脆說我願甘拜下風，絕不跟您過手，如果您要是

一手一式比試比試，我可以陪您走個三招五招，不怕我輸給您，總怨我經師不到，學藝不高，就是死了也是無怨，不知道您除去那種傢伙之外，還有什麼真正高的能耐？」歐陽鏡一聽，黃臉上露出一點紅來道：「朋友，您這話說錯了，我既是被朋友所約，當然不能當時扔下就走，至於說練把式，講究把人打倒了算贏，什麼使什麼傢伙，別人誰也管不了誰，您有什麼能耐，您也只管使，我也陪着，您要不願意跟我動手，您也可以請回，那我也不敢勉強，朋友，功夫不多，您還是別就攔著。」翟鐵峰說這套話，他到不是真怕歐陽鏡使那種暗器，他怕歐陽鏡還有什麼別的傢伙，自己一個不防備，就許栽個筋斗，因此才跟他這末說，及至聽他說完，知道他就是仗著這個暗器，並沒有什麼特別能耐，可就放了心了。遂微微一笑道：「姓歐陽的您太傻了，你以為我真是怕了你，告訴你說，不用說就是您這一點雞毛蒜皮算不了一回事，就是再比您高一頭，寬一背，姓翟的怕過誰，您既仗著那類下三濫的玩藝兒逞威風，那太好了，來，來，來，您就施展施展，我要領教領教。」說着左手一幌，右手當胸就是一掌，歐陽鏡一看掌到，斜身一閃，讓過這一掌，提手裏刀往上一削，翟鐵峰手又撤回去了，歐陽鏡不等翟鐵峰還招，手裏刀一順，便往翟鐵峰當胸搠去，翟鐵峰也是一側身，刀子從前滑過，翟鐵峰一墊步，右手一幌歐陽鏡面門，歐陽鏡往後一仰臉，翟鐵峰步兒就設上了，左手就把歐陽鏡拿刀的那隻腕子攏住，猛的往下一磕，喊聲「開！」歐陽鏡手腕子一發麻，

刀就拿不住了，嗚的一聲，小刀兒掉在地下，歐陽鏡方在一怔，翟鐵峰橫腳一踹，正在歐陽鏡軟膀上，踹個正著，歐陽鏡哎呀一聲，墜腳跌退出去有三五步，一幌兩幌，才算站住，歐陽鏡手一拍肚子，長嘆一聲，暗器也沒掏，向苗裕一點頭道：「苗大哥，我本打算幫你到底的，不過人強我弱，自問不是他人敵手，久戰絕不能贏，對不過，我可要先走一步了。」說完也不等苗裕再說什麼，一轉身竟自去了。不但苗裕看着可怪，就是陳鳳這一般人，也全都瞧着可怪，陳鳳沒出來之先，以為苗裕所約，當然雖不開江湖道，準要是一刀一槍，一招一式的過招比輸贏，別的不說，就說苗裕來的這一堆，還真不是陳鳳一個人的敵手，及至才一動手，一看來人不是什麼正路人，心裏就犯上疑了，使的兵刃暗器，全不是通常大路，這玩意真要是功夫一長，自己準敗下風，旁的都不要緊，這一家人可了不得，陳家溝幾百戶人家，要是全都落在賊手，那豈不是大糟特糟，正在沉吟時候，忽然歐陽鏡被翟鐵峰一脚踢倒，以為他一定要用不體面的傢伙，誰知事出意料之外，歐陽鏡並沒有往下再鬥，一躡腳他會走了，心裏納悶，忽然想起，何不趁着這個時候，自己出去，把大蟒山的人打倒十個八個，他們自然胆怯一退，豈不甚好。想到這裏，抖丹田一聲喊道：「翟老弟，你先靠後歇一歇，等我來把他們打發回去。」說着話一擡身就迸出去了，翟鐵峰這時候正在不得主意，準知道苗裕這回約的人，雖是雜亂，可是手底下都不太軟，別瞧自己一脚踹跑了歐陽鏡，瞧那個小子

的樣兒，可也不是什麼好惹的，底下準還出什麼事，自己雖不知道，可是絕計不能就這末善罷干休，當然底下還許有事，自己到這裏來是個客位，無論如何，也別給自己找些麻煩，不如暫退一邊，看看動靜，再說旁的，不過自己就是這末樣兒往下一退，一點台階兒也沒有，未免透着虎頭蛇尾，正在不得主意，一看陳鳳進出來了，正合心意，便趕緊往旁邊一閃道：「怎麼老當家的，也要跟他們玩一玩，可小心點兒，他們這夥子可太不體面。」陳鳳一點頭，翟鐵峰就退回去了，陳鳳往前走了兩步，向苗裕一拱手道：『姓苗的，你今天來到我們陳家溝，你可是個客位，我本應當把你讓了進去客禮款待，不過你今天的來意，既是不善，咱們也就不必再說客氣話了，你有能耐贏得了我，我的陳家溝就數了你了，你要是輸給我，對不過你在衙門裏現有底案，這場熱鬧官司，自有你自己去打，好朋友，你就進招吧，我願意給你接招！』苗裕一聽，心裏未免有點疎懶，自己確是人家手下敗將，昨天沒有得手，今天也照樣兒得不了手，如果自己一個落敗，自己可是頭腦人，那就亂了，如果自己不肯過去，功夫一大，被朋友看出來，也不是意思，正在爲難，後頭有人搭話：『苗當家的，你別爲難，等我過去把這個老小子弄輸下，省得他以老賣老冒大氣兒。』苗裕回頭一看，這個人正是自己約的好朋友，山東濟南府齊東縣齊家莊有名的好朋友，姓齊名仁號志漢別號人稱火煉金剛，功夫特別好，並且是一世童子功，刀槍不入，寒暑不侵，水旱兩路數得着的朋友，便笑

了一笑道：「有勞您一趟吧。」齊仁一擺手裏降魔杵，來到臨近，用手一指陳鳳道：「姓陳的，靠山老虎不吃狼，咱們都是要賂賄的，怎麼您現在歸了官面兒，什麼全都不管不顧，竟自跟街坊家爲着官事動起手來了，那是已過之事，咱們也不必說了，咱現在既是站在這裏叫陣，對不過，我要領教領教，您使什麼傢伙，您可以拿出來，您們走個三趟兩趟，您瞧好不好？」陳鳳一看這個人，身個兒好，細腰窄臂，雙肩抱攏，脯子寬，腰兒厚，一張紫巍巍的臉龐兒，粗眉大眼，長鼻大耳，真够個樣兒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這位朋友，既是點名動手，好！好！好！我姓陳的情願奉陪。」說着話，一回手抄起一根白蠟杆子，微微一笑道：「請吧！」齊仁一抖手裏降魔杵，唿的一聲，杵砸陳鳳心口，陳鳳往旁一閃，杆子架住了杵，趁勢往裏一湊勁，跟着往上一綑，喚的一聲，杵就蕩開了，齊仁不由哎呀一聲，因爲他準知道這種杆子，只要沾上，別瞧勁短氣不短，能够纏開自己的杵，底下他還必有回勁，這種勁頭兒，講究是沾棉粘隨，使杆子的主兒，都知道這幾個字，如今陳鳳使勁一綑自己的杵，他就知道底下必有第二手兒，他心可就橫了，這就叫先下手爲強，後下手的遭殃，橫着一掄手裏杵，真是唿的一聲帶着風就出去了，陳鳳本來打算把他杵給纏回去，沒等自己發招，這小子就拼命了，傢伙一橫，帶着風往臉上就掄下來了，陳鳳是老把式，當然一看就明白，這是急幹，心裏不由好笑，暗說你要不拚命，還能讓你整着回去，就衝你這一着急，我要不叫你帶殘回家

，我就不叫陳鳳。心裏想着，杵就到了，陳鳳往前一躍，平地起來足有七八尺，杵就空了，齊仁一看杵空，趕緊收勢，抬頭往上看，陳鳳就下來了，手裏杵子，往下一襪，照着齊仁當頭點去，齊仁身子一歪，陳鳳往旁邊一提杵子，譸的一聲，這根杵子，正襪在齊仁肩頭。也就仗着齊仁有一身硬功夫，這一杆子只點了一個趔趄，齊仁知道不敵，便把手裏杵，往後一拖道：『承讓承讓。』撒腿跑了回去。陳鳳明想這一杆子把他膀子襪個透明窟窿，萬也沒有想到，他會那末一身硬功夫，不由吓了一跳，見他拖杵認輸，知道他不但能耐好，原來秉性也好，心裏不由好生佩服。齊仁往回一敗，苗裕臉上就有點變顏變色，別的不說，陳家溝勢力太大，自己這方約的人，真像齊仁這個樣的就不多，齊仁都不行，過去沒有幾招，當場敗回，這末一看起來，今天是有輸無贏定了，雖說不一定準能把大蟒山擋到對頭兒灣，究屬不能佔上風露臉，正在心懷忐忑，就聽陳鳳微一笑道：『苗朋友，咱們遠日無冤，近日無怨，前者一點小誤會，咱們就此勾去了吧，願意交個朋友，咱們交個朋友，請到這邊談談，衆位也可以回去，改日咱們再見，如果不願意交我這個朋友，諸位也可以請回貴山，不要多傷和氣，苗當家的，咱們只當一場笑話，笑過就完如何？』陳鳳這幾句話，並不是意存譏諷，確是實情，只因看見大蟒山來人過多，自己事先大意，沒有預備，再者後山氣虛，倘若被他們侵入，只是一個米先生，恐非敵手，一經擾亂，對不起這一方的居民，尤其這回事，即是把苗裕

打敗，自己也不便幫着做官的，得罪江湖道，有這麼幾想，當時心平氣和，便說了那麼一套話，苗裕當時一聽，心裏雖是願意，無奈自己勞師動衆，把朋友都約到這裏，臨完虎頭蛇尾，突然自打退堂鼓，叫朋友們一看，一定是由於怕了陳鳳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以錯就錯，硬幹到底一法了，便也笑了一笑道：「陳當家的，咱們都是好朋友，誰可也不許罵人，您既是幫着官面拿我當仇人看，我也只有領受，別無可說，如今您又想過滋味兒來，打算叫我丟人丟到家，現眼現到底，陳當家的，您可也是吃江湖飯的，請問您這條理說下去嗎？」陳鳳一聽不由往上撞氣，不等他再往下說，便嘿嘿一陣冷笑，道：「姓苗的，我看你不到黃河不死心，不叫你受了重傷你也不肯回去，你既覺得你是英雄，來吧！我願意捧你到底。」說着手裏杆子一拐，眼睛一睜，直奔苗裕，苗裕才待接招還式，後頭有人答話道：「苗當家的，您不要動真氣，我來和他玩一玩。」說話的是個山西人口音，不等苗裕回頭，那個人一幌膀子，就過去了，陳鳳可就看清楚了，只見這個人，身高七尺，扇子面兒身材，上寬下細，長得五官也很端正，手裏提着一條十三節亮銀鞭，笑容滿面，從裏頭幌了出來，一硬腕子把手裏鞭橫住杆子道：「朋友，咱們試試玩玩好不好？」陳鳳一看這個人的派頭，手裏使的傢伙，就知道這個主兒手裏錯不了，便也笑了笑道：「還沒有請教您是怎麼稱呼呢？」那人又一笑道：「在下樊華春，別號人稱開海銀龍神鞭將的便是，今天來到貴地，實在不得已，既是受人之託，就得應

人之事，您隨便賞我幾招，我給您接一接，成與不成，我是一會兒就回去，老前輩您就賞招吧。」陳鳳一聽，更知道這個主兒手裏一定太好了，就衝他氣量能够養得這種地步，沒受過高人傳授，就算辦不到，當然自己就得留一份小心，便把杆子一抖道：「請吧！」一杆子往樊華春咽喉一點，樊華春往左邊一閃，讓過咽喉，陳鳳往下一垂，點他右肩頭，樊華春並不再躲，一硬腕子，嘩啦一聲響，用那鞭一裹杆子，陳鳳就不得不往回撤，才往回一撤杆子，樊華春單手一提，腕子往裏一滑，鞭兜陳鳳雙腿，陳鳳往起一蹤，鞭從腿下繞過，杆子往前一點，直截樊華春小肚子，樊華春手一提，跟着往下一撞，陳鳳急忙又往回一撒，樊華春鞭子翻手一裹，墊步往前一搶，人就到了杆子圈兒裏頭，一抖手，要鞭纏陳鳳中腰，陳鳳本想撒杆子一橫，沒想到杆子慢了一點兒，鞭到得快一點，沒等杆子立起來，鞭就裹上了，只聽嘩啦一響，樊華春手裏一緊，使勁往回一拽，翟鐵峯胡成石猛就全急了，各自拉傢伙，就要往上闖一死相拚。翟鐵峯這時候也正在爲難，皆因狄守寧出去跟歐陽鏡動手，也不知道歐陽鏡手裏使的是什麼傢伙，狄守寧挨了一下子，至到如今，還是昏迷不醒，石猛着急，直抱怨翟鐵峯不該帶他們到這裏來。翟鐵峯知道石猛是個渾人，亦沒工夫去跟他說費話，就是想法子把狄守寧救過來比什麼都好，心裏想得不錯，可就是沒有法子，能够把他救過來。正在着急，一看陳鳳又被樊華春用鞭給綁住了，別的不說，只要這下一拽上，那是准得躺下，偌大的一個英

雄，成名不易，要是敗在這末一個無名小輩手裏，未免太已可惜，心裏乾着急，可是法子沒有，因為離得太遠，沒有功夫求打救應。正在這末個時候，只聽溝上有人大聲嬌叱：「胆大草寇，怎敢上門欺人，別走了！」話沒說完，嬌的一聲，一顆鐵彈兒直奔樊華春面門，樊華春往旁一閃，手裏可就鬆了，鞭往外一撤，陳鳳就勢往外一提身，就蹤出去了，不由當時汗下，越想越怕，自己練了一輩子，想不到差一點兒，沒有栽在這末一個無名小輩手裏，真是可怕的很，越想越怕，老英雄站在那裏就怔住了。翟鐵峯石猛胡成幾個這時候可瞧清楚了，彈子一響樊華春往後一閃，閃過彈子，才要問什麼人暗下毒手，沒等人問就到了，眸的一聲，就跟一個小燕兒相仿，落在了樊華春的面前。原來是一個小姑娘，身量不高，不過三尺四五，歲數不大，不到十六七，長得眉清目秀，十分俊美，上身穿著一件雪青對襟綢子衫兒，下穿葱心綠一條綢子褲子，底下却是兩隻小靴兒，手裏拿着一張長背弓，怒容滿面往那裏一站。樊華春一看是個小孩兒，又是個小姑娘，他可就不往心裏去了，只微微一笑道：「嘔！原來是位小姑娘？小姑娘你快走吧，這裏不可是玩的地方，刀槍沒眼，碰了你可不大好，你快快躲開吧。」小姑娘一聽，眉毛一挑，呸的一口啐道：「廢話！是你們找上山來，又不是我們去找你們去，你既來到這裏，想必是有什麼真寶能耐，才敢到這裏來討厭，我正要拿你們試試手，你怎麼倒說出這種輕俏話來了，你是明白事的，趁早兒從什麼地方來，回到什麼

地方去，是你們的便宜，如果不知進退，可不要說我放你們不過，那是你們自己找死，話是跟你們說了，聽不聽就全在你們了。」樊華春真心不打算欺負小孩兒，說的話確是一點假都沒有，及至一聽小姑娘這一套話，心裏也有點犯懼，準知道這個小姑娘必是手裏有兩下子，絕不是隨便滿嘴胡說，可真不敢小瞧人家，不過自己這末大一個人，要是叫一個小姑娘三言五語，就給吓跑了，底下的話也不好說，江湖上飯也就不用吃了。不如跟他走上兩招，看他一看，真有能耐，什麼話不說，見好兒就走，他要是沒有真能耐，少微給他一點厲害，讓他明白明白也就完了。心裏這末想着，臉上可還樂着道：「小姑娘，不要大言欺人，我要陪你走兩趟。」小姑娘一笑道：「好吧，請！」說著話把手裏弓弦只一攀。叭的一聲，弓弦就開了，那張弓便筆管條直一般拿在手裏便也成了一根杆子，一隻手拿住，輕輕一點，便向樊華春肩上點去，樊華春往後一閃，一抖手裏鞭，嗤啦一聲，向小姑娘腰上一纏，小姑娘並不往後躲，一看鞭到，立手裏弓背往外一繩，把翟鐵峯吓了一跳，準知道小姑娘手裏沒有多大勁兒，這要是一磕上，那張弓背，還不當時就得出手啊？乾着急可沒有法子幫忙，就在這一眨眼之際，就聽小姑娘喊道：「去吧！」弓背一繩，樊華春手裏鞭便往回擰了回去，樊華春吓了一跳，知道不好，打算撤鞭換式，沒來得及，小姑娘手裏弓背，繩開了樊華春的鞭，跟着往前一進步，弓背直着奔了樊華春心窩砸去，樊華春一閃身，小姑娘手腕子一扁，叭的一聲，正

抽在樊華春左臉上，樊華春哎呀一聲，一幌兩幌，栽倒。小姑娘手底下還是真黑，一看樊華春摔倒，更不容緩，一掄手裏弓背，照著樊華春的腦袋上打去，樊華春躺在地下，只有瞪眼等死，正在這末個時候，忽聽有人高宣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！姑娘不可傷生害命！貧僧來了！」話到人到，手裏拂塵一抖，便把小姑娘手攔住，樊華春就地一滾，便跑了回去，順著腦袋直往下流汗，小姑娘一看有人把自己攔住，手裏傢伙一撤，一看來人，是個大陀頭和尚，身高七尺壯，圓頭，大眼，黑紫黑紫的一張臉，手裏拿着一柄拂塵，把自己攔住，不由心裏歎咕，常聽父親說過，江湖上的人，最可怕的就是出家人，因為這路人差不多都有妖術邪法，一個不留神，就許受了他的暗算，不如先問一問，是不是什麼有名的英雄，再想主意動手，想著便也向和尚一笑道：『大師父您一個出家人，何必參與這種事，請問大師父是怎麼稱呼？』和尚微微一笑道：『小姑娘，貧僧也是被朋友所約，前來幫忙的。貧僧是四川成都府草山寺紫面頭陀大善，從前也曾在江湖上混飯吃，和姓苗的原是老朋友，只是被事所擠，才投皈佛門，今天之事，原不該來，不過姓苗的從前待我有好處，我是不得不來，俗語說得好，冤仇宜解不宜結，你們兩下，原無深仇重恨，依出家人主意，兩下說和無事，倒是兩全其美，不知小姑娘可能做主嗎？』小姑娘略一沉吟，才要點頭說是可以。苗裕可沉不住氣了，心說和尚你這個可不對了，我們請你來幫忙，你怎麼跑到這裏當起說和人來了？今天見不出勝負，那可不

能回去，心裏一急，自己就要往外逃，後邊有人一揪自己道：「苗大哥，不用着急，我出去把和尚叫回來，我跟他拚一死戰。」苗裕一看，原來這人是徐州府碭山縣小龍山的寨主奚天義。便點點頭道：「好，您快去吧。」奚天義一順手裏雙戟，提身一躍，就到了面前，向和尚一拱手道：「大師父您請回吧，姓苗的請您出來是爲幫拳，沒有請您出來了事，您既不愛動手，您往後退一退，等我和他們一戰，倘若咱們這邊全都輸給人家，您再出頭了事不晚。」

和尚一聽，一聲長歎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該那的在數，在數的難逃，貧僧沒有回天之力，只有對不起姓苗的，我可要先走一步了！」說着回頭又向苗裕一打悶心道：「苗老弟，你現在氣在頭上，我勸你的話，當然你是不肯聽，不過你要留神，只怕你拗不過人家去，我不能幫你，我也不忍看你輸給人家，告辭了！」說完拂塵一抖竟自去了，苗裕不由一怔。奚天義可不管這些個，雙戟一錯，向小姑娘一點手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就接招吧！」說着左手戟一棍右手戟就奔了小姑娘胸口，小姑娘一看來人話沒說完就動手，未免有氣，手裏弓背一橫，往回一磕上邊那隻戟，奚天義往回一撤，左手戟斜着一扎小姑娘左脇，小姑娘一側身，整步往裏一搶，弓就够上尺寸了，照著奚天義肩頭一抽，奚天義正打算斜身躲，沒想到小姑娘這回比那回更狠，隨手一橫，弓背子就奔了奚天義的脊背，奚天義再打算躲可就不行了，吼的一聲，正抽在脊背上，哎呀一聲，就是一口鮮血，往前一搶，傢伙撒手人就躺下了，小姑娘不等再有人

來接應，手起弓落，叭的一聲，弓扣頭正砸在奚天義腦袋上，咕咾一聲：鮮血崩流，腦漿四溢，不到三招，奚天義就一命嗚呼，身歸那世去了。不用說苗裕，連陳鳳看着都是一哆嗦，心說姑娘你怎麼傷了人命了，這事情不是越鬧越大了嗎，才一怔神，就聽弓弦一響，叭，叭，叭，就是三個彈弓子兒，跟着就有人連哭帶罵：「好了頭，你敢傷了我們的兄弟，我們是焉能跟你善罷干休，別走，我們要替兄弟報仇，老三陰靈不遠，哥哥來了！」蹭蹭，一前一後，兩個人就全進出去了，一個是護手鉤，一個是鵝眉刺，一個奔小姑娘前胸，一個就抹小姑娘的脖子，小姑娘一看，微然一笑道：「你們就是再多來兩個，也是白白送死，不過你們既是親兄弟，他既死了，你們活着也沒有什麼意思，到是一塊兒死了的好。」嘴裏說着閒話，肩膀兒一斜，身兒一坐，先讓過雙鉤，跟着手裏弓背，往下一壓，便把鵝眉刺壓住，手只一抖，拿鵝眉刺的便呀了一聲，鵝眉刺便自出手，弓背兒一撤，熟勝一抽拿鉤的腰窩子，拿鉤的提身一蹤，小姑娘兜着底下往上一撩，金鉤的吭哧一聲，便掉在地下，手腳一陣動，便當時死去。使刺的一見，眼就紅了，二話不說，逆起來照着小姑娘兜頭就一掌，小姑娘斜身一閃，橫着一掃，刷的一聲，使刺的噗咚一聲也自歪倒，小姑娘不等他往起送，叭的就是一弓背，正在胸口上，就聽呯的一聲，一口血往外一湧，眼睛一翻咯的一聲響，當時也隨他兩位哥哥去了。小姑娘眨眼之間，力斃三寇、大蟒山的人可就亂了，苗裕一看情形不好，人心一亂，大家一跑，

自己是個頭腦人，那一來可是大糟特糟，不過一看自己這邊約的人，已然全都垂頭喪氣，過去也是白過去，不但贏不了人家，耽擱時候一天，再打算跑，就都不易了。正在尋思怎麼逃走？忽聽溝裏有人喊聲：「老當家的，可了不得了！後山起了火了！您快進去瞧瞧去嘛。」陳鳳一聽當時一跳脚，差點兒沒有昏過氣去。小姑娘趕緊跑過來道：「爹爹，您不用着急，他們這一撥兒准不吃狗不咬的東西，還會辦出什麼漂亮事來，您在頭裏看案，別放他們走了，我到後面把放火的人拿住，把他點根人油燈，叫他也死在火上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身形兩軼，便自沒了影兒。陳鳳初意，原不想多傷大鱗山的人，結些無謂怨恨，及至一看這些人都是亡命徒，如果今天不把他們鎮住，底下准是不好辦，倘若再叫他們滋了進去，那就更不堪設想了。正在尋思主意，忽聽後山火起，陳鳳最怕的就是後山有失，因為後山住的全是家眷老小，倘若有個失閃，自己怎麼對得起這般人？一看小姑娘往後邊去了，陳鳳心就橫了，回頭向翟鐵峰道：「想不到我這陳家溝，該當今天遭劫，諸位快一點下山去吧，倘若有個失閃，我更對不起朋友了。」翟鐵峰一聽，心裏也難受，便哈哈一笑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您這話說得太遠了，我們雖是沒有深交，總也算是道義相投，今天既趕上了這攜子事，就是朋友賣命的時候到了，您怎麼到說出這樣話來？叫外人一看，我們太不夠朋友了，您先靠後，等我來宰他們幾個，也好出出怨氣。」嘴裏說著身子就往前挪走了沒有十步，就聽後山，人聲呐喊，彷

拂天搖地震一樣，大家不由一怔，兩邊全都不願打仗了，往後山看時，只見人頭擁擁，喊聲越近，在這一羣人裏頭，彷彿是在連說帶打，並且有一頭兒是敗了下來。翟鐵峰眼快，一看就瞧明白了是大鱗山的人敗下來了，頭一個領頭的，就是那個歐陽鏡，渾身連泥帶血，簡直看不清楚他還是一個人，手裏一把小刀，連搖帶幌，左遮右擋，領頭往下一敗，後頭還有十來個也跟着跑了下來，翟鐵峰急喊一聲：「別放他們歸回他們一塊去，這個可是放火的兇徒！」石猛，胡成，答應一聲，便全都把去路擋住。陳鳳心裏納悶兒，怎麼這撥子人，會連這些個種莊稼的都贏不了，這可未免太已怪事，人是已然跑下來了，自己也只好一抖精神，幫助把去路擋住。這時候燈籠火把，亮子油燈，山上跟白天一個樣，人聲喊嚷，有哭有叫，簡直就跟開了仗一般。葛天翔一拉鄭家燕道：「燕兒哥哥，你看見沒有？這撥兒人眼看就到，兩下裏必有一場亂打，這位小哥哥身受重傷，可是跑不了，咱們先把他挪個穩當地方，再看動靜。」鄭家燕道：「好！咱們就把他挪開吧。」兩個人說著，過去一個抬頭，一個抬腿，就把狄守寧抬起來了，四下一看，有一塊大石頭，離著那裏甚遠，便商量着往大石頭後頭抬去。剛剛到了山石前頭，還沒有往後轉，就見從石頭後頭，嗖的一聲，逃出一個人，揚手一掌，就把鄭家燕扔個趔趄，進步一腿，葛天翔往後一閃，狄守寧就掉在地下了。那人哈哈一笑道：『無論如何，總算大鱗山也殺了您們一個！』說着話拔背後刀往前一搶步，舉刀就刺，只聽哎

呀，墮地一聲，死屍當時栽倒。葛天翔鄭家燕沒縮下，狄守寧躺在地下，不能再有囁喞一聲，原來是那個拿刀刺人的倒下了，葛天翔不由一怔。准知道翟鐵峰，胡成，石猛三個人，一則那還佔著手，不能過來。二則他們也沒有看見自己過這邊來，如何能够趕來相救。四下一看，連個人影兒也沒有，再往拿刀的身上一看，手腳鬆懈，一動不動，分明是已竟死了，可是又看不出一點傷來，心裏納悶，也沒地問去，恐怕山石後頭還隱藏有人，也不敢再把狄守寧往山石後頭送了。怔了一怔，這才向鄭家燕道：『燕哥哥，這事情可是太懸，咱們別在這裏緊站，倘或再出來一個，咱們可是全都是死。』鄭家燕道：『咱們到可以走開，就是躺在這這個，咱們應當怎麼辦？』葛天翔道：『我到有個法子，就是少微累一點兒，只要您不怕累，咱們就能對付。』鄭家燕道：『什麼事那末累，乾脆咱們就辦，事到如今，連死也不能怕，不用說是累，你說有什麼法子吧？』葛天翔道：『好在人家動手，也沒有咱們什麼事，不如咱們把他一背，找沒人地方走，等到這裏能夠消停一點兒，咱們再想法子，您瞧好不好？』鄭家燕一聽，說了半天，也不是什麼好法子，不過事到如今，除去這末辦，也沒有法子，乾脆背就背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『咱們誰先背？』葛天翔道：『我先背。』說着往地下一蹲，鄭家燕把狄守寧背起一扶，扶到葛天翔肩膀上，喊聲：『起』就算起來了。一直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離着前邊就更遠了，道兒也越來越黑了，深一脚，淺一

脚，往前走着，猛聽遠遠有人喊：「救人哪！可了不得了！他這裏可要……」說着喊着，忽然一點聲沒有了，葛天翔一聽，趕緊站着脚步道：「燕哥哥，你聽這個聲兒可是不對，這裏可是後山，據說裏頭可沒有什麼人，這麼早也不鬧，晚也不鬧，單在這個時候，有人鬧起來了，咱們也別管是誰，咱們既是聽見了，可就不能不管，咱們先把狄哥哥擋在這裏擋一擋，趕緊進去看一看，到底是這麼一回事？」鄭家燕道：「也好，也好，你把他放下。」葛天翔一蹲身，鄭家燕又把狄守寧扶了下來，往背影裏一放，然後這才順着聲音兒往前找。先前有聲音，彷彿就在目前，如今聲兒一沒，簡直不知是什麼地方，不由着急，一邊蹣着脚步兒走，一邊側着耳朵聽，正在窮神靜慮，忽然又是一嗓子：「好賊，我今天跟你拚了！」叭的一聲，嗤啦一聲，聲音狠大，葛天翔便向鄭家燕道：「你聽，你聽，就是前邊，趕緊走！」說着兩個人撒腿就跑，跑了不到五十步，前頭見了燈光，葛天翔道：「這就好了，快走！」兩個人當時趕到，迎面一所小房子，約摸有四五間，外頭面沒有牆，屋裏彷彿露出燈光，葛天翔低聲道：「八成兒是這裏，咱們別耽誤，快闖進去！」鄭家燕道：「你先別忙，聽他們喊的聲音，這裏頭可不是好事，咱們身上寸鐵皆無，倘若人家使槍弄棒，咱們兩個，就得甘受其苦。」葛天翔道：「事到現在，現找傢伙，恐怕也來不及，你瞧地下有的是大石頭子兒，咱們每人撿幾塊，他們要能聽咱們好話，是他們便宜，他們要是非弄到叫人動手不可，咱們兩個人可是

誰也別閑着，我打他東邊，他必往西閃，你就打他下邊，總之咱們必得讓他挨上一下子，他就完了。」鄭家燕點頭道：「就是吧。」兩個人在地下揀石頭，一個人兜了一兜，這才走進窗前，窗戶上的紙，有破的地方，往裏頭一看，牀上躺着一個婦人，牀上那個婦人，手舞足蹈，滿嘴要罵，可是罵不出來，大概嘴裏已然堵了東西，那個漢子打算把那婦人雙手攏住，那婦人只是一味扭掙，偏不由他擺弄，葛天翔一看，這氣就大了，一抖手就是碗大一塊石頭子兒，直奔那漢子打去。那漢子沒有防備，正正打在屁股上，不由吭哧一聲，知道有人暗算，便搶了婦人，一回身，嘆的一口，便把燈吹滅了，一蹤身逃了出來，才要喊什麼，人膽敢暗地傷人，沒有防備鄭家燕一抖手又是一石頭子兒，正打在那漢子大腿上，那漢子益發大怒，狂吼一聲，便從腰裏扯出一把朴刀，正要向葛天翔拋去，却聽有人連聲發氣一聲喊道：「好賊別走，好哥哥，別駭怕，我來幫你來了！」那漢子一聽，大吃一驚，葛天翔鄭家燕，却是大喜過望。葛天翔一看，喊嚷的這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搬家逃走四訪無着的王天朋，不由大喜，趕緊喊道：「王大哥，在怎麼會到這裏來了？」王天朋一笑道：「不但我來了，我娘我奶奶，還有那位孫大姑，我娘我奶奶他們走的是後山，我跟孫大姑走的是邊山，來到這裏，就看見了你們，你們不上前頭去殺人，怎麼倒跑到這裏來埋人了？」葛天翔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遂把自己如何爲了他們，便帶了鄭家燕一陣苦找，一直到了這裏，以及路上如何遇見狄守寧。

的話，全都說了一遍。王天朋這才明白，便向葛天翔道：「咱們今天還是真來巧了，我們才分手上山時候，我奶奶就跟我說，從前這裏我也來過，只是不甚記得清了，彷彿這邊山一帶，是什麼地方住着都是安善良民的家眷，叫我到山上來，特別留神，不要就誤了事，因為我們在山底下，已然看見，山上火光冲天，知道山上必是出了什麼事，怕是有人要傷這山上的內眷，因此我奶奶還特別囑咐我，叫我留神，還是沒想到，才到這裏就遇見了。一則是這種壞人該遭惡報。二則這山上歷來必定沒有做過虧欠之事，所以才使我們趕來，救他們這一步大難。三則也是咱們該當見面，這話你們信不信？」葛天翔一看，這回王天朋，並沒有多少日子不見，怎麼人也變機靈了，話也變多了，要是聽他說下去，還不定什麼時候能完，簡直不能再聽，乾脆快往旁邊搜尋搜尋，也許還有這同樣兒的事，便攔住王天朋道：「現在有什麼話，咱們也得等一等再說，你看前邊打得那末熱鬧，咱們要是不去，也叫人家笑話咱們沒有胆子，走，咱們快上前邊去。」鄭家燕向地一指道：「這個怎麼辦？」葛天翔道：「乾脆把他除治了，王大哥你帶着傢伙沒有？你要是帶着傢伙，給他一下子，把他除治了，省得再出來爲害。」王天朋道：「帶着呢。」一回手拔出刀來，照着那個人脖子上一抹，就聽迷昧的一聲，八成兒那人就算完了，三人一拍巴掌，才要往前邊去，就聽對面也有人拍巴掌，葛天翔才要問什麼人？王天朋一拉他道：「你先等一等，別忙，聽一聽。」葛天翔不敢言語了，聽了聽

，前邊也沒聲音了，葛天翔才要說走，王天朋又扯了他一下兒。又聽了一聽，彷彿前面有人蹤。昧昧有人走動的聲音，王天朋道：「你們留神，他可來了。」三個人六隻眼睛，往前邊瞪着，功夫不大，只見從前邊幌幌蕩蕩走過一個人來，嘴裏還不住直念叨：『我說不來，他們偏說能來，現在叫人家打響，這般沒毛的四下一散，丟人還在其次，大躉山還怎麼回去？不過我既是受人之託，就得忠人之事，別看你們不聽我的話，我可不能跟你們一般見識，因為你們全都沒念過書，當然肚子就得差一點兒，我要跟你們一較量，就叫不够格兒，別的不說，你們就沒想起這條絕戶計，他們都到前邊去了，我要施展我這一手兒來，不敢說陳家溝人全死，大概活的也都有限，這可不怪我心狠手黑，這可是他們擠出來的，我今天把事辦完了，遠走高飛，從此洗手不幹，總算我對得起朋友就算完了。』嘴裏叨叨念念，人往前走，又到了前邊窗戶那裏，他可就一轉腰，從身底下掏出一根竹筒，裏頭裝的是什麼；雖不知道，反正聽他言詞，這個東西，也够利害的，就在他才一掏出來，要往窗戶上放，猛聽的一聲，叭噠一聲，這小子哎喲一聲，嘭的一聲，平地火起，足有一丈多高，不用說是這本人駭怕，就連那三位瞧熱鬧的小英雄，也都吓得魂飛天外。跟着就聽有人哈哈一笑道：『膽大的狗賊，前邊明着打不過人家，却跑到背地裏放火，天生來就不是上桌面的朋友，別走了，拿着你好有個交待！』說着話就到了，王天朋一看便向葛天翔道：『你看，你看，孫大姑來了。』葛

天翔鄭家燕抬頭一看，一點不錯，正是孫露，身背長弓，手裏拿着一把寶劍，挺身一躍，便到了這兩個人面前。這兩個人也是苗裕所約，一個小火神鍾恭，一個叫野鳥龍許治，這兩個在前山一看，大蛇山完全算敗到了家了，要是打下去，絕計是有輸無贏，不但丟人現眼，纔巧還許饒上小命一條，因此兩個人一使暗令子，趁人不見，便跑到山後，打算放一把大火，把後山給燒了，總算是給大蛇山幫了忙。鍾恭使的這個火器，叫噴火筒，裏頭滿裝的硫磺火藥，只要一扯頂拴，當時就能噴出火去，並且這種火不易撲救，鍾恭才把火筒拗出來，還沒來得及扯拴，孫露趕到了，就是一彈弓，正打在鍾恭手背上，手一疼，哎呀一聲，就把火筒扔在地下了，地下一震，碰着了火拴，嘭的一聲，平地當時起火。本來這兩個人做賊的胆虛，就怕有人防備，沒想到手才一動彈，挨了一彈子，跟着人也到了，並且一聽，還不是一個，兩個驚弓之鳥，那裏還敢動手，只喊了一聲：「風緊！扯活！」兩個人腳打屁股蛋，當時逃走。王天朋正待去追，孫露喊道：「別追了，讓他們去吧！多傷幾條命，也不好收拾。」王天朋這才止住脚步，葛天翔鄭家燕過去給孫露行禮，孫露道：「現在咱們可沒功夫，快點走。」葛天翔心裏忽然一動道：「孫大姑，您先等一等，我還有點事要求您。」孫露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葛天翔一拉孫露到了狄守齋驗的地方道：「孫大姑，這個是我的好朋友，受了人家也不知道什麼暗器，一下子暈了過去，直到如今，沒有醒過來，請您給想個法子行不行？」孫露道：「受了什麼暗

器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叫我怎麼救？」說着嘆嘆一笑道：「你不是會什麼掌心雷嗎？你為什麼不把他救過來呢？」孫露本來是說著玩的一句話，沒有想到，忽然提醒葛天翔，不由暗罵自己怎麼就會忘了，自己身上帶着有藥，不管靈不靈，也應當試一試，怎麼就會忘了呢，現在當着許多人，自己往外一磕藥，准得讓別人瞧出破綻，爲的是好朋友，不管如何，也得試一試。

便一邊笑着道：「孫大姑還是不知道，我這種神法，每用一回，必須得驚動一位神仙，無緣無故，不能隨便請神，長請就不靈了，既是大姑不管，沒法子，姑且得請一回，能够把神仙請來，那還是一伸手的事，倘若神仙嫌煩，不肯幫忙，那可沒有法子，就許不靈，那還得求孫大姑給幫忙救過來。」一邊把手伸進衣兜，把瓶兒得到手裏，把蓋兒摶開，伸手指頭蘸了一點兒，捏在手裏，假裝伸手摸狄守簪的鼻子，就把藥給他抹上了，跟着一拍巴掌，喊聲：「起！」不用說孫露，王天朋，鄭家燕，就是他自己本人都吓了一跳，真沒想到那藥會那末靈，就聽狄守簪啊喫一聲，雙腿一伸，哎呀一聲道：「喝，可薰死我了！」說着一翻身，怔呵呵向葛天翔道：「呦，咱們怎麼都到這裏來了？」葛天翔怕是自己說漏了，便向鄭家燕道：「燕哥，你跟他说一說。」鄭家燕這時候真拿葛天翔當了神仙了，遂把狄守簪如何被人用暗器打倒，自己如何把他背到這裏，葛天翔如何用仙藥在他鼻子上一噴，他才醒了過來，說了一遍。狄守寧聽着，簡直有點不信，可是無論如何，自己也是人家救過來的，不能不給人家

道謝，才伸雙手要給葛天翔作揖，却聽孫露一聲喊道：「你們別亂，聽！前邊是什麼聲音？」可了不得了！又出了事了！快走快走，跟我來。」大家趕緊往前頭跑去，剛剛走到半路，只聽前面有人喊：「好小子，你們打算跑嗎？今天要不叫你們全都死在一塊兒，就算沒有我這末一號兒！」一邊喊，一邊追，聲兒是越來越近了，這裏雖然沒有很大的亮光，可是有前邊燈火所照，也看得見一點眉目。只見前頭平排跑下四個，後面就是一個人追，葛天翔認得這個追的主兒，正是本溝的師爺米先生。只見他彎着個腰，手裏拿着一根旱烟袋，跟一條箭相似，追下這四個，看那個神氣，彷彿這四個做了一件太對不過人事的一樣，沒命的往前直跑，並沒有看見前頭這幾個人。葛天翔便向孫露道：「孫大姑，快把他截住，後邊追的是本山的米先生。」孫露怎時候也看明白了，又一聽葛天翔所說，知道一點錯兒都沒有了，便一揮手裏長劍，把去路橫住道：「別走了，留下人頭說話！」這四個本來跑得都暈頭轉向了，正苦山路不熟，找不着出去的道兒，後頭追的主兒又太厲害，一根旱烟袋，燒得滾燙，不是燙瞎一子下子，便是燙腮帮子一下子。這時只恨自己沒有長出翅膀兒，不能飛出山去，心裏正在忙亂，聽得前頭突然有人攔路，就知道自己這幾條命算是交待了。牙一咬，心一橫，就豁出死去了，各把手裏傢伙一橫，站住脚步，反倒哈哈一笑道：「你們不要以為大太爺是怕了你們，只因大太爺看不慣你們以多爲勝，才安心把你們引到這裏，想不到你們不怕死的到不少。

，來，來，來，我們成全了你們吧。」孫露才把去路擋住，米先生就趕到了，一聽這一套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們簡直是入渾心也渾了，我姓米的已然幾十年不和人家交手，不殺生命，要不然早把你們裝個全都宰了。」勦追追了你們半天，你們全都沒有明白，真要是打算拿你們，還有個真不黑你們的，不過我思想你們這小畜生，一則跟本山無仇無怨，二則投生人世一場，也不容易，真要把你們就是這樣打發回去，未免有負上天好生之德，所以才一再追着你們往後山跑，所爲的是把你們追出去也就完了，誰知你們這一撥兒油蒙了心的，彷彿把腦子都喂了狗，一個勁兒跟我轉磨，就是不往活路上去，如今已然到了絕地，你們還打算活麼？這兩天我也正在手癢癢，拿你們解解手癢也好。」要知二人性命如何？以下接寫李鴻兒三次尋仇，廣平府大報仇，巴拉嶺，三學藝。智盜盤古鏡，巧破七命案。葛天舞巧破葫蘆鞭，羅中孚奇逢琥珀環，許多熱鬧節目，請看四集琥珀連環。